別譯雜阿含經初誦卷第一　　揭三

失譯人名附秦録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彌絺羅國菴婆羅園爾時尊者善生初始出家剃除鬚髮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諸比丘此族姓子善生有二種端嚴一容貌傀偉天姿挺特二能剃除鬚髮身服法衣深信家法會歸無常出家學道盡諸煩惱具足無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身證無爲生死永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佛說是已即說偈言

比丘常寂定　除欲離生死　住最後邊身
能破於魔軍　修心斷諸結　端正無等倫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圍繞說法當于爾時有一比丘容色憔悴無有威德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叉手合掌向諸比丘在一面坐時諸比丘皆作是念今此比丘何故如是顏容毀悴無有威德世尊爾時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告之言汝諸比丘見彼比丘禮我已不

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見佛復告曰汝等今者勿於彼所生下劣想何以故彼比丘者所作已辦獲阿羅漢捨於重擔盡諸有結得正解脫而今汝等不應於彼生輕賤想汝等若當知見如我然後乃可籌量於彼若妄稱量則為自損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孔雀雖以色嚴身　不如鴻鵠能高飛
外形雖有美容儀　未若斷漏功德尊
今此比丘猶良馬　能善調伏其心行
斷欲滅結離生死　受後邊身壞魔軍

佛說是已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提婆達多獲得四禪而作是念此摩竭提國誰為最勝覆自思惟今日太子阿闍世者當紹王位我今若得調伏彼者則能控御一國人民時提婆達多作是念已即往詣阿闍世所化作象寶從門而入非門而出又化作馬寶亦復如是又復化作沙門從門而入飛虛而出又化作小兒衆寶瓔珞莊嚴其身在阿闍世膝上時阿闍世抱取嗚咽唾其口中

提婆達多貪利養故即咽其唾提婆達多變小兒形還復本身時阿闍世見是事已即生邪見謂提婆達多神通變化踰於世尊時阿闍世於提婆達多所深生敬信日送五百車食而以與之提婆達多與其徒衆五百人俱共受其供時有衆多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飯食已訖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向以時到入城乞食見提婆達多招集遠近大獲供養佛告諸比丘汝等不應於提婆達多所生願羙心所以者何此提婆達多必爲利養之所傷害譬如芭蕉生實則死蘆竹駏驉騾懷妊等亦復如是提婆達多得於利養如彼無異提婆達多愚癡無智不識義理長夜受苦是故汝等若見於彼提婆達多爲於利養之所危害宜應捨棄貪求之事審諦觀察當作是解莫貪利養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死　蘆竹葦亦然　貪利者如是
必能自傷損　而此利養者　常爲衰損滅
瓔愚爲利養　能害於淨善　譬如多羅樹
斬則更不生

佛說此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衆多比丘食時已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諸比丘聞釋子象首比丘在於城內遇病命終食訖迴還往至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等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聞象首比丘其命已終唯願世尊爲我解說象首比丘爲生何處受何果報佛告諸比丘夫能增長三非法者身壞命終必墮地獄云何名爲三種非法所謂增長慳貪愚癡瞋恚今此比丘犯三非法比丘當知墮於地獄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生不善心　成就貪瞋癡　此身自作惡
如芭蕉生實　自害於其身　還復害於已
若無貪瞋癡　是名爲智慧　不害於已身
是名勝丈夫　是以應除斷　貪瞋癡大患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長老難陀著鮮淨衣執持好鉢意氣憍慢陵懱餘人自貢高言我是佛弟姨母之子

爾時衆多比丘往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難陀比丘著鮮淨衣手持淨鉢稱是佛弟云是姨子內自憍矜凌慢餘人佛聞語已遣一比丘往召難陀時一比丘受佛勑已往至其所語難陀言世尊喚汝難陀聞已即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告難陀汝實著鮮潔衣手持好鉢稱是佛弟姨母之子憍慢於大人有是事不難陀答言實爾世尊佛告難陀汝今不應作如是事汝今應當樂阿練若處塚間樹下納衣乞食若是我弟姨母所生應當修行如是等事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當云何見　難陀樂苦行　如彼阿練若
塚間坐乞食　山林閑靜處　捨欲而入定
佛說是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難陀往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善說法中難陀比丘最爲第一容儀端正豪姓之子難陀比丘最爲第一能捨盛欲難陀比丘最爲第一收攝

諸根飲食知量於初後夜精勤修道修念覺意常現在前難陀比丘最為第一云何名難陀比丘能攝諸根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難陀能攝諸根云何名難陀比丘飲食知量食以止飢不為色力為修梵行繞自取足如似脂車又如治瘡（校三）不為色力肥鮮端正是名難陀飲食知量云何名難陀比丘於初後夜精勤修道晝則經行夜則坐禪除陰蓋心於其初夜洗足已訖正身端坐繫念在前入于禪定訖於初夜又於中夜右脇著地足足相（五）累繫心在前修念覺意於後夜初正身端坐繫念在前而此難陀於初後夜專心行道等無有異族姓子難陀得最上念覺難陀比丘撿心不散正觀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撿心觀察不令錯亂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悉知緣起知此諸受起滅久近亦知諸想起滅因緣亦知諸覺當住起滅因緣令諸比丘當作是學守攝諸根飲食知量初中後夜精勤修習修最上念覺當如難陀佛告諸比丘我今教汝學難陀比丘所修之行設有比丘所

修之行猶如難陀我今亦當教汝等學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能善攝諸根者　亦能繫念節飲食
是則名為有智人　善知心起之體相
難陀如是我所歎　汝等應當如是學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比丘名曰室師是佛姑子恃佛故恒懷憍慢不敬長老有德比丘無有慚愧每常多言若諸比丘少有所說便生瞋恚時諸比丘見其如是往詣佛所合掌禮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室師比丘常生憍慢自說我是佛姑之子輕慢諸餘長老比丘恒多言說若諸比丘少有所說便生瞋恚佛告諸比丘汝等今者可往喚彼室師比丘諸比丘等受佛教已往喚室師室師受勅即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如來爾時告室師言汝見諸長宿比丘無恭敬心無慚無愧自多言說若諸比丘少有所說便生瞋忿為實爾不室師白言實爾世尊佛告室師汝今若是我姑之子

應於宿德長老諸比丘深生恭敬有慚有愧應自少語聞他所說宜應忍受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恒應修善莫生瞋　若生瞋恚名不善
室師汝今於我所　宜應斷瞋及憍慢
習行諸善修梵行　若如是者我慶悅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毗舍佉沙門般闍羅子於講堂上集諸比丘而為說法言辭圓滿所說無滯能令大眾聞者悅豫聽之無猒即得悟解時諸比丘聞其所說踊躍歡喜至心聽受供養恭敬檢心專意聽其說法不為利養及與名稱應義才辯無有窮盡能令聞者憶持不忘時會大眾皆如是聽有諸比丘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毗舍佉比丘般闍羅子在講堂上為眾說法不為利養名稱讚歎應義辯才無有窮盡能令聞者憶持不忘佛告諸比丘汝可往喚彼毗舍佉般闍羅子時諸比丘受教往喚毗舍佉既受勅已來詣佛

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問毗舍佉言汝實集諸比丘為其說法乃至令諸比丘至心聽受有是事不答言實爾佛讚之言善哉善哉毗舍佉汝集諸比丘在講堂上為其說法又復不為利養名稱言辭圓滿聞者歡喜至心信受汝自今已後常應如是說法饒益汝諸比丘若多若少應行二事一者應說法要二者若無所說應當默然不得論說諸餘俗事汝等今者莫輕默然而默然者有大利益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諸大衆中　愚智共聚集　若未有所說
人則不別知　若有所顯說　然後乃別知
是故汝今者　常應說法要　熾然於法炬
堅立仙聖幢　諸阿羅漢等　咸妙法為幢
諸仙勝人等　以善語為幢

佛說是已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當于爾時有衆多比丘集講堂中各作衣服時有一年少比丘出家未久新受具戒在僧中坐不作僧衣時諸比丘作衣已訖往至佛

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比丘在講堂中裁作衣服此年少比丘在僧中坐不為衆僧造作衣服佛告年少比丘言汝實不佐衆僧而作衣耶比丘白佛言世尊我隨力所能亦為僧作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勿嫌年少比丘無所作也彼比丘者所作已辦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捨於重擔獲於正智心得解脫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涅槃法　終不為彼　懈怠無智　之所獲得

猶如良馬　上大丈夫　斷除愛結　盡諸煩惱
除去四取　獲于寂滅　能壞魔軍　住最後身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比丘名曰長老獨止一房讚歎獨住時諸比丘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此長老比丘讚歎獨住獨行獨坐佛告比丘汝可喚彼長老比丘時一比丘往至其所語長老言世尊喚汝長老比丘受教勑已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告長

老汝實獨住讚歎獨坐行法耶長老白佛言實爾世尊佛復告言汝今云何樂於獨住讚歎獨住長老白佛言世尊我實獨入聚落獨出獨坐佛復告言更有獨住勝汝獨住何等是耶欲本乾竭來欲不起現欲不生是名婆羅門無我我所斷於疑結遠離諸入滅於煩惱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切世間我悉知之　捨棄一切　盡諸愛結
如此勝法　名為獨住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長老僧鉗從驕薩羅國遊行至舍衛國到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本貳知僧鉗來至舍衛國著衣服瓔珞種種莊嚴攜將其子至僧鉗房時尊者僧鉗露地經行到尊者所而語之言我子稚小不能自活故來相見尊者雖與相見不共其語第二第三亦作是說尊者僧鉗雖復相對了不顧視亦不與語本貳即言我來見爾不共我語此是爾子爾自養活著經行道頭棄之而去遠住遥看爾時尊者

亦復不共子語本貳復自思念此令沙門善得解脫能斷愛結彼仙所斷盡以獲得不滿所願還來取兒負還向家爾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具聞僧鉗本貳所說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見來亦不喜　見去亦不憂　捨除愛欲著
最上婆羅門　來時既不喜　去時亦不憂
離垢清淨行　名智婆羅門

佛說是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善生及惡色　提婆并象首　二難陀室師
般闍羅年少　長老并僧鉗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仙人山中時尊者阿難處於閑靜默自思惟世尊昔來說三種香所謂根莖華香一切諸香不出此三然三種香順風則聞逆風不聞尊者阿難思惟是已即從座起（卷三）往至佛所禮佛足畢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於向者獨處閑靜默自思惟世尊所說根莖華等三種之香衆香中上然其香氣順風則聞逆則不聞世尊頗復有香逆風順風皆能聞不佛告阿難如是如是

世有好香順逆皆聞何者是耶若聚落城邑若男若女修治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若諸天及得天眼者盡皆稱歎彼城邑聚落若男若女持五戒者如是戒香順逆俱聞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栴檀沉水　根莖及華葉　此香順風聞
逆風無聞者　持戒香丈夫　芳馨遍世界
名聞滿十方　逆順悉聞之　栴檀及沉水
優鉢羅跋師　如此香微劣　不如持戒香
如是種種香　所聞處不遠　戒香聞十方
殊勝諸天香　如此清淨戒　不放逸為本
安住無漏法　正智得解脫　衆魔雖欲求
莫知其方所　是名安隱道　此道最清淨
永離於諸向　捨棄於衆趣

說是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摩竭提國與千比丘俱（揭三）（十二）先是婆羅門耆舊有德獲阿羅漢諸漏已盡盡諸有結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己利如來往至善住天寺祠祀林中頻婆娑羅王聞佛到彼祠祀林間時頻婆娑羅王即將騎隊

有萬八千輦輿車乘萬有二千婆羅門居士數千億萬前後圍遶往詣佛所至佛所已捨象馬車釋其容飾往至佛所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是摩竭提王頻婆娑羅三自稱說佛言如是如是摩竭提王頻婆娑羅時頻婆娑羅禮佛足已在一面坐摩竭提國諸婆羅門及以長者禮佛足已各前就坐時此座中或有舉手或默然坐爾時優樓頻螺迦葉坐於佛所摩竭提人咸生疑惑而作是念為佛是師為優樓迦葉是師耶爾時世尊知摩竭提人深心所念即以偈頌問迦葉曰

汝於優樓所　久修事火法　今以何因緣
卒得離斯業
優樓頻螺迦葉以偈答曰
我先事火時　貪嗜於美味　及以五欲色
此皆是垢穢　以是故棄捨　事火祠火法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知汝不樂　五欲及色味　汝今所信樂
當為人天說
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復說偈言

我先甚愚癡　不識至真法
謂爲解脫因　譬如生盲者
今遇大人龍　示我正見法
無爲正真跡　利益於一切
佛出現於世　開示於真諦
咸得覩慧光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汝今爲善來　所求事已得
能別最勝法　汝今應觀察
爲其現神變　使彼生敬信

祠祀火苦行　不見解脫道
今日始覩見　調御令解脫
令諸含生類　汝有善思力
大衆之深心　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即時入定起諸神通身
昇虛空坐卧經行即於東方行住坐卧現四
威儀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
火入火光三昧出種種光色於其東方現其
神變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神足已在佛前
住頂禮佛足合掌而言大聖世尊是我之師
我於今者是佛之子佛言如是如是汝從我
學是我弟子佛復命言還就汝座時摩竭提
頻婆娑羅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

時有陀驃比丘力士之子世尊于時勑陀驃比丘料理僧事陀驃比丘奉命典知後於一時有一比丘名彌多求於衆僧次應當受請陀驃命時即依僧次遣彌多求比丘應請詣彼值彼設供飲食麤澁如是再三私自惆悵生大苦惱向其姊妹彌多羅比丘尼說陀驃所差因緣每得麤澁苦惱於我即語彌多羅比丘尼言姊妹陀驃比丘三以惡食苦惱於我而汝今者寧不爲我設諸方便報彼怨耶彌多羅比丘尼言我當云何能得相佐彌多求比丘言爲汝計者汝往佛所言陀驃比丘先於我所作非梵行我當證言實爾實爾彌多羅比丘尼言我當云何於淨戒人而作毀謗彌多求言姊妹汝若不能爲我作此事者我自今後更復不能與汝言語比丘尼言汝意必爾我當從汝彌多求比丘言姊妹我今先去汝可後來彌多求比丘往至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彌多羅比丘尼復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云何陀驃力士子乃於我所作非梵行彌多求比丘言實

爾世尊時陀驃比丘在大衆中佛告陀驃比丘言聞是語不爾時陀驃比丘白佛言世尊佛自知我佛告陀驃汝今不應作如是語若作是事汝當言憶若不作者當言不憶即白佛言世尊我實不憶有如此事時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此陀驃比丘共彌多羅比丘尼作非梵行彌多求比丘證言我見陀驃比丘於彌多羅比丘尼所作非梵行陀驃比丘欲何所道佛告羅睺羅若彼彌多羅比丘尼誣謗於汝言羅睺羅今於我所作非梵行彌多求比丘亦復證言我實見羅睺羅於彼彌多羅比丘尼所作非梵行汝何所道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若被誣唯言婆伽婆自證知我佛告羅睺羅汝尚知爾況彼清淨無有所犯而當不知作如是語佛告諸比丘汝等可爲陀驃比丘作憶念羯磨彌多羅比丘尼以自言故爲作滅擯爾時諸比丘受佛勑已於彌多求比丘苦切檢校語彌多求比丘言陀驃比丘共彌多羅比丘尼作非梵行爲何處見爲獨見耶爲共人見如是責問彌多求比丘不

能得對方言誣誑陀驃比丘先於僧次差我受請三得麤食我今實以貪膜癡故而生此謗爾時世尊出於靜室在衆僧前敷座而坐諸比丘等白佛言世尊已爲陀驃比丘作憶念羯磨復爲彌多羅比丘尼作滅擯竟已爲問彌多汝知其虛謗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成就一切　所謂虛妄語　則爲棄後世
無惡而不造　寧當以此身　吞食熱鐵丸
不以破戒身　而受淨信施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陀驃比丘往詣佛所於大衆中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欲入涅槃唯願世尊聽我滅度如是三請佛告陀驃汝入涅槃我不遮汝時陀驃比丘於如來前作十八種變踊身虛空即於東方現四威儀（十三）青黃赤白種種色像或現爲水或現火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復現小履水如地履地如水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作是事已即於空中入火光三昧

光炎熾然如大火聚即入涅槃無有遺燼猶
如酥油一時融盡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熱鐵 椎打星流 散已尋滅 莫知所至
得正解脫 亦復如是 已出煩惱 諸欲汙泥
莫能知彼 所趣方所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北摩竭陀國桃河樹林
見放牧人稱此林中有鴦掘魔羅賊或傷害
人佛告牧人言彼賊或能不見傷害即便前
進復見牧人亦作是語佛如前答至於再三
佛故答言彼惡人者或不見害佛到林中鴦
掘魔羅遙見佛來左手持鞘右手拔刀騰躍
而來彼雖奔走如來徐步不能得及鴦掘魔
羅極走力盡而語佛言住住沙門佛語之言
我今常住汝自不住鴦掘魔羅即說偈言

沙門行不止 自言我常住 我今實自住
爾言我不住 云何爾言住 道我行不住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於諸衆生 久捨刀杖害 汝惱亂衆生
不捨是惡業 是故我言住 汝名為不住

我於有形類　捨諸毒惡害　汝不止惡業　投棄於深坑
常作不善行　是故我言住　汝名爲不住　即便稽首禮
我於諸有命　捨除衆惱害　汝害有生命　發意求出家
未除黑闇業　以是我言住　汝名爲不住　佛起大悲心
我樂於己法　攝心不放逸　汝不見四諦　便得成沙門
一切所不信　是名我實住　汝名爲不住　歸命於世尊
爲掘魔羅復說偈言　　十六　　信心甚猛利　餘益諸世間
我久住曠野　未見如此人　婆伽婆來此　爾時爲掘魔羅
示我以善法　我久修惡業　今日悉捨離　尋言汝善來
我今聽汝說　順法斷諸惡　以刀內鞘中　族姓子鬚髮自落被服法衣
　　　　　　　　　　　　　已得出家處於空靜心無放逸專精行道勤
　　　　　　　　　　　　　修精進以能專精攝心正念修無上梵行盡
　　　　　　　　　　　　　諸苦際於現法中自身取證明知已法自知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
　　　　　　　　　　　　　時尊者無害已成羅漢得解脫樂即說偈言
　　　　　　　　　　　　　我今字無害、後爲大殘害、我今名有實

真實是無害　我今身離害　口意亦復然
終不害於他　是真名無害　我本血塗身
故名為捉魔　為大駛流漂　是故歸依佛
歸依得具戒　即逮得三明　具知佛教法
遵奉而修行　世間調御者　治以刀杖捶
鐵鉤及鞭繮　種種諸楚撻　世尊大調御
捨離諸惡法　去離刀杖捶　眞是正調御
度水須橋船　直箭須用火　匠由斤斧正
智以慧自調　若人先造惡　後止不復作
是照於世間　如月雲翳消　若人先放逸

後止不放逸　正念離棘蓁　專心度彼岸
作惡業已訖　必應墮惡趣　蒙佛除我罪
得免於惡業　諸人得我說　皆除怨結心
當以忍淨眼　佛說無諍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
爾時有一比丘天未明曉往趣河邊襞疊衣
服安著一處入河洗浴露形出水於河岸上
晞乾其身有天放光照彼河岸語比丘言汝
出家未久盛壯好髮何不受五欲樂非時出
家比丘答言我今出家正是其時獲於非時

天語沙門云何出家是時獲於非時沙門答言佛世尊說五欲是時佛法是非時五欲之樂受味甚少其患滋多憂惱所集我佛法中現身受證無諸熱惱諸有所作不觀時日種少微緣獲大果報天復問言佛云何說五欲是時云何佛法名為非時比丘答言我既年稚出家未久學日又淺豈自能宣如來至真廣大深義婆伽婆今者在近迦蘭陀竹林爾可自往問其疑惑天答之言今佛侍從大威德天盈集左右如我弱劣不能得見汝今為我往白世尊如來慈矜若垂聽許我當詣彼諮啓所疑比丘答言汝若能往我當為汝啓白世尊天復答言我隨汝往詣世尊所爾時比丘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具以天問而白世尊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名色中生想　謂為真實有　當知如斯人
是名屬死徑　若識於名色　本空無有性
是名尊敬佛　永離於諸趣

佛問天曰汝解已未天即答言未解世尊佛復說偈言

勝慢及等慢　并及不如慢　有此三慢者
是可有諍論　滅除此三慢　是名不動想
佛告天曰汝解已未天答佛言未解世尊佛
復說偈言
斷愛及名色　滅除三種慢　不觸於諸欲
滅除於瞋恚　拔除諸毒根　諸想願欲盡
若能如是者　得度生死海
天白佛言我今已解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
時有一比丘於清晨朝往趣河邊脫衣洗浴
還出岸上晞乾其身有天放光照于河岸問
比丘言比丘此是巢窟夜則煙出晝則火然
有婆羅門見是事已破彼巢窟并掘其地時
有智人語婆羅門言以刀掘地見有一龜婆
羅門言取是龜來復語掘地見一蝮蛇語令
捉取復語掘地見一肉段語令挽取復語掘
地見一刀舍婆羅門言此是刀舍語令掘取
復語掘地見楞祇苦毒蟲語令掘取復語掘
地見有二道復語掘出語更掘地見有石聚

語令出石復語掘地見有一龍娑羅門言莫惱於龍即跪彼龍天語比丘言莫忘我語可以問佛佛有所說至心憶持所以者何我不見若天若魔若梵有能分別者除佛及以聲聞弟子比丘無能得解如是問者爾時比丘往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所聞天語具向佛說世尊云何巢窟夜則煙出晝則火然誰是娑羅門誰是智人云何是刀云何是掘云何為龍云何蝮蛇云何肉段云何刀舍云何楞祇苦毒蟲云何二道云何石聚云何名

龍佛告比丘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巢窟者所謂是身受於父母精氣四大和合衣食長養乃得成身而此身者會至散敗膖脹蟲爛乃至碎壞夜煙出者種種覺觀晝火然者從身口業廣有所作娑羅門者即是如來有智人者即諸聲聞刀喻智慧掘地者喻於精進龍者喻於五蓋蝮蛇者喻瞋惱害肉段者喻慳貪嫉妒刀舍者喻五欲楞祇苦毒蟲喻如愚癡二道者喻於疑諸石聚者喻於我慢龍者喻於羅漢盡諸有結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巢窟名為身　覺觀如彼煙　造作如火然
婆羅門如佛　智人是聲聞　刀即是智慧
掘地喻精進　五蓋猶如龜　瞋恚如蝮蛇
貪嫉如肉段　五欲如刀舍　愚癡如楊柢
疑者如二道　我見如石聚　汝今莫惱龍
龍是真羅漢　善答問難者　唯有佛世尊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波羅柰國仙人鹿野苑中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入波羅柰城見一比丘身意不定諸根散亂時彼比丘遥見佛已低頭慚愧佛乞食已洗足入僧坊中出於靜室坐僧衆中語諸比丘言我於今朝見一比丘不攝諸根時彼比丘遥見我已有慚愧色低頭斂情為是誰耶時彼比丘即於座起以郁多羅僧著右肩上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心意不定諸根散者即我身是也佛言善哉比丘見我乃能斂情攝意見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當如是斂情攝意如似見我汝能如是於長夜中安樂利益有一比丘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比丘乞食入聚落　心意縱亂不攝定
見佛精進攝諸根　是故佛稱爲善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波羅柰國古仙人住處
鹿野苑中爾時世尊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
食有一比丘在天祠邊心念惡覺嗜欲在心
時佛世尊語比丘言比丘比丘汝種苦子極
爲鄙穢諸根惡漏有漏汁處必有蠅集爾時
比丘聞佛所說知佛世尊識其心念生大怖
畏身毛皆竪疾疾而去佛乞食還食已洗足
還僧坊中入靜房坐從靜房出在衆僧前敷
座而坐佛告諸比丘我今入城乞食見一比
丘在天祠邊心念惡覺嗜欲在心我即語言
比丘比丘汝種苦子極爲鄙穢諸根惡漏有
漏汁處必有蠅集是時比丘聞佛所說生大
驚怖身毛皆竪疾疾而去佛說是已有一比
丘從座而起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
種苦子云何名爲鄙穢云何名爲惡漏云何
名爲蠅集佛言諦聽諦聽當爲汝說瞋恚嫌
害名種苦子縱心五欲名爲鄙穢由六觸入
不攝戒行名爲惡漏煩惱止住能起無明憍

便無慙無愧起諸結使所謂蠅集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有不攝諸根者　增長欲愛種苦子
作諸鄙穢常流出　親近欲覺惱害覺
若在聚落空閑處　心終無有暫樂時
若於己身修正定　修集諸通得三明
彼得快樂安隱眠　能滅覺蠅使無餘
能修得行住健處　履行聖跡到善方
得正智跡終不還　入於涅槃寂滅樂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迴還洗足攝持坐具入得眼林中在一樹下敷草而坐起惡覺觀貪嗜五欲得眼林神知比丘念念於不淨在此林中不應嗜惡作如是念我當嬈嬈即作是言比丘比丘何故作瘡比丘答言我當覆之林神復語汝瘡如瑕以何覆之比丘答言我以念覺用覆此瘡林神讚言善哉善哉今此比丘善知覆瘡真實覆瘡佛以清淨天耳聞彼林神共比丘語爾時

世尊即說偈言
世間嗜惡邪意所作　癡疾已生　衆蠅嗜食
嗜欲即癡　覺觀即蠅　我慢依貪　鑽丈夫心
貪利名稱　疑惑所著　不知出要　內心修定
具學諸通　此不作癡　安隱見佛　能得涅槃
說此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衆多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爾時有
一年少新學比丘不以時節入於聚落時諸
比丘處處見彼新學比丘而語之言汝今新
學未知對治法門云何處處經歷諸家新學
比丘白諸比丘言大德諸長老等皆往諸家
云何遮我不至諸家時諸比丘乞食食已收
攝衣鉢洗足已往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
坐諸比丘等白佛言世尊我等入城乞食見
一年少新學比丘不以時節往至諸家我等
語言汝是新學未知對治何緣非時往至他
家答我等言諸老比丘亦到諸家何故獨自
而遮我耶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大曠野中有
一大池有諸大象入彼池中以鼻拔取池中

藕根淨抖擻已用水洗之然後乃食身體肥盛極得氣力諸小象等亦復食藕不知抖擻并汲水洗合泥土食後轉羸瘦無有氣力若死若近死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大象入池時　以鼻拔藕根　抖擻洗去泥　然後方食之　若有諸比丘　具修清白法　是名修行者　後受於過患

若受於利養　無過能滌蕩　猶如彼大象　不善解方便　後受其苦惱　如彼小象等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難與結髮及以二陀驃　賊并散倒吒拔殄懟槐根　苦子　覆瘡　小大食藕根

別譯雜阿含經初誦卷第一

音釋

彌縛羅　梵語國名也　鞞舍佉切　倪偉　倪公回切倪聚也偉于鬼切奇偉也　懊悴　懊於到切懊憹悴秦醉切悴憔悴容貌枯槁瘦瘁也　嗚咽　嗚汪胡切嗚咽謂以口哇哺之也　駏驉　駏其呂切駏邛居切驉馬騾也　妊孕　妊汝鴆切孕以證切妊孕也　攖於盈切攖孩攖孩孩也　陵憒　陵力膺切憒莫結切陵憒謂陵海紜

悔於容切　癰陟隴切　窒陟栗切窒師比丘名佛之姑之子也　袪去魚切逐也　婆娑羅梵語或云娑羅亦云影堅西域王名也　頻婆娑羅梵語也此云末伽陀國王名也　優樓頻螺此林神而生故得名也　梵語比丘名也　鴦掘魔羅梵語也亦云鴦耳妙切　鞅內奴盎切入也　韝俱冬切馬鞅也　韤必益切指衣也　膞日乾也　膞腫脹如亮切腹滿也　窘窘古孝切夢醒也　窘五故切寐覺也　抖擻抖當口切擻蘇后切抖擻拔舉之貌　殄徒典切絕也

別譯雜阿含經初誦卷第二

失譯人名附秦録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住寒林中爾時佛告諸比丘人生壽淺會必歸終應勤行道淨修梵行是故汝等不應懈怠應修善行修於法義及以真行爾時魔王聞是說已即作是念沙門瞿曇在王舍城住寒林中爲諸聲聞而說法要我當至彼而作壞亂爾時魔王作是念已化爲摩納往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而說偈言

禍四

人生壽長　無諸嬈惱　常得安隱　無有死徑
佛作是念魔王波旬來作嬈亂即說偈言
人命短促　多諸嬈害　宜急修善　如救頭然
當知波旬　欲來惱觸
爾時魔王聞說偈已即作是念沙門瞿曇知我心念愁憂苦惱深生悔恨便即隱形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寒林之中爾時佛告諸比丘諸行無常迅速不停無可恃怙是敗壞法應當遠離趣解脫道爾時魔王波

旬復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在寒林中為諸聲聞說如是法我當往彼而為嬈亂爾時魔王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往至佛所在一面立而說偈言

晝夜恒在　人命常來　法輪軸轉　周迴無已
佛知魔王來作嬈亂即說偈言

命欲日夜盡　壽者多患難　猶如陷下河
速盡無遺餘　是故汝波旬　不應作壞亂

魔作是念佛知我心愁憂苦惱極生悔恨隱形而去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世尊於夜後分經行林中於其晨朝洗足已正身端坐繫念在前爾時魔王作是念言沙門瞿曇在王舍城於夜後分林中經行於其晨朝洗足已入於靜室正身端坐繫念在前我今當往而作嬈亂作是念已即便化為摩納之形在佛前立而說偈言

我心能化作　羅網遍虛空　沙門於我所
終不得解脫

佛作是念魔來嬈亂即說偈言

世間有五欲　愚者為所縛　能斷此諸欲
永盡一切苦　我已斷諸欲　意亦不染著
波旬應當知　我久壞欲網
爾時魔王聞說偈已不果所願憂愁苦惱隱形而去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世尊於初夜後分坐卧經行於其晨朝洗足入房右脇著地足足相累繫心在明修於念覺而生起想爾時魔王波旬即作是念沙門瞿曇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經行坐卧於其晨朝洗足入房右脇著地足足相累繫心在明修於念覺作於起想我當至彼而作嬈亂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在佛前住而說偈言

何以睡眠　何以睡眠（初四）　云何睡眠（五）　如入涅槃
如所作辦　而自安眠　乃至日出　故復眠也
佛知天魔來作嬈亂而說偈言

愛網著諸有　遍覆一切處　我今破斯網
諸愛永已斷　一切有生盡　安隱涅槃樂
波旬汝今者　於我復何為

爾時魔王聞說偈已憂愁苦惱即便隱形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值天雲霧降少微雨電光暉赫處處晃耀爾時世尊即於其夜露地經行魔王波旬而作是念沙門瞿曇在王舍城耆闍崛山值天雲霧降少微雨電光暉赫處處光耀於其夜中露地經行我當往彼而作壞亂爾時魔王作是念已在其山上推大石下欲到佛所時彼大石自然碎壞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汝壞靈鷲山　令如粉微塵　巨海及大地
悉皆分碎裂　欲使正解脫　生於怖畏相
欲令毛髮豎　終無有是處

爾時魔王作是念言沙門瞿曇知我所念憂愁苦惱即便隱身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爾時世尊於其夜中露地經行洗足已入靜房中整身端坐繫念在前魔王波旬作是念言瞿曇沙門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露地經行我當往彼而作嬈亂爾時魔王即自變形作蟒

蛇身其形長大猶如大船雙目晃朗如犍薩羅鉢吐舌餤餤又如掣電出入息聲如大雷震住於佛前以身遶佛引頸舉頭當佛頂上

爾時世尊知魔嬈亂而說偈言

我處于閑寂　繫心正解脫　安禪修其身
如昔諸佛法　毒蛇極猛暴　狀貌甚可畏
蚊虻及蚰蜒　種種諸惱觸　不動我一毛
況能令我畏　假使虛空衆　天地皆震動
一切諸衆生　皆生大驚怖　欲令我怖畏
終無有是處　設復有毒箭　中于我心者
當于被箭時　終不求救護　然復此毒箭
亦不能中我

爾時魔王聞佛說偈而作是念瞿曇沙門已知我心生大怖畏憂愁悔恨即變形去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曼直林中佛於初夜坐禪經行初夜以訖洗足入室右脇著地足足相累繫心在明作於起想魔王波旬知佛心已而作是念沙門瞿曇在王舍城曼直林中於其初夜坐禪經行至中夜前洗足

入房右脇著地足足相累繫心在明作於起想我今當往而作壞亂爾時魔王化作摩納在如來前而說偈言

云何無事務　而作於睡眠　安寢不寤寤
如似醉人睡　人無財業者　乃可自恣睡

（偈四）

大有諸財業　歡樂快睡眠　（五）

爾時世尊知魔來嬈亂而說偈言

我非無作睡　亦非醉而眠　我無世財故
是以令睡眠　我多得法財　是以安睡眠
我於睡眠中　乃至出入息　皆能有利益
未曾有損減　寤則無疑慮　睡眠無所畏
譬如有毒箭　人射中其心　數數受苦痛
猶尚能得睡　我毒箭已拔　何故而不睡

魔聞是偈作是念沙門瞿曇以知我心心懷憂惱於即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毗婆波世山七葉窟中爾時有一比丘名曰求德獨住仙山黑石窟中處於閑靜勤行精進以不放逸斷於我見得時解脫自身作證復還退失第二第三乃至第六亦還退失比丘念言我今獨

處修行精進六反退失若更退失以刀自割
魔王波旬知佛在王舍城毗婆波世山七葉
窟中瞿曇弟子名曰求德亦在王舍城獨住
仙山黑石窟中勤行精進心不放逸得時解
脫自身作證得已退失如是六反爾時魔王
而作是念求德比丘若第七得必自傷害出
魔境界作是念已捉瑠璃琴往到佛所扣琴
作偈

大智大精進　有大神通達　於法得自在
威光極熾盛　汝聲聞弟子　今將欲自害

人中最上者　汝今應遮斷　云何樂汝法
何故學他死

爾時魔王說是偈已佛告魔言波旬汝今乃
是諸放逸者之大親友汝今所說自爲說耳
乃不爲彼比丘說也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福四）

若人不怯弱　堅修行精進　恒樂於禪定
晝夜修衆善　乾竭愛欲使　壞汝魔軍衆
今捨後邊身　永入於涅槃

（六）

爾時魔王憂悲苦惱失瑠璃琴愁毒悔恨還
本宮殿佛告諸比丘當共汝等詣仙人山求

德比丘所佛將諸比丘詣求德所見求德屍
東猶如煙聚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此煙聚以
不諸比丘言已見世尊屍南西北亦如是聚
佛告比丘此是波旬隱形遶求德所覓其心
識佛告比丘求德比丘以入涅槃無有神識
無所至方爾時魔王化形摩納而說偈言
上下及四方　推求求德識　莫知所至方
神識竟何趣
爾時世尊告波旬言如此健夫破汝軍衆以
入涅槃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
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優樓比螺聚落尼連禪
河菩提樹下成佛未久爾時魔王而作是念
佛在優樓比螺聚落尼連禪河菩提樹下成
佛未久我當詣彼伺求其便作是念已往詣
佛所而說偈言
汝獨處閑靜　閉默常寂然　光顏顯神體
諸根悉悅豫　譬如失財者　後還獲於財
汝今翫禪寂　歡喜亦如是　既能遺國榮
亦不悕名利　何不與諸人　而共為親友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我久獲禪定　其心常寂然　破壞汝欲軍　魔不得其便
得於無上財　諸根恒恬豫　心中得寂滅　止心不放逸
以壞汝欲軍　修道情歡悅　獨一離憒鬧　譬如白石山
安用親友為

爾時魔王復說偈言

汝以獲正道　安隱向涅槃　既以得妙法　其色類脂膏
宜當戒在懷　誠應獨了知　何以教衆人　飛來而貪食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既不得其味　羣烏不別知　嘴傷而虛還
人不屬慢者　諮吾彼岸法　我為正分別　我今亦如是　徒求無所為

諦實得蓋滅

爾時魔王復說偈言

爾時魔王說是偈已憂愁苦惱極生悔恨向一空處蹲踞獨坐以箭畫地思作方計時魔三女一名極愛二名悅彼三名適意時魔三女往至魔邊向父說偈

父今名丈夫　何以懷憂愁　我當以欲胥

宿彼如捕鼠　將來至父所　使父得自在
爾時魔王說偈答言
彼人善斷欲　不可以欲牽　已過魔境界
是故我懷憂
彼魔三女化其形容極爲端嚴往詣佛所即
禮佛足在一面立三女同聲俱白佛言我故
來供養與佛策使爾時世尊無上斷愛了不
顧視第二第三亦作是語佛不觀察時魔三
女退在一處自共議論男子之法所好各異
或愛小者或愛中者或愛大者即時一女化
作六百女人或作小女或作童女或作未嫁
女或作已嫁女或作已產女或作未產女化
作如是衆多女已俱往佛所白佛言世尊我
等今來供養世尊爲其策使給侍手足佛不
觀察第二第三亦如是說都不顧視時魔女
等復退一處更共語言此必得無上斷愛欲
解脫故若不爾者應見我等狂亂吐血或能
心裂我等當往其所以偈問難魔女極愛以
偈問曰
端拱樹下坐　閑靜獨思惟　爲失於財寶

為欲求大財　城邑聚落中　都無愛著心
何不與衆人　而共作親友　心得善解脫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意不復退轉　得斷覺觀法
我以得大財　心中得寂滅　得住此處住　心離於諸業
妙色都不著　獨處而坐禪　作如是坐禪　得離瞋愛掉
以是因緣故　都不求親友　能度五駃流　能度大欲結　并度第六者
魔女適意復說偈言　我壞愛欲軍　魔女悅彼復說偈言　并離有漏流
比丘住何處　最受第一樂　已斷於愛結　多欲度駃流
能度五駃流　身獲柔輭樂　離衆所著處　能度如斯難
入何禪定中　六駃流亦遍　多欲度死岸　如法得度脫
得度大欲岸　永離有漏縛　唯有黠慧者　知者莫不欣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大精進濟拔　如來正法度

三女不果所願還至父所爾時魔王訶責三女因說偈言

三女占壞彼　形容猶如電　向彼大精進
如風吹毘羅　以爪欲壞山　齒齕於鐵丸
嬰愚以繫絲　欲懸於太山　佛以度衆著
欲共彼講論　腎椓欲捕風　欲下虛空月
以手掬大海　望欲得乾竭　佛以離諸著
欲往共講論　舉脚度須彌　大海中覓地
佛以出諸著　而往共講論
魔王憂愁悔恨於即滅沒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爾時佛與諸比丘讚歎涅槃法魔王作是念佛在王舍城與諸比丘讚歎涅槃法我今當往而作壞亂作是念已即便化形作一百人五十人極為端正五十人極為醜惡時諸比丘皆生驚怪今以何故極為端正復有極醜佛知魔衆欲作壞亂爾時世尊告波旬言汝於長夜生死之中具受如是好惡之形汝當云何得度苦岸如是變化復何用為若有愛著於男女者汝當變化作衆形相我今都無男女之

相何用變化作衆形爲佛說是已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壽河帝及胥掘　睡眠經行大毒蛇
無所爲求德魔女　壞亂變形及好惡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堅持七行必得帝釋何以
故昔者帝釋爲人之時發初履行孝順父母
恭敬尊長所言柔輭斷於兩舌好施無慳恒
修實語終不欺誑不起瞋恚設生嫌恨尋息
滅之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於父母所　極能孝順　於諸尊長　深心恭敬
恒作輭善　恩柔好語　斷於兩舌　慳貪瞋恚
三十三天　各作是語　如是行者　勝我等輩
當知別住　以爲天王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毗舍離獼猴彼岸大講
堂中有一離車名摩訶離來詣佛所禮佛足
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頗曾見帝釋不佛
言我見離車白佛言有夜叉鬼狀似帝釋世
尊所見將無是彼夜叉鬼耶佛告離車是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比丘往到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帝釋云何作帝釋相佛告比丘帝釋本在人中所有布施生純信心信心施於貧窮沙門婆羅門等其所施時施漿飲食種種餚饍種種華鬘種種諸香燒香塗香財帛牀榻以是因緣時諸天等名爲帝釋比丘復白佛何故名帝釋爲富蘭但那佛告比丘帝釋昔在人中施無猒足數數施故諸天號名爲富蘭但那以何因緣復名帝釋身我善識之夜叉之形如帝釋者我亦識知帝釋本行及所行事我亦盡知帝釋本爲人時極孝順父母敬於尊長所言柔輭斷於兩舌除去慳嫉常好布施口常實語除於瞋恚不起嫌恨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於父母所　極能孝順　於諸尊長　深心恭敬
恒作輭善　恩柔好語　斷於兩舌　慳貪瞋恚
三十三天　各作是語　如是行者　勝我等輩
應當別住　以爲天王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釋爲摩佉婆佛告比丘帝釋本作婆羅門名摩佉婆又問復何因緣名婆娑婆佛言數數常以衣服施沙門婆羅門以是緣故名婆娑婆又問復何因緣名憍尸迦佛告比丘帝釋本爲人時姓憍尸迦故名憍尸迦復以何緣名舍脂夫佛告比丘帝釋娶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女名舍脂夫又問復以何緣名爲千眼佛告比丘帝釋本爲人時極大聰明斷事之時須臾之間能斷千事以是因緣故名千眼復以何緣名因陀羅佛告比丘帝釋居天

王位斷理天事故名因陀羅爾時世尊告比丘能具上七事以是緣故諸天號曰帝釋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所有一夜又形狀甚小顏色鄙惡身形又黑人不喜見坐帝釋座上爾時三十三天見是夜叉坐於釋處皆大瞋忿種種毀罵爾時夜叉惡相漸滅善色轉生漸漸長大諸天罵詈瞋恚轉多夜叉遂復身形長大顏色鮮盛諸天相將至帝釋所白

帝釋言有一夜叉顏爲醜陋身形甚小坐帝釋座我等諸天盡共罵詈而夜叉子顏色轉好身形漸大帝釋語言有是夜叉得諸罵詈形色轉好名助人瞋爾時帝釋還向座所偏袒右肩手擎香爐語夜叉言大仙我是帝釋

（卷四）

我是帝釋三自稱名夜叉轉小形色轉惡於是消滅帝釋還復坐帝釋座告諸天言自今以往莫生瞋恚若有惡對慎莫加瞋即說偈言

（十三）

若他來侵欺　莫還侵欺彼　於來侵害者　皆生於慈心
無瞋無害者　常應親近之　彼即是賢聖　亦賢聖弟子
爲瞋山所障　若有瞋恚者　諸有瞋恚時　能少禁制者
是名爲善法　如轡制惡馬　佛告諸比丘帝釋居天王位受諸欲樂猶能制瞋又常讚歎禁制瞋者況汝比丘信家非家出家入道剃除鬚髮被服法衣而不制瞋讚離瞋者是故比丘當作是學爾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洗足攝坐具詣得眼林中遍觀察已於閑靜處在樹下結跏趺坐住於天住爾時耆陀精舍中有二比丘於僧斷事時共生忿諍一小默然忍一瞋熾盛彼熾盛者自見已過而來歸向默忍比丘求欲懺悔默忍比丘不受其懺如是展轉諸比丘等共相論說出大音聲如來爾時住於天住以淨天耳過於人耳遥聞是聲即從座起至於僧中在於僧前敷座而坐佛告諸比丘我於今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乃至來入林中靜坐聞諸比丘高聲大喚為作何事爾時比丘即白佛言世尊者陀精舍有二比丘僧斷事時共生忿諍一比丘者小自默忍其一比丘熾盛多語熾盛比丘自知已過歸誠懺悔默忍比丘不受其懺展轉共道出大音聲佛告比丘云何愚癡不受他懺諸比丘當知昔日釋提桓因在善法堂諸天衆中而說偈言

譬如用瓢器　斟酥以益燈　火然轉熾盛
返更燒瓢器　瞋心亦如是　還自燒善根

我終不含怒　瞋已尋復散　不如水旋流
洄復無窮已　雖瞋不惡口　不觸汝所諱
所諱如要脉　我終不傷害　調伏於身已
於已即有利　無瞋無害者　彼即是賢聖
亦賢聖弟子　常應親近之　諸有瞋恚者
重障猶如山　若有瞋恚時　能少禁制者
是名為善業　如轡制惡馬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處天王位天中自在尚能修忍讚歎忍者況汝比丘出家毀形而當不忍讚歎於忍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釋提桓因將諸天衆將欲往與阿修羅戰時釋提桓因語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我等今者不必苟須多將人衆共相傷害但共講論以決勝負毗摩質多羅諸釋提桓因言憍尸迦汝等講論若有勝負誰當分別釋提桓因言我等衆中若阿修羅亦有聰哲智慧辯才能掌善惡決勝負者毗摩質多言帝釋汝今先說帝釋答言我

亦能說汝是舊天應當先說毗摩質多羅即說偈言

今我見忍過　愚者謂忍法　彼怖故生忍
便以己為勝

釋提桓因復說偈言

隨彼言怖畏　己利最為勝　財寶及諸利
無勝忍辱者

毗摩質多羅復說偈言

愚者無智慧　要當須止制　譬如彼後牛
騰陌先牛上　是故須刀杖　摧伏於愚者

釋提桓因以偈答言

我觀止制愚　默忍最為勝　極大瞋恚忿
能忍彼自息　無瞋無害者　彼即是賢聖
亦賢聖弟子　常應親近之　諸有瞋恚者
瞋重障如山　若有瞋恚時　能少禁制者
是名為善業　如轡制惡馬

諸天及阿修羅衆有智慧者詳共平議量其勝負以阿修羅說諍鬪為本釋提桓因止息諍訟心無忿競以阿修羅負帝釋為勝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天中自在長夜忍辱讚忍

辱法汝等比丘若能忍辱讃歎忍者稱出家法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往昔之時釋提桓因共阿修羅將欲戰鬪治嚴已辦爾時釋提桓因（拘四）告諸天言我等諸天若得勝者必以五縛繫（十六）阿修羅將詣天宮時阿修羅亦勑已衆我等若勝亦以五縛繫釋提桓因詣阿修羅宮爾時諸天衆勝即以五縛繫毗摩質多羅將詣天宮毗摩質多羅見帝釋時瞋恚罵詈極出惡言帝釋爾時親聞罵聲默不加報爾時御者摩得伽即說偈言

釋脂之夫摩佉婆　汝為怖畏無力耶
毗摩質多面前罵　極出惡言云何忍

爾時帝釋說偈答言

我不怖畏而生忍　亦不以我無力故
而畏毗摩質多羅　我以勝智自修忍
愚者淺識智無及　而常諍訟心不息
若我以力用禁制　與彼愚者同無異
御者復說偈言

嬰愚若放縱　轉劇不休息　如彼後行牛
騰陌前牛上　健者宜以力　禁制彼愚者
帝釋復說偈言
我觀制禁愚　莫過於忍默　默然不能報
唯忍最能制　愚者謂有力　是名為怖畏
愚不識善惡　無法可禁制　嬰愚無智等
能忍愚劣者　是名第一忍　便以己為勝
微者於有力　不得不行者　瞋恚熾盛時　是以聖賢衆
不名為實忍　威力得自在　而實是無力　是名為勝忍　滅除諸難畏
默然不能報　是名為怖畏　不名為行忍
嬰愚無智等　惡害以加他　見他默然忍
便以己為勝　賢聖有智者　謂忍最為勝
是以聖賢衆　恒讚忍功德　除己并與他
滅除諸難畏　見他瞋恚盛　但能行默忍
彼瞋自然滅　不煩刀仗力　彼此得大利
自利知利他　愚者謂忍怯　賢智之所讚
忍於勝己者　怖畏患害故　若於等己諍
畏俱害故忍　能忍卑劣者　忍中最為上
佛告諸比丘帝釋於三十三天最為自在行

於王法尚能修忍讚歎於忍況諸比丘毀形入法應當修忍讚歎於忍若能修忍及讚歎者是出家法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比丘昔釋提桓因欲詣遊戲園勑御者摩得梨伽汝駕千馬車時摩得梨伽疾駕車已即白釋言嚴駕已訖宜知是時帝釋出毗禪延堂上叉手合掌東面向佛摩得梨見帝釋東向合掌心生驚懼失所捉鞭并所執轡帝釋語言汝見何事驚怖乃爾失馬鞭轡摩得梨言摩佉釋脂之夫我見汝叉手東向以是心懼故失鞭轡一切有生皆敬於汝一切地主盡屬於汝四天王及三十三天皆禮敬汝誰復有德勝於汝者叉手合掌東面而立帝釋答言一切敬我信如汝言一切人天所恭敬者號之為佛我今恭敬禮向於佛爾時帝釋即說偈言

最大名稱世間尊　汝摩得梨應當知
我今於彼生敬信　是故叉手合掌立

摩得梨即說偈言

爾時敬禮世間勝　我亦隨汝恭敬禮

作是語已合掌禮敬繞輦而去佛告諸比丘帝釋自在處天王位猶尚恭敬禮拜於佛汝諸比丘剃除鬚髮出家學道勤當敬佛應出家法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釋提桓因欲詣遊戲園勑御者摩得梨汝駕千馬車時摩得梨尋駕車已詣帝釋所即白帝釋言嚴駕已訖宜

知是時爾時帝釋出毗禪延堂合掌南向時摩得梨見已心亦驚怕失鞭及轡帝釋語言汝見何事驚怖乃爾摩得梨言摩伽陀釋脂之夫我今見汝合掌南向心懷懼故致失鞭轡一切有生皆敬於汝一切地主盡屬於汝四天王天及二十三天皆禮敬汝誰復有德勝於汝者又手合掌南向而立帝釋答言一切敬我信如汝言一切天人所恭敬者名之為法我今恭敬禮具足戒法爾時帝釋即說偈言

有諸出家者　以修不放逸　長夜入寂定
修最上梵行　捨棄於三毒　能得解脫法
有如是等法　我今恭敬禮　諸大阿羅漢
遠離於欲者　能滅無明闇　斷除諸結使
幷在家修善　不作惡業者　如是正法子
今我皆敬禮

摩得黎言汝禮最勝我願隨禮爾時帝釋作是語已合掌敬禮乘輦而去佛告諸比丘帝釋處於人天而得自在尚能恭敬禮敬於法況汝比丘剃除鬚髮出家學道而當不勤恭敬於法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昔釋提桓因欲詣遊戲園勑御者摩得黎汝嚴駕千馬車時摩得黎駕車已訖詣帝釋所白帝釋言嚴駕已訖宜知是時爾時帝釋出毗禪延堂合掌西向時御者摩得黎見是事已亦生驚懼失鞭及轡帝釋語言汝見何事驚怖乃爾摩得黎言摩佉釋脂之夫我見汝故致失鞭轡一切有生皆敬於

汝一切地主盡屬於汝四天王天及三十三
天皆禮敬汝誰復有德勝於汝者又手合掌
敬向西方帝釋答言一切敬我如汝所言一
切天人所恭敬者名之爲僧今我恭敬信向
於僧爾時摩得黎即說偈言

人身膿汗滿　劇於露死屍　恒患飢渴苦
豈羨彼無家　汝今以何故　極能恭敬彼
彼有何威儀　及以道德行　願汝爲我說
我今至心聽

爾時釋提桓因即說偈言

以彼無家故　伐實羨於彼　彼亦無庫藏
倉庫及穀米　離諸衆事務　節食諧全命
善護於禁戒　辯說義妙法　勇健無怯心
行聖默然法　諸天阿修羅　恒共有戰諍
一切諸人中　悉各有忿競　今我所敬者

悉皆離刀仗　一切皆積聚　彼悉能遠離
世間所愛著　彼心皆捨棄　我今敬禮者
遠離一切過　摩得黎汝今　應當知此事

爾時摩得黎復說偈言

汝禮者最勝　我亦隨恭敬　摩佉之所禮

我今隨汝禮
說是偈已帝釋乘輿而去佛告諸比丘彼帝
釋者處人天自在尚能敬僧況汝比丘出家
修道各宜敬僧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帝釋摩訶耶　卅四　以何因夜叉　廿一　得眼得善勝
縛繫及敬佛　敬法禮僧捨

別譯雜阿含經初誦卷第二

音釋

蝨蚤　蝨所櫛切蟣蝨也　蚤人蟲也　蟣子浩切齧人跳蟲也　憒鬧　憒古對切心亂也　鬧奴教切不靜也　戢　阻立切斂也欲也　嗜　乃代切嗜啖也　蹲踞　蹲徂尊切踞居御切蹲踞謂蹲足踞手而坐也　榻　古陌切障也　齒齘　齘側格切齒齧也　胥掘　胥古法切網也掘其亮切罟於道也　洄澓　洄戶恢切澓房六切洄澓水洄流也

別譯雜阿含經初誦卷第三　　褐五

失譯人名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阿修羅集諸四兵象馬車步悉皆嚴備鬪戰之具欲詣忉利天宮與諸天共鬪爾時帝釋聞阿修羅莊嚴四兵即告須毗羅天子我聞阿修羅莊嚴四兵汝亦莊嚴四兵往與共鬪須毗羅白言此事最善作是語已縱逸著樂不憶此事帝釋聞阿修羅已來出城復召須毗羅言阿修羅今已出城汝可莊嚴四兵往彼共鬪須毗羅白言憍尸迦此是善事須毗羅仍爾著樂不修戰備阿修羅莊嚴四兵已至須彌山上漸欲近來帝釋復言我聞阿修羅漸來逼近汝將四兵可往擊之須毗羅即說偈言

若有清閑無事處　唯願與我如此處
帝釋即說偈答言
若有如此閑樂處　汝當將我共至彼
須毗羅復說偈言
我今懈怠不欲起　雖具聞知不莊嚴

天女五欲充四塞　唯願帝釋與此願
帝釋以偈答言
若有如此懶惰處　百千天女而圍遶
五欲自恣受快樂　汝若往彼與我俱
須毗羅復說偈言
天王若無事役處　與我無苦受斯樂
帝釋以偈答言
汝須毗羅有如是　我當與汝同是樂
頗曾見聞無事業　而得生活受樂者
汝今若有如是處　可疾速往可隨汝
汝當畏事好鬧處　應當速疾向涅槃
聞是語已須毗羅即集四兵出與阿修羅戰
時諸天得勝阿修羅退壞阿修羅已種種莊
嚴而來還宮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處天王
位得大自在猶自精勤讚歎精進況復汝等
信心出家被服（竭五）法衣而當不勤精進讚歎精
進若能精進讚歎精進如是為應出家之法
佛說是已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往昔之時遠於聚落阿

練若處多有諸仙在中而住離仙處不遠有天阿修羅而共戰鬪爾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著五種容飾首戴天冠捉摩尼拂上戴華蓋帶於寶劒衆寶革屣到仙人住處行不由門從壁而入亦復不與諸仙人言語共相問訊還從壁出爾時有一仙人而作是語毗摩質多羅等無恭敬心不與諸仙問訊共語從壁而出復有一仙而作是言阿修羅等若當恭敬問訊諸仙應勝諸天今必不如有一仙問言此爲是誰有一仙言此是毗摩質多阿修羅王仙人復言阿修羅法知見微淺無有法教無尊敬心猶如農夫諸天必勝阿修羅負爾時帝釋後到仙邊即捨天王五種容飾從門而入慰勞諸仙遍往觀察語諸仙言盡各安隱無諸惱耶問訊已訖從門而出復有一仙問言此爲是誰安慰問訊周遍察行然後乃出甚有法教容儀端正一仙答言此是帝釋有一仙言諸天極能敬順爲行調伏諸天必勝阿修羅負毗摩質多羅聞諸仙讚歎諸天毀呰阿修羅甚大瞋恚諸仙聞已往

詣阿修羅所語言我等聞爾甚夫瞋忿即說偈言

我等故自來　欲乞索所願　我今乞無畏　施我等無畏
莫復生瞋忿　我等若有過　願教責數我　後必還自受
毗摩質多以偈答言

不施汝無畏　汝等侵毀我　我今種苦子　後必還自受
於我生毀呰　汝等求無畏　我當與汝畏　從今日已往
爾時諸仙以偈答言

如人自造作　自獲於果報　我今乞無畏　使我畏無盡
行惡惡自報　譬如下種子　行善自獲善　隨種得果報

毗摩質多即共交兵阿修羅敗帝釋逐退至阿修羅宮爾時帝釋種種戰諍既得勝已詣諸仙所諸仙在東帝釋在西相對而坐時有東風仙人向帝釋即說偈言

我身久出家　腋下有臭氣　風吹向汝去

移避就南坐　如此諸臭氣　諸天所不喜
爾時帝釋以偈答言
集聚種種華　以為首上鬘　香氣若干種
能不生猒離　諸仙人出家　氣如諸華鬘
我今頂戴受　不以為猒患
佛告諸比丘帝釋居天王位長夜恭敬諸出家者汝諸比丘以信出家亦應當作如是欽敬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釋提桓因顏色殊妙過於人天於其中夜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在一面坐時祇洹中晃然大明踰於晝日爾時釋提桓因即說偈言

除滅何事安隱眠　滅除何物無憂愁
滅何一法瞿曇讚　唯願為我決眾疑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滅除瞋恚安隱眠　滅除瞋恚無憂愁
去除瞋恚棘毒根　汝今帝釋應當知
如是瞋恚壞美言　除滅上事聽所讚
釋提桓因聞佛所說遶佛三帀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月八日四天王遣使者按行天下伺察世間有慈孝父母敬順尊長奉事沙門婆羅門修於善法及行惡者是故宜應修行善法滅除衆惡檢情守戒至十四日四天王復遣太子按行天下至十五日四天王自按行伺察亦復如是時四天王既伺察已往帝釋善法堂上啓白帝釋并語諸天世間人中多有不孝父母不敬沙門婆羅門者不奉事師及家尊長乃至無有多持戒者爾時帝釋及諸天衆聞斯語已慘然不樂諸天咸作是言損諸天衆益阿修羅若世間中有人常能孝順父母供養沙門婆羅門乃至多能持戒四天王上啓帝釋時諸天等極大歡喜咸作是言世間人中修行善事極爲賢善作所應作增益諸天損阿修羅帝釋歡喜即說偈言

月八十四日　及以十五日　并及神足月
受持清淨戒　是人得生天　功德如我身

佛告諸比丘帝釋所說不名善說所以者何

若漏盡阿羅漢所作已辦應作是偈
月八十四日　及以十五日　并及神足月
受持清淨戒　斯人獲勝利　功德如我身
佛與羅漢應說斯偈名稱實說名爲善說佛
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往昔之時質多阿修羅王
病患瘡困時釋提桓因往詣其所阿修羅語
帝釋言願汝使我病差安隱身得平健肥鮮
如前帝釋語言汝可教我阿修羅幻化之法
我當使汝安隱病差歡樂如前阿修羅言待
我問諸阿修羅等若可爾者我當教汝阿修
羅王即問諸阿修羅爾時其中有一諂僞阿
修羅語毗摩質多羅言帝釋長夜行直善行
無諸諂僞汝可語帝釋言汝學阿修羅諂僞
幻者當入盧樓(隋五)地獄帝釋若語汝言我不學(六)
彼阿修羅者汝但捨去汝患必愈阿修羅王
即用其語說偈語帝釋言

千眼帝釋舍脂夫　若知幻法必當墮
於彼盧樓地獄中　滿足一劫被燒煮

爾時帝釋聞斯語已即言止止不須幻法尋即願言令汝病差安隱無患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雖處天位尚不諂曲直實行事況汝出家剃除鬚髮而當不離諸諂僞事行質直乎若行質直應出家法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帝釋來詣佛所將欲還時請受一戒何謂一戒若我還宮見諸怨憎設來害我我於彼所終不加害毗摩質多羅既聞帝釋持如是戒便捉利劒於路而待時釋提桓因聞阿修羅在於路側捉劒而待遥語阿修羅言止止汝今自縛毗摩質多語帝釋言汝於佛所受一戒言若我還宮見諸怨憎設彼害我我於彼所終不加惡豈可不受如是戒耶帝釋答言我雖受戒語汝住住汝今自縛如是之言於戒無犯毗摩質多羅言憍尸迦放我帝釋語言汝作呪誓更於我所不爲怨疾我當放汝毗摩質多羅即說誓言

貪瞋妄語謗賢聖　如是惡報使我得

爾時帝釋聞斯誓已即語毗摩質多羅言我今放汝釋提桓因還至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毗摩質多羅聞我受戒即捉利劒在於路側伺圖於我時我遥語阿修羅言止止汝今自縛毗摩質多即語我言汝於佛所受於一戒若我還宮見有怨憎設來害我我於彼所終不加惡豈可不受如是戒耶我即答言我雖受戒但語汝住汝今自縛如是之言於戒無犯毗摩質多羅即語我言憍尸迦放我我即語言汝可重誓更於我所莫生憎嫉我當放汝時毗摩質多羅聞我語已即說誓言

貪瞋妄語謗賢聖　如是惡報使我得

我聞其誓即放令去帝釋復白佛言此阿修羅作重誓已從今已後更不作於怨憎惡耶佛告帝釋阿修羅設不作誓猶不爲惡況作誓已爾時帝釋聞佛所說踊躍歡喜即於座沒尋還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昔於一時帝釋與阿修羅

戰當于爾時諸天不如阿修羅勝爾時帝釋見已不如尋即迴駕欲還天宮於其道中見薝婆羅樹時樹上有金翅鳥巢爾時帝釋即勑御者摩得黎言此巢中有二鳥卵脫能傷損汝可迴車避於此樹帝釋即向摩得黎而說偈言

初五

汝觀樹上巢　巢中有二卵　今車若往彼
必衝而傷破　我若以此身　入阿修羅陣
喪失於身命　終不傷鳥卵

說是偈已尋即迴車時阿修羅衆見帝釋迴生大恐怖各作是言帝釋向者詐現退散今復迴者必破我軍阿修羅衆即時退散諸天逐退自到其城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居天王位猶能長夜修於慈忍汝等比丘當如是學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釋提桓因與跋利婆妻支阿修羅夜詣佛所威光熾盛禮佛足已在一面坐時彼帝釋毗婁支光明普照祇洹猶如晝日時跋利毗婁支在一面坐而說偈言

夫人常精進　所求必使得　既求得義理
安隱受快樂
帝釋亦說偈言
夫人常精勤　所求必使得　既求得事業
修忍最為勝
爾時帝釋白佛言世尊我等所說何者利益
何者無利佛告帝釋善分別者皆是善說沒
等今當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一切衆生皆為利　各各隨心之所欲
等同利欲適願樂　夫人精勤求必得
既得事業忍最勝　是故應當修行忍
帝釋此妻支聞佛所說禮佛足已即於彼處
而沒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
時王舍城中有一貧人極為窮困甚可憐愍
於佛法中生清淨信能淨持戒少讀誦經亦
能小施有此四事因緣果報身壞命終生忉
利天勝妙善處此新生天有三事勝一色貌
勝二名稱勝三壽命勝諸天見已皆共恭敬
往帝釋所白帝釋言有新生天有三事勝於

餘諸天帝釋言我先曾見彼新生天本爲人時貧窮困苦極爲寒悴直心信心向於三寶能淨持戒少多修施今得生此忉利天上爾時帝釋即說偈言

若於三寶生淨信　其心堅固不動轉
持所受戒不毀犯　當知此人不名貧
名爲智慧壽命人　以敬無上三寶故
得生天上受勝樂　是故應當作斯學

爾時諸天聞此偈已歡喜信受作禮還宮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時王舍城有九十六種外道各各祠祀設有檀越信心於外道遮勒者言當先供養我師遮勒若信外道婆羅婆寔若亦言先當供養我師婆羅婆寔若信外道乾陀者咸言此與我師乾陀大嚫後與餘者若信外道名三水者言當供養我師三水若信外道名老聲聞者言先供養我師老聲聞若信外道大聲聞者亦言供養我師大聲聞若信佛者咸言應先供養我師如來及以衆僧時釋提桓因作是念言今王舍城人生大邪見佛僧在世若

生邪見名為不善帝釋爾時尋自變身為老婆羅門容貌端正乘以白車駕以白馬諸摩納等圍遶左右向於寺場當中直過時王舍城人咸作是念今此老婆羅門先向何處我等隨從爾時帝釋知諸人等心之所念迴車南旋向靈鷲山到諸乘駕所住之處於中而止下車前進往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帝釋即說偈言

轉法輪聖王　能度苦彼岸　無怨憎恐怖
我今稽首禮　設人欲修福　當於何處施
又欲精求福　應生淨信敬　今日修布施
來世得善報　於何福田中　少施獲大果

爾時世尊在耆闍崛山中為天帝釋敷演祠中最為勝者以偈答言

四果及四向　禪定明行足　功德力甚深
猶如大海水　此名為實勝　能然智慧燈
於大黑闇中　是名僧福田　廣大無崖際
說法而示導　是名為善與　常為諸眾生
若施斯福田　是名為善祀　調御之弟子
若施斯福田
焚物而祭天　徒費而無福

不名為善燒　若於福田所　少作諸功業
後獲大富利　乃名為善燒　帝釋應當知
是名良福田　施僧次一人　後必獲大果
此事是時說　世間解所說　無量功德佛
以百偈讚僧　祠祀中最上　無過僧福田
若人種少善　獲報無有量　是以善丈夫
應當施於僧　能總持法者　是則名為僧
譬如大海中　多有衆珍寶　僧海亦如是
多饒功德寶　若能施僧寶　是名善丈夫
已獲歡喜信　若能信心施　當知如此人
得三時歡喜　以三時喜故　能度三惡道
除祛諸塵垢　離煩惱毒箭　淨心手自施
自利亦利彼　能設如此祠　是人則名為
世間明智者　信心既清淨　得至無為處
世間之極樂　智者得生彼

帝釋聞是偈已踊躍歡喜於坐處沒還於天宮帝釋還宮未久之間王舍城中長者婆羅門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於明晨朝受大祠歡喜請爾時如來默然許之時王舍城

婆羅門長者知佛默然受已請已頂禮佛足各還所止時諸人等既還家已各各辦諸香美飲食清淨香潔供設辦已晨朝敷座具行淨水遣使往詣靈鷲山中白世尊言食時已到爾時如來著衣持鉢衆僧圍遶世尊在前往詣彼城到大祠所既至彼已如來敷座於僧前坐彼城中人敷好牀座與僧而坐爾時諸長者等察衆坐定各行淨水諸婆羅門長者手自斟酌種種香美飲食時諸人等各各勸益

爾時世尊觀諸衆僧飯食已訖即時收鉢付於阿難時諸人等各自敷座在佛前坐專心敬仰求欲聽法爾時如來讚其所施而說偈言

婆羅門經書　祠祀火爲最　外道典籍中
婆比室爲最　於諸世人中　王者最爲首
百川衆流中　巨海名爲最　星辰諸宿中
月光名爲最　於衆明之中　日光最爲最
上下及四方　世間及人天　諸賢聖衆中
佛最第一尊

爾時世尊為王舍城人種種說法示教利喜諸人踊躍從座而退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須毗羅仙人　滅瞋月八日　病幷持一戒
鳥巢及婆梨　貧人及大祠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俱薩羅國漸次遊行至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時波斯匿王聞佛來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往詣佛所稽首問訊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我昔聞爾出家求道要成無上至真等正覺汝為實有如是語耶將非他人謬傳者乎為是譏嫌致於毀呰作此語也佛告波斯匿言如此語者是真實語非為毀呰亦非增減實是我語實如法說非非法說一切外人亦無有能譏嫌我者波斯匿王復作是言我雖聞爾有如此語猶未能信何故不信自昔諸人有久出家耆老宿舊諸婆羅門富蘭那迦葉末伽梨俱賒梨子刪闍耶毗羅胝子阿闍多翅舍欽婆羅迦樓多迦旃延尼乾陀闍提弗多羅彼諸宿舊尚自不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況汝年

少而出家未久而當得乎佛言大王世有四事小不可輕何者為四一者王雖小最不可輕二龍子雖小亦不可輕三火雖小亦不可輕四比丘雖小亦不可輕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王者雖為小　具習諸技藝　生處既真正　亦不雜鄙穢
有大美名稱　一切悉聞知　如此雖言小　其實不可輕
欲護己命者　法應紹王位　不應輕於小　剎利雖云小
法當行誅罰　是以應敬順　不宜生輕慢　於諸聚落中
若見小龍子　形狀雖微細　既以閑靜處　能大亦能小
亦復能興雲　降注於大雨　若以小故輕　不宜輕於彼
必能縱毒螫　欲護身命者　亦如有小火　過於大暴風
為於己利故　宜應自擁護　遇時還復生　若於淨戒所
若具於眾緣　猛炎甚熾盛　一切皆毀謗　是故應自護
能焚燒山野　既焚林野已　是以應敬順　不宜生輕慢
欲護己命者　不應輕小火　於諸聚落中　及以閑靜處
惡口加罵辱　其身及子孫　形狀雖微細　能大亦能小
於未來世中　當同受惡報　降注於大雨　若以小故輕
必能縱毒螫　欲護身命者　不宜輕於彼　亦如有小火
為於己利故　宜應自擁護　過於大暴風　遇時還復生
若具於眾緣　猛炎甚熾盛　若於淨戒所　一切皆毀謗
能焚燒山野　既焚林野已　是故應自護

莫以惡加彼　剎利具技藝　龍子及與火
比丘持淨戒　此四不可輕　為護已命故
謹慎應遠離
爾時波斯匿王聞此語已其心戰慄身毛為
竪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佛言世
尊我於今者實有過罪自知毀犯譬如嬰愚
狂癡無知所作不善唯願世尊憐愍我故聽
我懺悔佛告波斯匿王言我今愍汝聽汝懺
悔時波斯匿王既蒙懺悔心大歡喜作禮而
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稟性仁孝母初崩背哀號戀
慕不自堪勝燒葬母已便自沐浴衣髮故濕
於日中時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
告王曰王從何來衣髮故濕波斯匿王白佛
言世尊我之慈母情特尊敬一旦崩背我送
母喪遠至曠野殯葬已訖新洗浴故衣髮猶
濕佛告大王汝於母所極愛敬不王即答言
實為愛敬設令有人能使我母復得活者我
以象軍車軍馬軍步軍悉以與之贖我母命

心無悔恨設以半國賞之亦不生恨王復言
曰佛語誠實一切生者會必歸死佛言實爾
實爾生必有死五趣四生無不終者王者臣
民婆羅門衆會歸當死灌頂人王威力自在
統領國土會歸終歿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
寶具足亦會當死五通神仙在於山藪飲水
食果亦歸於死三十三天極受快樂光色熾
盛處天宮殿壽命延長亦歸終歿諸羅漢等
捨於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正
智解脫後邊之身亦歸散滅諸辟支佛獨一
無侶常在閑靜亦當散滅諸佛正覺具於十
力有四無畏得四無礙能師子吼身亦無常
會歸散滅佛言大王我為大王種種分別生
必有死略而言之無生不終佛即說偈言
一切生皆死　壽命必歸終　隨業受緣報
善惡各獲果　修福上昇天　為惡入地獄
修道斷生死　永入於涅槃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諸佛與緣覺　菩薩及聲聞　猶捨無常身
何況諸凡夫

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心開意解更不憂愁歡喜而去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匿王在空閑處獨靜思惟夫爲人者云何愛已云何惡已復作是念若身口意行於善業遠離諸惡是名愛已若身口意行不善業作衆惡行名不愛已波斯匿王思惟是已從靜處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我獨靜處作是思惟云何名愛已云何不愛已若能於身口意行善是名愛已若身口意行不善業名不愛已佛言大王實爾若人身口意行惡者是名不愛已何以故彼爲惡者雖有怨讎不必速能有所傷害自造惡業毀害甚深是以自作惡業名爲不愛已又有爲已故作殺盜婬是爲損已若人身口意行善者設作是念我捨所愛居家妻子名不愛已實是愛已何以故如此之人雖有親友父母兄弟恩徹骨髓至其衰老不能相救要自身口意修行善能自濟度是

名愛已佛即說偈言
若人自愛已　不以惡加彼
得於快樂者　若人自愛已
速疾能獲得　種種諸快樂
應當自擁護　譬如邊表城
得值無難時　應當自隱藏　揭五
值難苦無窮　若其失無難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於空閑處作是思惟云何護　無有造作惡
應修諸善業
夫欲愛已者
曠野多賊盜　十七
已云何不護已復自念言若人修善名為護
已若人行惡名不護已思惟是已即從座起
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
我於靜處作是思惟云何護已云何不護已
復作是念若修善行名為護已若行不善名
不護已佛告大王實爾實爾若以四兵象兵
馬兵車兵步兵圍遶自身不名護已何以故
非內護故若人身口意善雖無四兵是名護
已何以故有內護故此內護者勝於外護故
名護已佛即說偈言

若人欲自護　當護身口意　修行於善法
有慚亦有愧　不護三業者　邪見及眠睡
障蔽諸善法　隨從於惡魔　則為自毀傷
是以應自護　修定及智慧　常念佛所教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於閑靜處作是思惟世界之
中少有能得富貴財業設得財業不尚憍奢
貞廉知足節於嗜欲不惱眾生如是人少世
界多有眾人得勝財業憍逸自恣貪嗜於欲
加惱眾生如是人多波斯匿王於閑靜處思
惟是已從座而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
面坐即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作是思惟世
界之中若設有人得勝財業心自知足能不
憍恣不嗜於欲不惱於人如是人少若復有
人得勝基業憍逸自恣貪嗜於欲加惱眾生
如是人多佛言大王實爾實爾世界之中多
有眾人得封祿已憍慢自恣貪嗜於欲苦楚
眾生如是愚人長夜受苦得大損減命終之
後必入地獄佛言大王譬如魚師及其弟子

於捕魚法善巧方便以細密網截流而施魚鼈黿鼉水性之屬為網所得此水性等入網之者悉皆集在魚師之手牽挽旋轉任魚師意世間之中多有衆人得勝封祿憍慢自恣貪嗜五欲加惱衆生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如斯愚人即入魔網為網所獲周迴舉動任魔所為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縱逸著事業　荒迷嗜五欲　不知有惡果
如魚入密網　此業已成就　極受大苦惱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別譯雜阿含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匿王於閑靜處作是思惟世界之中少有於人得勝封祿而不憍恣不嗜五欲不惱衆生世界之中多有衆人得勝基業憍慢自恣貪嗜五欲加惱衆生思惟是已從座（詞王）處起即詣佛所（十九）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今靜處作是思惟世界之中少有衆人得勝基業而不憍恣不貪五欲不惱衆生多有衆人得勝基業貪嗜五欲加惱衆生佛言大王實如是如是實如汝語譬如獵師鑿

穽捕鹿驅入穽中隨意而取世界之中多有衆人得勝基業憍逸自恣貪嗜五欲苦楚衆生亦復如是如斯愚人入於魔穽從魔所爲當入地獄長夜受苦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縱逸著事業　荒迷嗜五欲　不知後惡果
如鹿入深穽　極受諸苦惱　行此惡業者
悲苦更苦報　悔恨何所及　修於善業者
後獲妙果報　臨終情歡豫　後則無悔恨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有一長者名摩訶南其家巨富多饒財寶佛問王曰云何大富王曰佛言彼長者家金銀珍寶數千萬億不可稱量況復餘財雖有財富不能飲食所可食者雜糠麤澀若作羹時渾煮薑一罷煮已還取賣爲財用所可衣者唯著麤布五總疎弊以爲內衣乘朽故車連綴樹葉以爲傘蓋未曾見其施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兒若欲食時要先閉門恐諸沙門婆羅門等來從其乞佛言大

王如此之人非善丈夫何以故得斯財富不能開意正直受樂又復不能孝養供給妻子亦不賜與奴婢僕使又不時時施諸沙門婆羅門亦復不求上業生天之報譬如鹵地有少汪水以鹹苦故無能飲者乃至竭盡世間愚夫亦復如是大得財業不能施用身自受樂亦復未能供養父母及與妻子并其眷屬奴婢僕使親友知識悉不惠與雖豐財寶都無利益佛言大王善丈夫者得於財業能自施用正直受樂亦能供養師長父母及與妻子并其眷屬奴婢僕使親友知識乃至供養沙門婆羅門貧窮乞丐悉能惠施如斯善人所得財寶名為上業作快樂因生天之緣此人聚財成就大善譬如近城村邑聚落有清冷池流出好水四邊平正多饒林樹種種華果有柔輭草遍布其地一切衆人皆得洗浴并獲好飲飛禽走獸翔翔嬉樂善健丈夫亦復如是乃至生天成就大善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鹹鹵土　中有冷汪水　鹹苦不可飲

後自煎涸盡　慳夫亦復爾　雖有多財寶
不能自衣食　亦不施他人　是名爲慳者
有財能布施　譬如平博地　有好清流池
林亦甚蔚茂　人獸同快樂　是名爲智者
如似大牛王　生則受快樂　死則生天上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城中有大長者名摩訶南無有子胤遇
患命終爾時國法若不生男命終之後家財
入官以是之故摩訶南所有財產應入國主
時波斯匿王身體塵垢往詣佛所既頂禮已
却坐一面佛告王曰今日何故身體塵垢顏
容改常而來至此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舍
衛城中有大長者名摩訶南昨日命終以無
子故所有財寶稅入于官視其財寶冒涉風
塵是以塵身佛問王曰摩訶南實巨富耶王
即答言實爾世尊云何大富金銀珍寶數千
億萬不可稱計況復餘財雖有珍寶多諸儲
積以慳貪故惜不食噉所可食者秕稗雜糠
極爲麤澁若作羹時煮薑一罷煮已還取賣

爲財用所可著者唯衣麤麤布五總麤弊以爲內衣乘朽故車連綴樹葉以爲傘蓋未曾見其修少布施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兒佛言如此愚人非善丈夫何以故雖有財寶不能開意正直受樂又復不能供養父母及與妻子亦不賜與奴婢僕使又不時時施與沙門及婆羅門亦復不求生天善報佛告王曰此摩訶南乃往昔時已曾於多伽羅瑟辟支佛所種少善根爾時布施飲食不至心施不信心施不手自施不恭敬施撩擲而與布施已訖後復生悔作是念言我之飲食云何與此剃頭沙門不如自與家中僕使於其捨身得生舍衛城第一巨富大長者家雖復生彼富長者家由先施食有悔心故自然不喜著好衣裳亦不喜食於美食鞍馬車乘嚴飾之具悉不喜樂大王當知摩訶南於昔往日其家豪富爲錢財故殺異母弟以是因緣入於地獄無量年歲受諸苦惱由是之故錢財七反常沒於官摩訶南於多迦羅瑟辟支佛所施食因緣受福已盡如大罪人捨身之後入于地

獄摩訶南捨身亦復如是入大叫喚地獄時
波斯匿王復白佛言世尊彼摩訶南捨身實
入大叫喚地獄耶佛言實入時王聞已悲泣
流淚王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說偈
錢財穀帛并珍寶　奴婢僕使及眷屬
一切無隨無隨者　亦不能取其少分
為死所侵捨故屍　一切財寶雖羅列
都無一物是其有　亦復不能持少去
為有何物隨逐人　譬如有影隨其形
善惡受報必不失　唯此隨人猶如影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善惡隨逐人　譬如影隨形
未曾相捨離　譬如少資粮
行惡亦如是　不能至善徑
安樂越險道　修福者亦爾　褐五
譬如久別離　至於曠遠處
其心甚悅豫　妻子及眷屬
修善者亦爾　善業來迎接
會合得歡喜　是以應積善
欲得後世福　應修行正行
隨其所趣向　越險增苦惱
譬如豐資粮　安隱至善處　廿三
安隱得還家　歡喜極快樂
亦如彼眷屬　當為後世故
今不被譏訶

後受於快樂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當于爾時波斯匿王欲設大祀養千牛王皆
繫於柱并及犗牛水牛乳牛犢及小牛盡各
數千牸羖羊等亦復數千種種畜生皆繫祀
場時餘國中諸婆羅門聞王大祀自遠而至
進集舍衛城時衆多比丘於其晨朝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聞波斯匿王欲設大祀養千牛
王并及犗牛水牛乳牛小牛及犢盡各數千
牸羖羊等亦復數千如是種種諸畜生等皆
悉繫著於彼祀場又聞餘國諸婆羅門聞波
斯匿王施設大祀一切雲集在舍衛城諸比
丘乞食已訖攝於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頂
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入
城乞食聞如是事爾時世尊聞是語已即說
偈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一信佛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一信法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一信僧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一慈心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憐衆生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憐鬼神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卅五）不如一善心　（廿四）憐愍畜生類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不如於佛說
生信而愛樂　十六分中一　假使修諸祀
及與事火法　修此欲求福　行是諸祠祀
滿足一年中　不如正身立　一禮敬向佛

四分中之一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又攝刹利毗舍首陀羅沙門
婆羅門持戒破戒出家乃至伎兒旃陀羅等
悉皆繫閉時諸比丘入城乞食聞如是上事
食已洗足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
佛言世尊我等入城乞食聞波斯匿王收攝
刹利毗舍首陀羅沙門婆羅門出家持戒破
戒及伎兒旃陀羅等悉皆繫閉爾時世尊聞

斯語已即說偈言

王者繫縛人　以鐵木及繩　賢聖觀斯事
深知非牢縛　若戀於妻子　錢財及珍寶
如是繫縛人　堅牢過於彼　妻子及財寶
愚人生繫著　其實如暴流　漂沒諸凡夫
是以宜速逝　趣向於解脫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菩提及母　愛已及護已　捕魚并鹿穽
慳并及終命　祠祀及繫縛

別譯雜阿含經初誦卷第三

音釋

革屣　屣所綺切革皮履也　腋　羊益切左右肘下肋之際曰腋　瘥　於佳切病癒也　嚫　楚懈切施也　匿　梵語也此云隱藏也匿昵力切王名也　謬　靡幼切乖也　譎　古穴切欺也　蟄　施隻切行毒也　戰慄　慄力質切懼也　謫罰　陟革切問也責之也罰房越切罪罰也　蠆　敕芥切毒蟲也　鼈　并列切介蟲也　黿鼉　黿愚袁切鼉在各切似蜥蜴而長大曰鼉　鑿穽　鑿在各切穿也穽疾政切陷坑也　綴　陟衛切綴縫綴也　翔翔　羊切翔翔言飛而回旋也　鹹鹵　鹹胡讒切五味也鹵郎古切西方鹹地也　僮　女耕切弱也　蔚　于勿切茂也　秫稗　秫神弭切不黏粟也稗蒲賣切草似禾而刺也　貓

牛猫莫交切長毘牛也
毛可為旌旄者也
犛毅將作郎切牝牛也毅公戶切

別譯雜阿含經初誦卷第四　　揭六

失譯人名附秦録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摩竭提國阿闍世王將領四兵來共波斯匿王交陣大戰時阿闍世王韋提希子破波斯匿王所將軍衆波斯匿王單乘一車獨得入城時諸比丘入城乞食見是事已乞食訖洗足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入城乞食見阿闍世王及波斯匿王各嚴四兵極大鬪戰波斯匿王所將四兵爲彼所破唯王一身單乘一車獨得入城爾時世尊聞斯事已即說偈言

勝則多怨嫉　負則惱不眠　若無勝負者
寂滅安睡眠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摩竭提阿闍世王及波斯匿王各嚴四兵交兵大戰波斯匿王大破阿闍世王所將兵弁復擒得阿闍世王身波斯匿王既得勝已與阿闍世王同載一車來詣佛所頂禮佛

足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此摩竭提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我於彼所初無怨嫌彼於我所恒懷憎嫉然其是我親友之子以是之故我今欲放令得還國佛言大王可放令去若能放彼王於長夜有大利益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力能破他軍　還為他所壞　力能侵掠人
還為他所掠　愚謂為無報　必受於大苦
若當命終時　乃知實有報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匿王於閑靜處作是思惟佛所教法極有義利能得現報無有熱惱不待時節能將於人到于善處語諸人言汝等來善示汝妙法夫為智者自身取證深得解達須善友須善同伴恒應親友如是善友不向惡友并惡知識遠離惡伴思惟是已從坐處起往詣佛所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於閑處作是思惟佛所教法有大義利能招現報無諸熱惱不待時節乃至不與惡友交遊佛告王

曰實爾實爾佛所教法有大義利能招現報乃至不與惡伴交遊我於往時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惡伴交遊不與善伴交遊不知佛所說法有大義利能招現報乃至不與善

法能得現利及後世利作是念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頗有一法修能得現利後世利不佛告王曰我有一法修行增廣現在未來多所饒益所謂修行不放逸法現得利益來世亦利譬如大地能生百穀一切草木一切善法亦因不放逸生不放逸增長不放逸廣大天王猶如大地一切種子因地而生因地增廣一切衆生因不放逸亦復如是一切根香中黑堅實香最為第一此事亦爾一切善法因不放逸為第一此事亦爾一切善法因不放逸為本不放逸者是實法因不放逸者善法生處一切華鬘中乾陀婆梨瑟華鬘最為第一一切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水生華中青蓮華第一一切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畜生跡中象跡最大一切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如與賊戰能先出鬪名為第一一切善法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獸中師子第一善法之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樓觀高波那羅最為

第一善法之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閻浮提樹閻浮提界上樹最為第一善法之中不放逸為第一餘如上說一切詹婆羅樹中鳩羅詹婆羅最為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波吒羅樹中錦文芭吒羅為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樹中波梨質多羅為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山中須彌山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金中閻浮檀金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妙衣迦尸衣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色中白為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鳥中金翅鳥為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明中日光為第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餘如上說上諸修行善行不放逸者是其根本是其生因是故大王汝今應修不放逸法亦應依止不放逸法王若如是王之夫人及以妃后亦不放逸王子大臣及諸官屬亦復如是若不放逸即是守護中宮外內以不放逸

故倉庫盈滿王不放逸則爲自護并護一切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不放逸最勝　放逸多譏嫌　今世不放逸
後世得大利　現利他世利　解知二俱利
是名爲健夫　明哲之所行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十四）（五）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於閑靜處作是思惟世有三
法一者可憎二不可愛三不可追念何謂可
憎所謂老也何謂不可愛所謂病也何謂不
可追念所謂死也波斯匿王思惟是已即從
座起往詣佛所頂禮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
世尊我於靜處作是思惟世有三法一者可
憎二者不可愛三者不可追念何謂可憎所
謂老也何謂不可愛所謂病也何謂不可追
念所謂死也佛告王曰如是如是此三種法
實如王言佛言大王世間若無此三佛不出
世亦不說法以有此三故佛出世爲衆說法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王車嚴飾盛　莊校甚奇妙　久故色毀敗

如身必歸老　實法無衰老　展轉相付故
咄哉老賊惡　端正殊妙色　汝能壞敗也
設壽滿百年　必入于死徑　病來奪其力
老將付與死　是故常樂禪　檢心勤精定
了知生邊際　勝彼魔軍衆　度有生死岸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布施之時應與何處佛答王曰修布施者隨意所樂布施於彼王復問佛布施何處得大果報佛答王曰汝問異前我今問汝隨汝意答如出軍陣欲鬪戰時如東方有剎利盛壯有力然其不能善解兵法亦復不知善調其身及以射術畏憚前敵生于驚懼每常先退不能住其所止之處射箭不遠設復射箭終無所中（校六）不堪處彼大陣之中（六）大王若鬪戰時有如此人王當安慰汝親近我當重賞賜王能爾不王言世尊我實不用如是之人何以故鬪戰之時所不須故南方有婆羅門西方有毗舍北方有首陀亦復如

是如此人等王當用不王言若鬪戰時皆所不用佛言若鬪戰時東方有剎利來年在盛壯身體長大驍勇有力善解兵法兼知射術種種諸術多諸手技善能調身勇於向敵大膽不懼心無驚畏見敵不退往所住處彎弓遠射能中於物箭不虛發勇悍直進能壞大陣大王若鬪戰時當用何者王答佛言用勇健者何以故鬪戰之法須勇健故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佛告大王如是大王若有沙門婆羅門五支不具不任福田復有五支滿足堪任福田施得大果得大利益極為熾盛果報增廣云何名為具於五支斷除五蓋云何斷除五蓋斷除欲蓋瞋恚睡眠掉悔及疑自知除五欲名斷除五蓋云何滿足五支滿足無學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若能滿足如是五支沙門婆羅門施得大果名大熾然果報深廣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有一人　驍勇有大力　兼善解射術
衆技悉備知　鬪戰須此人　當厚賜財寶
并與其爵賞　不擇其種姓　但録其功勳

大王應如是　若能行善者　柔和修忍辱
能見四真諦　得入於聖位　供養黠慧者
不應擇種姓　住處悉應有　飲食并卧具
如此之供養　應有具戒者　於大洪流中
應作浮囊栰　并造作橋船　自渡亦濟他
安置多聞者　譬如有密雲　遍覆於世界
雷光甚赫曜　雷音聲遠震　降注于大雨
土地普沾洽　衆卉木叢林　無不蒙潤者
禾稼既滋茂　農夫生悅慶　如是信施主
多聞能惠施　無有慳嫉者　潤澤喻飲食

勸讓益進與　如雷音遠震　譬如降注雨
大獲於子實　能修布施者　大獲於功德
後得涅槃樂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
坐白佛言世尊婆羅門種常生婆羅門家剎
利種常生剎利家不佛答王曰汝今不應作
如是語何以故有四種人一者從明入明二
者從明入冥三者從冥入明四者從冥入冥

何謂從冥入冥若有衆生生於下賤貧窮之者或生魁膾技巧之家或身羸瘦其形極黑聾盲瘖瘂諸根不具爲他作使不得自在如此之人或身行惡業或口作惡業或心念不善身壞命終墮於地獄是名從冥入冥如前

（第六）

廁出復入一廁我說此人從冥入冥若如此人生於下賤及魁膾技巧或身羸瘦其形極黑聾盲瘖瘂諸根不具爲他走使不得自在是名爲冥若如此人能身行善能口行善能意行善身壞命終得生天上如此人從地而

（八）

起得昇於牀從牀而起得乘於車從車而起得乘於馬從馬而起得乘於象從象而起得昇宮殿以是緣故我說從冥入明何謂從明入冥若有人生於刹利家或復生於婆羅門家或生大長者家多饒財寶巨富無量庫藏盈溢多諸僕從輔相大臣親友眷屬亦甚衆多身形端正有大威力如是之人是名爲明若此之人身行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業身壞命終墮於地獄如人從宮殿下墮於象上從象上下而乘於馬從馬上下而乘於車從

車上下而坐於牀從牀而下墮落於地從地而墮墜於糞坑我說此人從明入冥何謂從明入明若有人生於剎利家大婆羅門家或生長者多饒財寶巨富無量庫藏盈溢多諸僕從輔相大臣親友眷屬亦甚衆多身形端正有大威力此名爲明如此之人身行善業口行善業意行善業身壞命終得生天上如似從一宮殿至於宮殿從象至象從馬至馬從車至車從牀至牀如此之人我說從明入明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大王汝當知　貪窮不信者　瞋恚懷嫉妒
恒起惡覺觀　邪見無恭敬　沙門婆羅門
持戒及多聞　見則加罵辱　設有少財物
無有奉施心　毀罵施與者　如此之業緣
必墮於地獄　是業墮地獄　名從闇入闇
大王今當知　貧窮好施者　有信無瞋恚
慚愧而好施　沙門婆羅門　持戒及多聞
起敬禮問訊　常行正善行　自施讚施者
受者亦讚歎　如是至後世　生三十三天
此名從此闇　將入於明處　大王又當知

大富而不信　心常懷瞋恚　常起貪嫉妒
邪見不恭敬　沙門婆羅門　持戒及多聞
見則加罵辱　無有奉施心　從此而命終
墮於惡地獄　名從明入闇　大王又當知
大富信無瞋　慚愧得具足　能捨大慳心
沙門婆羅門　持戒及多聞　起敬而問訊
常行於正善　自施讚施者　受者所歎譽
捨此身命已　以是果報故　生三十三天
此名從於明　而入於明處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波斯匿王於日中時乘駕輦輿往詣佛所身
體塵坌爾時世尊而問王言大王何故以日
中來至於此身體塵坌王白佛言世尊國事
廣大衆務猥多斷理麤訖來詣佛所以是之
故身體坌塵佛言大王我今問汝隨汝意答
大王譬如有人從東方來稟性正眞未曾虛
欺爲衆所信設語王言今者東方有大石山
上連於天下連於地從東方來其所歷處所
有林卉有生之類悉皆摧碎南西北方亦復

如是皆為衆人深生信心亦相謂言今者四方有大石山一時俱至又無孔穴可逃避處天龍人鬼有生之類咸皆碎滅甚可怖畏佛告王曰當於爾時設何方計而得免難王言世尊當爾之時更無方計唯信佛法修行眞行更無餘方佛言大王如王所說乃至除信佛法更無餘計大王何故作如是語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設如灌頂受王位者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各嚴戰具如此大山無可共鬪刀箭弓矟無可用處若無呪術錢財貢獻如此之事無如之何亦復無有求名捕力諍勝之處是故世尊我言應修善法遠離虛妄除信佛法更無餘計佛言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若山能壞壯年盛色病山能壞一切强健死山能壞一切壽命衰耗之山能壞一切榮華富貴妻子喪沒眷屬分離錢財亡失大王有如是四方碎壞世間隨逐於人實如汝言唯有修行眞法除於佛法更無餘計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譬如四方有大山　廣大深厚無崖際

從四面來一時至　憧惶奔走無避處
象車馬兵不能拒　呪術財寶不能却
如是大王無常山　老病死山衰滅山
殘滅一切有生類　刹利首陀婆羅門
乃至下賤眞陀羅　在家出家修梵行
及以全戒至毀禁　悉皆殘滅無遺餘
是以智人應修善　遵崇三寶行衆福
身口及意常清淨　現得名譽後生天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在一面
坐時祇洹中有長髮梵志七人復有裸形尼
乾七人復有一衣外道七人身皆長大波斯
匿王見諸外道在祇洹中經行彷徉時波斯
匿王從座而起合掌敬心向諸外道自說我
是波斯匿王如是三說佛告波斯匿王何故
見此長髮裸形一衣之人如此恭敬王言世
尊我國有此三人阿羅漢中名為最勝佛告
王言汝不善知他心所趣云何知是羅漢非
羅漢也如共久處用意觀察爾乃可知持戒

破戒雖復久處聰智能知愚者不知若其父母親里眷屬有死亡者可分別知若無此事難可了知若遭厄難爲人逼迫强令行殺害或爲女人私處逼迫而不犯戒可知堅實隨逐觀察乃能可知淨行不淨欲試其智聽其所說唯有智者善能分別唯有智人久處共住爾乃可知王即讚佛言善哉世尊如佛所說久處共住爾乃可知持戒破戒臨難別人觀察其行知淨不淨講說議論乃別其智凡此上說有智能知愚者不知久處乃知非可卒知何以故我所使人亦使著如是形服使遠至他國察彼國中或經八月或至十月作種種事已還來歸國五欲自恣一切所作如前無異是以知佛所說實是善說王又白言世尊我亦先知有如是事但卒不觀察便起恭敬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不以見色貌　而可觀察知
不可即便信　相貌似羅漢
形貌種種行　都不可分別
亦復如塗錢　愚者謂是金
若卒見人時　實不攝諸根
如似塗耳璫　其內實是銅

如是諸人等　癡闇無所知　外相似賢聖
內心實毒惡　行時多將從　表於賢勝者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五國王共集一處各相謂言五欲之
中何者最妙一王說曰色為第一次王說言
聲為第一次王說言味為第一第四王言香
為第一第五王言細滑第一諸王心意人各
不同各見第一乃相謂言我等心意所美不
同各競其理可詣佛所稟受分別波斯匿王
而為上首共詣佛所五王爾時禮佛足已在
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等五王私共議論五
欲之中何者第一一王說言色為第一如此
五王所說不同各稱第一所謂不同故來詣
佛所諮問斯義何者第一佛說若於色中取
其像貌心意封著稱適其意當於爾時設有
妙色勝於此者但以所著為勝不顧色妙聲
香味觸亦復如是乃至於觸受其相貌心意
計著以為最勝爾時有一婆羅門名曰毘疑
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

言世尊欲有所說唯願聽許佛告畢陵宣知
是時畢陵即說偈言
夫伽大王畜寶鎧　摩竭提主得大利
佛出其國最上寶　名稱普聞如山王
譬如蓮華新敷榮　光映泉池香遍至
佛亦如日處虛空　光明周普照世界
諦視如來智慧力　猶如猛火燄熾盛
開諸眼目作大明　諸有疑惑來稟化
一切悉得決所疑
五王皆讚美說偈各以上衣以用賞之爾時
五王聞佛所說皆大歡喜從座而去王去已
後畢陵合掌向佛即以五衣奉上於佛唯願
納受佛即納受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身體肥大喘息極（相六）（十四）麤往詣佛
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告王言王今身體
極為重大至於動轉出入息時極為大難王
白佛言如是如是如世尊教今患此身以為
慚愧用自譏訶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夫人常當自憶念　若得飲食應知量
身體輕便受苦少　正得消化護命長
爾時烏帶摩納在於衆中王告摩納言汝能
受持此偈於我食時常能爲我誦此偈不苦
能誦者我當賞汝日百金錢我之所食常當
聽汝先我前食烏帶摩納爾時答言我能佛
重爲波斯匿王種種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
住波斯匿王禮佛而退烏帶摩納小在後住
受持此偈佛告摩納王若食時恒爲王說如
此上偈爾時波斯匿王日日減食身體日日
轉小漸得輕便波斯匿王後至佛所身體輕
便轉得端正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奉佛勅
教現身之中受無量樂南無佛婆伽婆至眞
等正覺知我現報現前利益由節食故
得勝毀壞從佛教（卷六）一法福田可猒患
明闇石山著一衣（十五）諸王喘息名跋瞿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摩納名阿修羅鹽往詣佛所不善口意
面於佛前加諸罵辱爾時如來見聞是已即
說偈言

行善不瞋恚　布施常實語　不瞋不害者
勝於懷惡忿　慳貪及妄語　親近惡人者
當知此衆生　積瞋如丘山　瞋恚如逸馬
制之由轡勒　控轡不名堅　制心乃名堅
是故我今者　名爲善調御

爾時摩納即白佛言我實愚闇所爲不善面於佛前加諸罵辱唯願世尊哀受我懺佛言摩納知汝至心憐愍汝故受汝懺悔使汝從今善法增長無有退轉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摩納名曰毘羼往詣佛所面於佛前不善口意罵詈世尊加諸誹謗種種觸惱爾時如來見聞是已語毘羼言譬如世間於大節會鋸無提日當於其夜汝於彼時頭有衣服瓔珞種種餚饍飽親戚不毘羼答言實爾飽與佛告毘羼若彼不受汝之所飽此飽屬誰毘羼答言若彼不受我還自取佛言如是如是毘羼汝於如來至眞等正覺所面加罵辱作諸謗毀種種觸惱汝雖與我我不受取譬

如世人有所捨與前者受取是名捨與亦名受取有人雖施前人不受是名爲捨不名爲受若人罵詈瞋打毀呰更還報者是名爲捨是名爲受若人罵詈瞋打毀呰忍不加報是名爲捨不名爲受卑疑言瞿曇我聞先舊長老宿德咸作是言世若有佛無上至眞等正覺面前罵詈終不生惱我今罵汝汝便生惱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無有瞋恚者　於何而得瞋
無瞋汝當知　若瞋不報瞋　調順正命者　鬪戰難爲勝
若不加報者　是則名爲上
行善勝不善　不瞋勝於瞋
不瞋不害者　常與賢聖俱
積瞋如丘山　瞋恚如狂象
轡勒未爲堅　制心乃名堅
名爲善調乘　制之如轡勒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在祇洹外露地經行時婆羅突邏闍極爲惡性往詣佛所面於佛前惡口罵辱

生大瞋惱加諸毀謗望佛慚恥爾時世尊見罵是已默然而住時婆羅突邏闍見佛默然復作此言汝今默然我已知汝墮於負處爾時如來即說偈言

除法勝負者　寂滅安隱眠

婆羅門言瞿曇我實有過嬰愚無智所為不善今我自知唯願世尊聽我懺悔佛告婆羅門汝於面前毀罵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加諸誹謗種種觸惱汝實愚小癡惑無智所作不善我隨汝故受汝懺悔使汝善法增長

復行不退受懺悔已婆羅門甚大歡喜頂禮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婆羅門突邏闍遥見如來疾走往趣到佛所已復於佛前面加罵辱毀謗世尊種種觸惱又復掬土欲以坌佛然所掬土風吹自坌不能汙佛爾時如來見是事已即說偈言

無瞋人所横加瞋　清淨人所生毀謗

如似散土還自坌　譬如農夫種田植

隨所種者獲其報　是人亦爾必得果
婆羅門言我實有過嬰愚無智所為不善唯
願如來聽我懺悔佛言汝於如來阿羅訶三
藐三佛陀所面加毀謗癡惑之甚如汝所說
我愍汝故受汝懺悔使汝不退善法增長婆
羅門蒙佛聽許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俱薩羅國還至舍衛國
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婆羅門名曰反戾聞
世尊遊俱薩羅還舍衛祇樹給孤獨園時婆
羅門而作是念我當往至沙門瞿曇所彼有
所說我當反戾時婆羅門作是念已即詣佛
所爾時世尊數千億眾前後圍遶而為說法
世尊于時遙見彼婆羅門來默無所說時婆
羅門來到佛所語佛言何不說法我欲聽之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揭大
若求過短者　意欲譏彼闕　汝不清淨心
瞋恚極懷忿　諸佛所說法　終不能解悟
善順離諍訟　并祛不信心　遠離諸惱害
及以嫉妒想　若能如此者　善聽為汝說
時婆羅門而作是念瞿曇沙門已知我心即

起禮佛而作是言我實有過所念不善唯願世尊受我懺悔爾時世尊以憐愍故受其懺悔及戾歡喜頂禮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無害摩納往詣佛所問訊安慰情報備到致問訖在一面坐白佛言瞿曇我名無害因此名故得無害不佛言汝身口意都不生害故稱無害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身不毀言　口意亦然　是故號汝　名為無害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次第乞食次到婆羅突邏闍大婆羅門家時婆羅門清淨澡手即取佛鉢盛滿美飯以奉世尊於第二日及第三日亦次乞食至婆羅突邏闍婆羅門作是念今此剃髮沙門數來乞食似我知舊佛子爾時知婆羅門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天雨數數降　五穀數數熟　道人數數乞
檀越數數與　數數生天上　數數受果報

婦女數懷妊　數數生子息　數數穀牛乳
數數得酥酪　數數受於生　數數消滅盡
數數至於死　數數悲苦惱　亦復數數燒
數數埋塚墓　得斷後有道　則止不數數
若不數數生　亦不數數死　得不數數憂

亦不數號哭　爾時婆羅門　聞說是偈已
心生最上信　踊躍甚歡喜　即取世尊鉢
盛滿種種食　欲以授與佛　佛不為其受
所以不受者　為說法偈故　奉上如來世尊不受當以與誰佛言我不見
時婆羅門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所施之食　沙門婆羅門若魔若梵若食此食有能如法
得消化者佛復言此食宜應若置無蟲水中
無蟲草中時婆羅門承佛教勑尋以此食置
無蟲水中即時熾然煙炎俱出洞洞振爆聲
大叫裂婆羅門作是言沙門瞿曇所為神足
實為希有於少食中尚作此變婆羅門見斯
事已即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
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衣著
身便成沙門具足戒此姓子信家非家

出家修道晝夜精勤正念覺意在前志念堅固所作已辦梵行已立自身取證不受後有成阿羅漢心善得解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舍衛城中婆私吒婆羅門女於佛法僧前心信清淨歸依三寶心不生疑苦集滅道亦不生疑得見四諦逮第一果見法同等其夫婆羅門姓婆羅突遲闍爲夫所使足跌倒地從地起已叉手合掌向佛方所而作是言南無佛陀如來至眞等正覺眞金之色圓光一尋身體方整如尼拘陀樹說法第一第七仙聖解脫世雄我之世尊爾時其夫婆羅門聞婦此語極生瞋忿而罵詈言汝是顚狂旃陀羅也誰令爲此癡旃陀羅作蠱道也更無如汝極下賤者汝於三明大婆羅門所不能恭敬方禮禿頭瘦黑之人如此沙門共耶那羅延鬪人種者極相讚歎汝若信樂極深厚者咄我於今請與汝師共相講論婦語夫言我都不見若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有能與佛共講論者其婦復言南無佛陀如來

至真等正覺真金之色身體方整圓光一尋
如尼拘陀樹說法第一第七仙聖解脫世雄
我之世尊汝自知時婆羅門即詣佛所問訊
已訖在一面坐說偈問曰
摧壞何物得安眠　除去何法獲無憂
是何一法能死滅　瞿曇沙門為我說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摧壞瞋恚得安眠　除滅瞋恚得無憂
瞋恚詐親能死害　摩納如是應當知
滅除瞋恚聖所諸　能害彼者得無憂
爾時世尊為婆羅門如應說法示教利喜次
第為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苦惱
之本出要為樂廣示眾善白淨之法時婆羅
門聞佛所說心開意解踊躍歡喜佛知摩納
心意調濡踊躍歡喜心無狐疑堪任法器為
說一法堪任解悟如諸佛法為說四諦苦集
盡道廣為說已時婆羅突邏閣聞佛所說如
白淨氎易受染色即於座上見四真諦了達
諸法得法真際度疑彼岸不隨於他得無所
畏即從座起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已出

離今欲歸依佛法僧寶盡我形壽為優婆塞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即於佛所得不壞信禮佛歸家其婦見夫如上歎佛我師如是汝共語耶夫答婦言我不見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有能與佛共論議者復語婦言與我衣來婦即與之既得衣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於佛法中出家學道佛即然許命一比丘度使出家既出家已稱出家法獨已專精餘如婆羅突邏閣經中廣說乃至得阿羅漢心得好解脫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婆羅門名曰摩佉往至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爾時摩佉白佛言世尊今我家中若有一人來及三人來眾多人來我盡施與瞿曇我行如是施獲大福不佛時答有實獲大福若施一人及眾多人悉皆施與獲得無量阿僧祇福摩佉婆羅門即說偈言

我今樂設祠　所以施復施　為來福德故

我今問牟尼　願聞佛所說　我今謂世尊　壽命極長久
與梵天齊等　云何得解脫　云何至諸趣　時摩佉婆羅門聞佛所說作禮而去歡喜奉
云何階梵天　云何作正禮　及以爲祠王　行
得生於梵天　壽命長無極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爾時剎利波羅旬空婆羅門往詣佛所問訊
欲使設祠時　歡喜而施與　作已三時善　世尊在一面坐即說偈言
緣善故心喜　隨其安心施　悉能離過患　剎利久修諸苦法　終不能得名爲淨
善除於貪欲　正斷欲解脫　若修慈無量　婆羅門讀三常陀　如是得名爲清淨
是名具足禮　便得心具足　於善趣亦生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如是祠祀者　是多爲正禮　得生梵天上　汝謂爲清淨　其實爲不淨

婆羅門問佛汝說清淨道亦說無上清淨云何是清淨道云何是無上清淨佛說偈答言

乾竭欲於泥　亦竭于瞋癡　是名無上淨
正見正思惟　正語及正業　正命憙正志
正念及正定　如是婆羅門　是名清淨道
數數習正觀　數數修正定　增廣於正定
得斷於貪欲　亦斷瞋恚癡

婆羅門言汝說淨道已亦說無上清淨我今家事所纏辭退還歸佛言婆羅門宜知是時

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第一阿修羅早疑　二種瞋罵及反戾
婆私吒摩佉刹利　以是十種名為十

別譯雜阿含經初誦卷第四

音釋

阿闍世梵語也此云未生怨闍音蛇與開同持悍侯旰切勇也驍古堯切健也彎烏還切引開矢也浮囊薄交切浮囊渡海具也或以牛羊皮為袋或以巨牛脾皆吹氣令滿以防漂溺栰筏栰也甿鬼若回切凡為首者曰甿胎古外切胎內也甿隨謂為首之帥殺者讎音

聾虛紅切耳聵也盲莫枰切目無童子也瘖瘂於今切疾病不能言也瘂烏下切口不能言也　㗱擧者所舉之車曰㗱擧　猥王鎋切鄙頷也　揬古嶽切校也競也　疑梵語婆雞門名也疑魚力切惑也　喘息喘昌兗切疾息也喘息疾也息謂出入喘息謂出入息也　飽式亮切飽也飫也　跌徒結切踞跋也　㪷古候切謂穀取牛乳也　湩子入切沸聲也　調濡濡音軟調濡謂調和柔軟也

別譯雜阿含經初誦卷第五　　禍七

先譯人名附秦録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婆羅門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在於佛前而說偈言

禍七

云何戒具足　威儀不闕減　一修習何等業　成就何等法　而能得名爲　三明婆羅門　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能知於宿命　見天及惡趣　盡於生死有　三通并三明　心得好解脫　斷欲及一切　成就上三明　我名爲三明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踊躍歡喜退坐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阿難從佛向舍衛城時於糞聚窟中見夫妻二人年紀老大拄杖戰慄如老鸛雀佛遙見已告阿難言汝見夫妻二人極爲老朽在糞窟不阿難白佛言唯然已見佛告阿難如斯老人若年少時在舍衛城中應爲第一長者剃除鬚髮被服法衣應得羅漢若少年時聚積財錢應爲第二

長者若出家者剃除鬚髮被服法衣應得阿那含若第三時聚集錢財應為第三長者剃除鬚髮被服法衣應得須陀洹如今老熟亦不能聚財不能精勤亦不得上人法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少不修梵行　亦不聚財寶　猶如老鸛雀
棲止守空池　不修於梵行　壯不聚財寶
念壯所好樂　住立如曲弓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老婆羅門年耆根熟先於往日多造衆惡極為麤弊毀犯所禁不修福善不先作福臨終之時無所依止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我於往日多造衆惡極為麤弊毀犯所禁不能修福久不修善亦復不能先作福德臨終之時無所依止佛言實如汝語老婆羅門言善哉瞿曇當為我說使我長夜獲於安樂得義得利佛言實如汝說汝於往日身口意業不行於善毀犯禁戒不修福德不能先造臨命終時作所恃

怙汝於今者實爲衰老先造衆罪所作麤惡
不造福業不修善行不能先造可畏之時所
歸依處譬如有人將欲死時思願逃避入善
舍宅以自救護如是之事都不可得是故今
當身修善行口意亦然若三業善臨命終時
即是舍宅可逃避處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人生壽命促　必將付於死　衰老之所侵
無有能救者　是以應畏死　唯有入佛法
若修善法者　是則歸依處
佛說是已第二經無差別應求歸依處大人
宜修善第三長行別偈則不同偈言
壯盛及衰老　三時皆過去　餘命既無幾
常爲老所患　近到閻王際　婆羅門欲生
二間無住處　汝都無資粮　應作小明燈
依憑於精進　前除於諸使　不復生老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老婆羅門往至佛所問訊佛已在
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吾今朽邁往昔已來造
作衆惡未曾作福未更修善又所不行離於
怖畏救護之法善哉瞿曇爲我說法使我命

終有所救護屋宅歸依逃避之處佛告婆羅門世間熾然何謂熾然謂老病死以是之故應身修善口意亦然汝都不修身口意善汝今若能於身口意修於善者即是汝之船濟乃至死時能為汝救護為汝屋宅為汝歸依逃避之處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失火家　焚燒於屋宅　宜急出財寶
以置無火處　生老病死火　焚燒於衆生
可應修惠施　賑濟於貧窮　世間金寶等
王賊水火侵　死時悉捨離　無有隨人者
施逐人不捨　猶如堅牢藏　王賊及水火
無能侵奪者　慳貪不布施　是名常睡眠
修施濟匱乏　是名為覺悟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烏答摩納往至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曇我如法乞財供養父母又以正理使得樂處正理供給得大福不佛言如是供養實得大福佛言摩納不限汝也一切如法乞財又以正理供養父母正理使樂

正理供給獲無量福何以故當知是人梵天即在其家若正理供養父母是阿闍黎即在其家若能正理供養父母正理得樂一切皆遥敬其家若能正理供養父母正理使樂正理供給當知大天即在其家若能正理供養父母正理與樂供給當知一切諸天即在其家何以故梵天王由正理供養父母故得生梵世若欲供養阿闍黎者供養父母即是阿闍黎若欲禮拜先應禮拜父母若欲事火先當供養父母若欲事天先當供養父母即是

供養諸天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梵天及火神　阿闍黎諸天　若供養彼者
應奉養二親　今世得名譽　來世生梵天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摩納名憂北伽往詣佛所稽首問
訊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婆羅門如法乞財
聚設大祀教他設祀如是之祀為當作祀為
當不作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馬脂及人脂　牛脂并美食　吸風開祀門
此六名大祀　作業雖廣大　仙聖所毀呰

牲羊及殺羊　牛王諸小牛　一切殺生類　能生於淨信　亦得心解脫
此不爲正祀　如是是邪祀　衆聖所不過　得世間衆樂　得生於勝處
若設正祀者　終不惱群生　不害有生命　是名爲智者　所設之大祀
設祀斷諸有　是名爲正祀　若設如是祀　佛說是已憂北伽摩納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大仙必往彼　施及祀餘場　宜與彼應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清淨心惠施　時施施何處　當施勝福田　時有摩納名憂北伽往詣佛所稽首問訊在
云何勝福田　所謂修梵行　若能如是施　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婆羅門如法乞財聚斂
斯名廣大祀　設如是大祀　以如法聚財　大祀教他設祀如是之祀爲當作祀爲當不
淨水手自與　若能如是施　諸天生信敬　作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名爲自他利　必獲大果報　如是設大祀　施設大祀具　不擾害群生　若能如是祀

所作皆清淨　是名祀深隱　梵行者所受
現於世間中　名聞極遠者　遠離於戰諍
如是祀可讚　諸佛所稱善　祀及祀及道
以清淨惠施　宜施彼應供　施時施何處
斯名廣大祀　諸天所信敬　以如法聚財
淨水手自與　若能如是祀　名為自他利
必獲大果報　如是之大祀　唯有智者能
能生於淨信　亦得心解脫　惱害不能加
得世間最樂　得生於勝處　名為有智者
佛說是已憂北伽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摩納名曰佛移往詣佛所稽首問
訊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為有幾法教在家
人處於家中得現報利并得利樂佛告摩納
有四法使在家人得現世報獲利益樂何謂
為四一能精勤二能守護諸根三得善知識
四正理養命云何精勤隨所作業家計資生
或為王臣或為農夫或復治生或復牧人隨
其所作不憚勤勞寒暑風雨飢渴飽滿蚊虻
蠅蜂雖有勤苦不捨作業為成業故終不休

廢是名精勤云何名為守護諸根若族姓子如法聚財設有方計不為王賊水火之所劫奪怨憎之處悉不得侵不生惡子是名守護云何名為近於善友若族姓子近於善友而此善友資性賢良終不奸盜亦不放逸飲酒醉亂吐出實言不為欺誑與如此人共為親友未生憂惱能令不生已生憂惱能使除滅未生喜樂能使得生已得喜樂能使不失是名善友云何名為正理養命若族姓子知其財物量其多少節其時用入多於出莫苟輕用譬如有人食憂曇果初食之時樹上甚多既食之已醉眠七日既醒悟已方覓失果宜處以理奢儉得中若有錢財不能衣食不能惠施極自儉用眾人咸言如是之人死如狗死宜自籌量不奢不儉是名正理養命摩納復白佛言修何等法令在家人現受其利後世得福佛告摩納有四種法能獲福報何謂為四所謂信戒及施聞慧云何名戒能行不殺乃至不飲酒云何名施施沙門婆羅門師長父母貧窮之者乞與衣食牀敷臥具病瘦

醫藥種種所須盡能惠與是名為施云何聞慧如實知苦知苦諦如實知集知集諦如實知道知道諦如實知滅知滅諦是名聞慧具足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精心修事業　勤守護不失　親近於善友　能正理養命　信戒施聞慧　除斷於慳貪　若能如是者　速獲清淨道　如是八種法　能得現利喜　於未來之世　亦得天上樂　佛說是已佛移摩納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彌絺羅國菴婆羅園爾時婆私吒婆羅門女新喪第六子為喪子故心意錯亂躶形狂走漸走不已至彌絺羅菴婆羅園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圍遶說法時婆私吒婆羅門女遥見世尊還得本心慚愧蹲地佛告阿難與其鬱多羅僧汝可將來我為說法阿難受敕即與鬱多羅僧婆私吒婆羅門女尋取衣著往詣佛所頭面禮足爾時世尊為婆羅門女宣種種法示教利喜如昔諸佛為說法要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苦惱之本出要為樂爾時世尊廣為說

法知彼至心欲離蓋纏爲說四諦苦集滅道
此婆私吒女聰明解悟聞法能持譬如淨白
氎易受染色婆私吒女即於座上見四眞諦
見法到法知法度疑彼岸自已證知法不隨
他教信不退轉於佛教法得無所畏即從座
起合掌禮佛白佛言世尊我今已得度於三
惡盡我形壽歸依三寶爲優婆夷盡壽不殺
清淨信向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亦復
如是時彼婦女聞法歡喜禮佛而去更於異
時婆私吒喪第七子心不愁憂亦不苦惱亦
不追念躶形狂走爾時其夫婆羅突羅闍說
偈問言

汝昔喪子時　追念極荼毒　愁憶纏心情
彌時不飲食　今者第七子　遇患而命終
汝備爲慈母　何故不哀念

時婆私吒即便說偈答其夫言

從無量劫來　受身無崖際　由於恩愛故
子孫不可計　處處皆受身　喪失亦非一
生死曠路中　受苦無窮已　我了於生死
往來之所趣　是故於今者　都無哀念情

其夫婆羅門復說偈言
如汝所說者　自昔未曾有　於誰得解悟
而能忘所憂
時婆私吒復以偈答
婆羅門當知　往日三佛陀　於彼彌絺羅(梁七)
菴婆羅園中　說斷一切苦　幷與盡苦道(九)
修八聖道分　安隱得涅槃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今亦欲詣　菴婆羅園中　諮問彼世尊
除我念子苦

時婆私吒復說偈言
佛身眞金色　圓光遍一尋　永斷衆煩惱
超度生死流　如是大導師　能調伏一切
衆生咸蒙化　故號爲眞濟　汝今宜速往
詣彼世尊所
時婆羅門聞婦所說歡喜踊躍即時嚴駕詣
彼園中遥見世尊威光顯赫倍生恭敬到已
頂禮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以他心智觀察彼
心知其懇重即時爲說苦集滅道及八正道
如此等法能至涅槃時婆羅門聞是法已悟

四眞諦已得見法尋求出家佛即聽許既出家已修不放逸於三夜中具得三明佛記彼人得阿羅漢是故更名爲善生也已得三明勑其御者婆羅提言汝可乘於所駕寶車還歸於家語婆私吒汝於我所可生隨喜所以者何佛今爲我說四諦法又蒙出家獲於三明是故於我應生淨信時婆羅提乘車還家時婆私吒見車已還問御者言彼婆羅門見於佛不御者白言婆羅門即於座上見四眞諦既見四諦求索出家佛聽出家得出家已於三夜中獲阿羅漢爾時其婦語御者言汝今能傳是善消息當賜汝馬及千金錢御者白言我今不用馬及金錢我欲願往詣世尊所聽受妙法婆私吒言汝若如是實爲甚善若汝出家速能獲得阿羅漢道婆私吒語其女言汝善持家受五欲樂我欲出家女孫陁利即白母言我父尚能捨五欲樂出家求道我今亦當隨而出家離念兄弟眷戀之心如大象去小象亦隨我亦如是當隨出家執持瓦鉢而行乞食我能修於易養之法不作難

養婆私吒言汝所欲者眞爲吉善所願必成
我今觀汝不久必當得盡於欲離諸結使時
婆羅門婆羅闍婆私吒并孫陀利悉共相隨
俱時出家皆得盡於諸苦邊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毗舍離國大林之中爾
時如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攝其衣鉢
并復洗足坐一樹下住於天住時有一婆羅
門名鬱漆羅突邏闍失牸牛遍處推求經
於六日不知牛處次第求覓趣大林中遥見
如來在樹下坐容貌殊特諸根寂定心意恬
靜獲於最上調伏之意如似金樓威光赫然
見是事已往詣佛所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云何比丘樂獨靜　如是思惟何所得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我於諸得失　都無有愁憂　汝莫謂於我
與汝等無異　禍七　十一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此中眞是梵住處　實如比丘之所說
我欲論於家中事　唯願少聽我所說
沙門汝今者　宴坐林樹閒　亦無有失牛

六日之憂苦　當知此沙門　真為寂然樂
汝亦不種稻　何憂於灌水　亦不憂稻穗
有出不出者　如是等衆苦　汝今久捨離
亦不種胡麻　又不恐荒穢　汝亦無如是
芸耨之苦惱　當知彼沙門　實為寂然樂
我室有草敷　敷來經七月　中有衆毒蟲
蠍螫生苦惱　汝無如是事　沙門為快樂
汝無有七子　儻倏難教授　舉貸負他債
汝無如是事　沙門為快樂　汝又無七女
或有產一子　或無有子者　喪夫來歸家
無有如是事　晨朝來至門　債索所負物
沙門為快樂　鼷鼠在中戲　汝無有朽舍
通夕不得眠　中夜驅起　張觿出音聲
日夕常罵詈　或云負他債　汝無有惡婦
沙門無此事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醜陋目黃睛
婆羅門當知　汝言為至誠　或說家寒苦
已經於六日　無有如斯事　當知為快樂
亦無諸債主　無有如是事　無賊偷我牛
遍中諸空器　擾亂廢我睡　真實為快樂

我實無稻田　而生乏水想
有出不出者　我無如是苦
我無胡麻田　生草而荒穢
眞實爲快樂　我實無草敷
又無毒蟲出　蠍螫家眷苦
眞實爲快樂　我無有七子
各自作債負　爲他所敦迫
或產不產者　喪夫還歸家
我亦無債主　晨朝來扣門
又亦無打舍　滿中諸空器
又不憂稻穗　振鐸出音聲
當知爲快樂　擾亂廢我睡
我無如是苦　黃眼而醜陋
生草而荒穢　或說我家負
我無如此事　眞實爲快樂
經歷於七月　不得免是苦
我無如此事　亦無有惡婦
懽悕而難教　日夕常罵詈
我又無七女　都無如斯苦
我無如此苦　汝不斷愛憎
徵索所負物　不得免是苦
嚴駕而戲其中　竟宿不得眠
然後得快樂　中夜強驅起
爾時世尊爲婆羅門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廣　或云負他債
說如上乃至盡諸有結不受後有時尊者鬱　婆羅門當知
漆羅突遲閣得阿羅漢得解脫樂踊躍歡喜　斷欲離於愛
而說偈言

今我極喜樂　大仙所說法　聞法得解脫
都無諸取捨　不虛見世尊　遇佛獲道果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娑羅婆羅門聚落爾時
世尊於其晨朝著衣持鉢欲入娑羅聚落乞
食有非時雲起天降於雨如來避雨至彼聚
落時聚落中婆羅門長者共集論處遥見佛
來咸作是言剃髮道人知何等法佛聞其言
即告之曰汝婆羅門有知法者不知法者剎
利居士亦復如是爾時世尊說偈言

終不於親友　令其生屈伏　王者亦不取
不應伏者伏　妻不求夫伏　父母衰老至
子應致敬養　不宜生勃逆　無有衆聚處
而無賢良人　無有善丈夫　而不說法語
斷於貪瞋癡　所說皆如法
時諸婆羅門言汝善知婆羅門法來入此衆
即時敷座請佛就座爲我說法我等樂聽爾
時世尊入其衆中坐其座上爲說種種法示
教利喜而說偈言

若默無所說　莫知其愚智　要因於言說
然後乃別知　若說妙法者　說法趣涅槃

是以應言說　熾然於法燈　已立仙聖幢
皆由於言說　言說即聖幢　是以不應默
佛說是已從座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拘薩羅爾時彼國有婆羅門名曰天敬其聚落中有止客舍爾時尊者優波摩那為佛侍者止客舍中如來于時微患風動苦於腰脊尊者優波摩那著衣持鉢詣天敬婆羅門家爾時天敬在於門中剃鬚而坐彼婆羅門遥見尊者即說偈言

落髮服法衣　手中執應器　住立我門側
將欲何所求

時尊者優波摩那以偈答言

大羅漢善逝　牟尼患背痛　須少煖藥水
故來從汝乞

時婆羅門即取鉢盛滿酥油黑石蜜一盛煖藥水一車而以與之爾時尊者既得之已齎詣佛所即以此油并煖藥水洗塗佛身飲黑蜜漿背痛即愈時天敬婆羅門於後日朝往詣佛所問訊世尊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以偈問婆羅門言

云何婆羅門　行婆羅門法　施何獲大果
何者是施時　於何福田中　獲得於勝報
時婆羅門復以偈答言
有多教學者　多聞能總持　父母眞正淨
顏容悉端嚴　如是等名爲　三明婆羅門
若施如斯處　能獲大果報　隨時施衣食
是名勝福田
時婆羅門復以偈問佛
瞿曇說何種　名爲婆羅門　云何爲三明
施何得大果　何者是施時　云何勝福田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明知於三世　見人天惡趣　得盡于生死
幷獲諸神通　心智得解脫　是謂爲三明
施彼得大果　是名勝福田
時天敬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拘薩羅國夜止婆羅林（偈七）
爾時有一婆羅門近林耕植由晨行田因到（十五）
佛所白佛言世尊我近林耕故樂此林汝今
亦樂此婆羅林將非此中而耕種耶時婆羅
門即說偈言

汝今欲種植　而樂此林耶　無侶喜空寂
以此林樂耶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我於斯林中　都無有所作　拔斷其根本
一切盡枯摧　於林而無林　已得出於林
我永棄所樂　禪定斷染著　善能滅諸結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汝實名佛陀　於諸世間尊　盡後有邊際
離於諸畜積　世間之最上
汝傾欲華幢　故號為世尊

婆羅門說是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拘薩羅國在娑羅林時
有一婆羅門去林不遠五百摩納從其受學
時彼婆羅門每念世尊如來何時來遊此林
當往諮問釋我疑滯時婆羅門遣諸摩納詣
林採薪欲以祀火時諸摩納既至林已見於
如來在樹下坐端正殊特容貌和懌如真金
樸暉光赫然時諸摩納覩如來已尋負薪歸
白其師言和尚昔日每思見佛今者如來近
在此林若欲見者宜知是時時婆羅門聞是

語已即詣佛所問訊起居在一面坐即說偈言

深林極茂盛　其中甚可畏　何故獨宴坐　各各生染著　一切諸結使　皆因無智起
修禪無懼心　又無衆音聲　可以娛自身　我斷無智根　吐結欲泥乾　悉斷於志求
云何樂閑居　實爲未曾有　汝爲求大梵　亦無諸諂曲　於諸善法中　證知得清淨
世界自在主　爲求於帝釋　三十三天尊　正智無上道　修禪離欲者　於諸禪自在
何故樂獨處　可畏深林中　常修於苦行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具三十二相
將欲何所求　於無數境界　我今稽首禮　歸依牟尼尊　於林得解脫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多懷諸疑惑　著有所欲者　解悟無量覺　於人天中尊　無生拔毒箭
端正無與等　猶彼雪山王　言說最第一
而不著於林　清淨解脫者
如來所說法　於諸論中上

人中師子吼　敷演四眞諦　廣度於一切
自離於大苦　亦度諸群生　咸令得安樂
願為說此法　我今歸命禮　得度於彼岸
離諸怖畏者　善來至此林　令我得值遇
天人大導師　能除滅衆生　一切諸煩惱

爾時婆羅門說是偈已歡喜而去（校七）（十七）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拘薩羅國爾時世尊止於孫陀利河岸時彼岸側有住婆羅門往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即白佛言汝欲入此河中浴耶佛問之曰入此河浴有何利益婆羅門言今此河者古仙度處若入洗浴能除衆惡清淨鮮潔名為大吉佛聞是已即說偈言

非彼孫陀利　得聞及恒河
入是諸河浴　終不能洗除
大力鉢健提　并與愚下劣
乃至百千年　終不能除惡
若人心眞淨　具戒常布薩
常得具足戒　不殺及不盜
能信罪福者　終不嫉於他

婆羅門言今此河者古仙度處若入洗浴能除衆惡清淨鮮潔名為大吉佛聞是已即說偈言

非彼孫陀利　得聞及恒河　竭闍婆鉢提
入是諸河浴　終不能洗除　已作之惡業
大力鉢健提　并與愚下劣　設共於中洗
乃至百千年　終不能除惡　煩惱之垢穢
若人心眞淨　具戒常布薩　能修淨業者
常得具足戒　不殺及不盜　不婬不妄語
能信罪福者　終不嫉於他　法水澡塵垢

宜於是處洗　雖於孫陀利　竭闍等諸河
此皆是世水　飲之及沐浴　不能除垢汙
并祛諸惡業　飲浴何用為　實語而調順
捨瞋不害物　此是眞淨水　若入淨戒河
洗除衆塵勞　雖不除外穢　能祛於內垢
兇嶮殘害者　嬰愚造諸惡　如是等不淨
穢汙垢惡者　水正洗身垢　不能除此惡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讚言善哉誠如所言夫
洗浴者能除身垢為惡業者非洗能除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拘薩羅孫陁利河岸爾
時世尊新剃鬚髮宿彼河岸後夜早起以衣
覆頭正身端坐繫念在前時彼河岸有祀火
婆羅門祀火之法餘應施與諸婆羅門於天
欲曉即持祀餘求婆羅門欲以施之遇值於
佛爾時世尊聞其行聲即發却覆聲欬出聲
此婆羅門既見佛已而作是言此非婆羅門（禍七）（十八）
乃是剃髮道人尋欲迴還復作是念夫剃髮
者不必沙門婆羅門中亦有剃髮我當至彼
問其因緣所生種姓時婆羅門即至佛所問
訊言汝生何處為姓何等爾時世尊以偈答

言
不應問生處　宜問其所行　微木能生火
卑賤生賢達　亦生善調伏　慚愧為善行
精勤自調順　度韋陀彼岸　定意收其心
具足修梵行　晨朝應施與　祠祀之遺餘
汝今婆羅門　若欲修福田　宜當速施與
如是善丈夫
時婆羅門說偈答曰
今我遇善祀　此處真祀火　我今觀察汝
實度韋陀岸　昔來祠祀殘　每施與餘人
未曾得如汝　勝妙可施處
婆羅門即以此食奉上世尊佛不為受即說偈言
先無惠施情　施法而後與　如斯之飲食
不應為受取　常法封如是　故我不應食
所以不受者　為說法偈故　現諸大人等
盡滅於煩惱　應以眾飲食　種種供養之
欲求福田者　斯處應施與　若欲為福者
我即是福田
時婆羅門重白佛言今我此食當施與誰佛

言我不見世間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能受是食正理消化無有是處佛言宜置于彼無蟲水中時婆羅門受佛教已即持置彼無蟲水中煙燄俱起漎漎作聲時婆羅門見是事已生大驚怖身毛爲豎以驚懼故更採取薪以用祀火爾時世尊即到其所而說偈言

汝齊整薪然　謂爲得清淨　薄福無智人
乃然於外火　婆羅門應當　棄汝所然火
宜修內心火　熾然不斷絕　增廣如是火

斯名爲眞祀　數數生信施　汝應如是祀
汝今憍慢重　非車所能載　瞋毒猶如煙
亦如油投火　舌能熾惡言　心爲火伏藏
不能自調順　云何名丈夫　若以信爲河
戒爲律濟渡　如彼清淨水　善人之所譖
若入信戒洗　即汝毗陀呪　能滅衆惡相
得度于彼岸　以法用爲池　瞿曇眞濟渡
清潔之淨水　善丈夫所貴　諸能洗浴者
毗陀功德人　身體不汙濕　得度于彼岸
實語調諸根　隱藏於三業　具修於梵行

忿慚愧最上　信向質直人　斯是法洗浴
是故汝今者　應當如是知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棄事火具即起禮佛合
掌白言唯願聽我於佛法中出家受具得為
比丘入於佛法修于梵行佛即聽許令得出
家受具足戒時彼尊者勤修剋(校七)己專精獨一
樂于閑靜離於放逸不樂親近出家在家所
以者何此族姓子剃除鬚髮被於法衣正信
出家為修無上梵行現在知見自身證故時
此比丘修集定慧得羅漢果盡諸有漏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髻髮婆羅突邏闍婆羅門往詣佛
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即說偈言
外髮悉被髻　內有髻髮不　世間髮所髻
誰有能除者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明智堅立戒　心修於智慧　專精能勤學
年少除髻髮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外髮悉被落　內有髭髮不　世間髮所髭
誰能斷除者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眼耳鼻舌身　及與於意法　名色都無餘
心意盡滅處　若能如是者　斷除於髭髮
(偈七)
旃陀婆私吒　失牛講集處　(十一)天敬婆羅林
聚薪二孫陀　一髭髮為十

別譯雜阿含經初誦卷第五

音釋

鸛古玩切鳥名也似鶴而頂不丹　覆求位切蓋也乏也　蠅余陵切青蠅也　躶郎果切赤體也　蠻溱羅突邏闍梵語婆羅門名也蠻紆勿切溱侧詵切突陀骨切邏郎佐切闍音蛇　稻穗稻徒浩切禾穗也　懶悞懶力董切悞力計切懶悞謂多惡不調也　貸他代切借也　鼷鷄胡切小鼠也　振觸振直庚切撞也觸抳玉切突也　敦戫敦都昆切迫也戫子六切促也　懌羊益切悅也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六　　禍八

失譯人名附秦録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優樓頻螺聚落尼連河岸菩提樹下成佛未久爾時世尊獨坐思惟而作是念夫人無敬心不能恭順於其尊長不受教誨無所畏憚縱情自逸永失義利若如是者衆苦纏集若人孝事尊長敬養畏慎隨順不逆所願滿足得大義利若如是者觸事安樂復作是念一切世間若天若人若天世界若人世界若魔世界若梵世界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有生類中若有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勝於我者我當親近依止於彼供養恭敬遍觀察已都不見於世間人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有勝於我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為我依止復作是念我所覺法我今應當親近供養恭敬誠心尊重何以故過去諸佛一切皆悉親近依止供養恭敬尊重斯法未來現在諸佛亦復親近依止斯法供養恭敬生尊重心我今亦當如過去未來現在諸佛親近依止供養恭敬尊重於法爾

時梵主天王遙知世尊在優樓頻螺聚落尼連河岸菩提樹下而作是念觀察世間若天若人若魔若梵沙門婆羅門一切生類若有勝我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者我當依止然都不見有能勝我者又復觀察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悉皆親近依止於法供養恭敬尊重心我今亦當隨三世佛之所應作親近依止供養恭敬尊重於法時梵主天復作是念我當從此處沒往到佛所時梵主天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實如所念誠如所念即說偈言

過去現在諸如來　未來世中一切佛
是諸正覺能除惱　一切皆依法為師
親近于法依止住　斯是三世諸佛法
是故欲尊於己者　應先尊重敬彼法

宜當憶念佛所教　尊重供養無上法

爾時梵王讚歎世尊深生隨喜作禮而去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優樓頻螺聚落尼連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佛於樹下獨坐思惟而作是念唯有一道能淨衆生使離苦惱亦

能除滅不善惡業獲正法利所言法者即四念處云何名為四念處耶觀身念處觀受念處觀心念處觀法念處若人不修四念處者為遠離賢聖之法遠離聖道若離聖道即遠離甘露若遠離甘露則不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等人我說終不能得離於一切諸苦若修四念處即親近賢聖法者若親近賢聖法即親近賢聖道若親近賢聖道即親近甘露法若親近甘露法即能得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若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等人即脫離苦時梵主天遥知如來心之所念作是念言我於今者當至佛所隨喜勸善思惟是已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誠如世尊心之所念唯有一道能淨衆生乃至得免憂悲苦惱時梵主天即說偈言（二 拘八）

唯此道出要　斯處可精勤
唯有此一道　若涉斯道者
釋迦牟尼尊　逮得于佛道
當以此覺道　顯示於衆生

欲求遠離苦　如鶴飛空逝
一切正導師　常應數數說

咸令一切知　生有之邊際　唯願說一道
愍濟諸衆生　過去一切佛　從斯道得度
未來及今佛　亦從此道度　云何名爲度
能度瀑駛流　究竟於無邊　調伏得極得
世間悉生死　解知一切界　爲於見眼者
宣明如此道　譬如彼恒河　流赴於大海
聖道亦如是　佛爲開顯現　斯道如彼河
趣於甘露海　昔來未曾聞　釋妙法輪音
唯願天人尊　度老病死者　一切所歸命
爲轉妙法輪

時梵主天頂禮佛足即沒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梵主天於其中夜光明倍常來詣佛所禮
佛足已在一面坐梵主威光照于時會赫然
大明即於座上而說偈言
剎利二足尊　種姓眞正者　明行已具足
人天中最勝
佛告梵主言誠如是言誠如是言剎利二足
尊種姓眞正者明行已具足天人中最勝時
梵主天聞佛所說踊躍歡喜頂禮佛足於彼

座沒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拘薩羅國時彼國中有一阿蘭若住處爾時世尊與諸大眾比丘僧俱在彼止宿於時世尊讚斯住處說阿蘭若住處法時梵主天知如來遊於拘薩羅與比丘眾止宿阿蘭若住處讚歎阿蘭若住處說阿蘭若住處法梵主天王作是念言我今當詣佛所讚歎隨喜時梵主天即於彼沒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即說偈言

處靜有數具　還應住僧中　具足禁戒者　堅住於無畏　如是我所聞
於此斷生死　隨流修正道　諸道得果者　時梵主天說是偈已頂禮佛足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釋翅迦毗羅衛林與五

應斷於結縛　恒應正憶念　應至空靜處　斷除憍慢者　不應懷疑惑
學者二五百　終不趣邪徑　所以不能施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釋翅迦毗羅衛林與五

若不能愛樂　調根行乞食　放捨於怖懼　堅心處中住　一千阿羅漢
千一百須陀　不能具宣說　畏懼不信敬

百大比丘衆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己利盡於後有無復結使正智解脫復有十世界大威德諸天來至佛所問訊佛僧于時世尊說於隨順涅槃之法有四梵身天各作是念今佛在釋翅迦毗羅衛林與五百(捌八)比丘僧俱皆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己利盡於後有無復結使正智解脫復有十世界大威德天來至佛所問訊佛僧世尊爲其說於隨順涅槃之法我於今者當往於彼佛世尊所

時梵身天作是念已即於彼沒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時第一梵身天而說偈言

今於此林中　集會于大衆　是故我等來
正欲觀衆僧　不以不善心　壞僧破和合

第二梵身天復說偈言

比丘誠實心　宜應務精勤　猶如善御者
制馬令調順　比丘亦如是　應制御諸根

第三梵身天復說偈言

譬如野馬被羈繫　拔柱蹋墜安隱出

諸比丘等亦如是　拔三毒柱斷欲塹
世尊導師之所調　能出是等大龍象

第四梵身天復說偈言

諸有歸依於佛者　人中捨形得天身
時四梵身天各說偈已在於僧中敬心戰慄
作禮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
梵主天於其中夜威光甚明來至佛所爾時
世尊入火光三昧時梵主天作是心念今者
如來入於三昧我來至此甚爲非時當爾之
時提婆達多親友瞿迦梨比丘謗舍利弗及
大目連此梵主天即詣其所扣瞿迦梨門喚
言瞿迦梨瞿迦梨汝於舍利弗目連當生淨
信彼二尊者心淨柔輭梵行具足汝作是謗
後於長夜受諸衰苦瞿迦梨即問之言汝爲
是誰答曰我是梵主天瞿迦梨言佛記汝得
阿那含耶梵主答言實爾瞿迦梨言阿那含
名爲不還汝云何還梵主天復作是念如此
等人不應與語而說偈言
欲測無量法　智者所不應　若測無量法

必爲所嬈害
時梵主天說是偈已即往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以瞿迦梨所說因緣具白世尊佛告梵主實爾實爾欲測無量法能嬈凡夫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夫人生世　斧在口中　由其惡口　自斬其身
應讚者毀　應毀者讚　如斯惡人　終不見樂
迦梨僞謗　於佛賢聖　迦梨爲重　百千地獄
時阿浮陀　毀謗賢聖　口意惡故　入此地獄

時梵主天聞是偈已禮佛而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二天一名小勝善閑梵二名小勝光梵欲來詣佛時婆迦梵見此二梵即問之曰欲何所至二梵答言我等欲往詣世尊所問訊禮敬時婆迦梵即說偈言

四梵字鶴雀（訛八）　三梵名爲金　七十二五百（七）
名曰爲餘眦　汝觀我金色　赫然而明盛
所有威光明　暉光蔽梵天　云何不觀我
乃欲詣佛所

爾時二梵以偈答言

汝今有少光　暎蔽于梵天　當知此光色
皆有諸過患　明智得解脫　不樂斯光色
爾時二梵說是偈已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
一面坐二梵白佛言世尊我等欲來見佛時
婆迦梵因問我言欲何所至我等答言欲詣
佛所時婆迦梵說此偈言
四梵名鶴雀　三梵名為金　七十二五百
名曰為餘毗　汝觀我金色　赫然大熾盛
所有身光明　暉光蔽梵天　云何不觀我
乃欲詣佛所　我等即便說偈答言
汝今有少光　暎蔽於梵天　當知此光色
皆有諸過患　智者得解脫　不樂斯光色
佛言梵天實爾實爾彼梵雖復少有光色暎
蔽梵天當知光色皆有過患智者解了不應
樂此佛為二梵種種說法示教利喜二梵聞
法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婆迦梵生於邪見言此處常堅實不壞不
復往來於其生死若有過此不往來者無有

是處爾時世尊知婆迦梵心之所念如來爾時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尋即往彼婆迦梵宮時婆迦梵語佛言大仙此處是常堅實不壞都無往來若有過此無往來者無有是處佛語梵言此處無常汝今云何橫生常想此處敗壞而復橫生不敗壞想此處不定橫生定想此處往來汝今橫生不往來想更有勝處都無往來汝便橫生更無勝想時婆迦梵即說偈言

七卅二梵作勝福　悉皆於此而終歿

一切諸梵皆知我　唯我在此不退沒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汝謂爲長壽　其實壽短促　我知汝壽命

百千尼羅浮

時婆迦梵說偈答言

婆伽婆世尊　汝智實無盡　過於生老憂

爲具眼者說　我先造何業　修何等戒行

在此梵天上　壽命得延長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往昔有羣賊　劫掠壞聚落　剥脫繫縛人

大取於財物　汝當于爾時　甚有大勇力
救解於諸人　然復不加害　尋共彼諸人
一劫中修善　慈仁好惠施　復能持戒行
汝於睡及寤　宜憶本所行　又有人乘船
於彼恒河中　惡龍挺船人　盡欲加毒害
（捌八）
汝時為神仙　救濟於彼命　（九）此汝昔日時
修戒之所致　更有諸餘事　能敎於諸梵
時婆迦梵即說偈言
汝實能知我　壽命之脩短
汝亦悉知之　汝光甚熾盛

靡所不了達　故名婆伽婆
爾時世尊為婆迦梵說種種法示敎利喜尋
復於彼沒還于祇洹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梵起大邪見而作是言我此處常不
見有能生於我宮況復有能過於我上者爾
時世尊入于三昧從閻浮提沒現於梵頂虛
空中坐尊者憍陳如以淨天眼觀於世尊為
至何處即知如來在梵頂上虛空中坐時憍
陳如亦入是定於此而沒現梵頂上處如來

下在於東面時尊者摩訶迦葉以淨天眼觀於如來爲至何處尋知世尊在梵頂上復入此定於此處沒在如來下現梵頂上在於南面尊者目連以淨天眼觀於如來爲至何處尋知世尊在梵頂上即入是定於此處沒現梵頂上處如來下在於西面時尊者阿那律復以淨天眼觀察如來爲至何處尋知世尊在梵頂上亦入是定於此處沒現梵頂上處如來下在於北面爾時世尊告梵天言汝本所見爲捨以不復告梵天汝本心念我不見有能生我宮者況能出過汝今試觀此等大身容貌光明勝汝以不時梵白佛唯然已見而今見之斯等光明眞爲殊勝自今已後更不敢言此處常恒無有變易佛告梵天此處無常空不自在佛爲彼梵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入如是三昧從彼梵沒還于祇洹尊者憍陳如摩訶迦葉阿那律等亦爲彼梵種種說法示教利喜亦入是定從彼處沒還于祇洹唯尊者大目揵連在彼而坐爾時彼梵問目連言世尊弟

子頗有如汝有大威德神足者不目連答言諸餘聲聞亦有如是威德神足尊者目連即說偈言

牟尼弟子大羅漢　有大威德具三明
得盡諸漏知他心　能現神變化羣生

如是聲聞甚衆多　是故汝今宜恭敬
時尊者目連說是偈已種種說法示教利喜亦入是定從彼梵沒還於祇洹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尸那竭力士生地婆羅林中爾時如來涅槃時到告阿難曰汝可為我於雙樹間北首敷座于時阿難受佛勅已於雙樹間北首敷座既敷座已還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於雙樹間北首敷座所作已竟爾時世尊即從座起往趣雙樹敷上北首右脇而卧足足相累繫心在明起於念覺先作涅槃想(校八)(十一)爾時拘尸那竭國有一梵志名須跋陀羅先住彼國其年朽邁一百二十時彼國中諸力士輩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謂是阿羅漢時須跋陀羅傳聞人說婆伽婆於今日夜當入涅槃作是念言

我於法中有所疑惑唯有瞿曇必能解釋決我所疑作是念已即出拘尸那竭往詣娑羅林尊者阿難在外經行時須跋陀羅見阿難已即詣其所白阿難言我聞他說沙門瞿曇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吾今須見諮決所疑阿難答言梵志佛身疲倦汝今擾惱須跋陀羅白阿難言我聞如來今日中夜入無餘涅槃我昔曾聞宿舊仙言若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如優曇鉢華難可值遇我有少疑思得諮決願聽我見如是三請阿難答言莫擾惱佛爾時世尊以淨天耳遥聞阿難遮須跋陀羅不聽前進佛告阿難莫遮彼人聽其前進隨意問難時須跋陀羅聞佛慈矜聽令前進踊躍歡喜即至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聽我問不佛言恣汝所問須跋陀羅既蒙聽許白佛言世尊外道六師種種異見富蘭那迦葉末迦梨俱賒梨子阿闍耶毗羅胝子阿闍多翅舍婆羅迦尼陀迦旃延尼乾陀闍提子斯等六師各各自稱已爲世尊意爲實只得一切智不爾

時世尊即說偈言
三十一出家　爾來過五十
戒定行明達　一切諸世間
況知實法者　若修八正道
乃至第四果　若不修八正
況復第四果　我於大衆中
如此正法外　亦無有沙門
佛說是時須跋陀羅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
須跋陀羅整鬱多羅僧合掌向佛白佛言世
尊我今已得過三惡道時須跋陀羅白阿難
推求諸善法　不知實方所
能獲於初果　初果不可知
說法師子吼　及與婆羅門
言善哉阿難汝獲大利爲佛弟子給侍第一
我於今者亦得善利於佛法中願得出家阿
難合掌白佛言須跋陀羅於佛法中願樂出
家爾時世尊即告須跋陀羅善來比丘鬚髮
自落法衣著身即得具戒得具戒已即成羅
漢須跋陀羅即作是念我今不忍見於世尊
入般涅槃我當先入須跋陀羅即時先入涅
槃如來於後亦入涅槃爾時衆中有一比丘
而說偈言
雙樹入涅槃　枝條遍四布　上下而雨華

繽紛散佛上　所以雨華者　世尊入涅槃
釋提桓因復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乃名涅槃
時梵主天復說偈言
世間有生類　捨身歸終滅　今者大聖尊　三　今入於涅槃
具足于十力　世尊無等倫　今入於涅槃
時尊者阿那律復說偈言
法主意正住　出入息已斷　如來所成就　其心無怖畏
行力悉滿足　今入於涅槃　滅有入涅槃
都捨于諸受　如油盡燈滅

心意得解脫
時衆覩已身毛皆豎佛入涅槃始經七日雨
時阿難闍維如來右繞說偈
大悲梵世尊　體同真浮寶　有大神通力
火出自然身　千辟用經身　內外二不燒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比丘尼名曰曠野於其晨朝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將欲向彼得眼林中
時魔王波旬作是心念瞿曇沙門今在舍衛
得眼林中其弟子曠野比丘尼入城乞食食

訖洗鉢收攝坐具將欲往詣於彼林間我當爲其而作擾亂爾時波旬化作摩納於彼路側閒曠野言欲何所詣比丘答言我今欲詣閑靜之處爾時摩納聞是語已即說偈言

一切世間中　無有解脫者　汝詣空靜處
將欲何所作　汝今年盛美　不受於五欲
一日衰老至　後莫生憂悔

時比丘尼而作是念此爲是誰欲惱亂我甚爲欺詐爲是人耶是非人乎作是念已入定觀察知是波旬欲來惱亂即說偈言

世間有解脫　我今自證知　波旬汝愚鄙
不解如斯跡　欲如標刺戟　陰賊拔刀逐
汝言受五欲　欲苦可怖畏　欲能生憂愁
欲能生追念　欲能生百苦　欲是衆苦本
斷除一切受　滅諸無明闇　遂證於盡滅（十四）
住於無漏法（隔八）

爾時波旬而作是念曠野比丘尼善知我心懊惱悔恨慙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蘇摩比丘尼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

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向得眼林魔王波旬作是念今蘇摩比丘尼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向得眼林爾時波旬化作婆羅門在路側立而作是言阿梨耶欲何所至比丘尼答言我今欲詣彼寂靜處爾時波旬即說偈言

仙聖之所得　斯處難階及　非汝鄙穢智
獲得如是處

時比丘尼作如是念此為是人是非人乎而欲惱我入定觀察知是波旬即說偈言

女相無所作　唯意修禪定　觀見于上法
若有男女相　可說於女人　於法無所能
若無男女相　云何生分別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證于盡滅　住於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爾時波旬而作是念蘇摩比丘尼善知我心憂愁悔恨慚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翅舍憍曇彌比丘尼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至得眼林坐一樹下

住於天住爾時魔王波旬作是心念沙門瞿曇在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比丘尼名翅舍憍曇彌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至得眼林坐一樹下住於天住作是念已化爲摩納欲爲擾亂即說偈言

汝今者何爲　懷憂坐樹下　慼慼而流淚
將不喪子乎　獨處於林中　欲求男子耶

時比丘尼而作是念此爲是誰甚爲欺詐爲是人耶是非人乎而欲爲我作大擾亂入定觀察知是魔王即說偈言

我斷思愛已　無欲無子想　端坐林樹間
無愁無熱惱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得於滅盡　安住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爾時波旬而作是念翅舍憍曇彌比丘尼善知我心憂愁悔恨慙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蓮華色比丘尼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并洗足已入得眼林坐一樹下端坐思惟住於天住爾時魔

王而作是念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蓮華色比丘尼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入得眼林中坐一樹下住於天住我當為其而作擾亂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往至其所而說偈言

娑羅樹下坐　如華善開敷　獨一比丘尼　十六
汝今坐禪那　更無第二伴　能不畏愚癡　初八
時蓮華色比丘尼即作是念此為是誰擾亂於我甚為欺詐為是人耶是非人乎入定觀察知是波旬即說偈言

百千奸僞賊　皆悉令如汝　不動我一毛
故獨無所畏
爾時魔王復說偈言
我今自隱形　入汝腹中央　或入汝眉間
令汝不得見
時比丘尼復以偈答
我心得自在　善修如意定　斷絶大繫縛
終不怖畏汝　我已吐諸結　得拔三垢根
怖畏根本盡　故我無所畏　我今住於此
都無畏汝心　汝軍衆盡來　我亦不怖畏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得於滅盡
安住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爾時波旬而作是念蓮華色比丘尼善解我
心憂愁悔恨慙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石室比丘尼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
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向得眼林爾時魔
王而作是念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中有石室比丘尼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向得眼林我當為其而
作擾亂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往至其所而說
偈言
眾生是誰造　眾生造作誰　云何名眾生
眾生何所趣
時石室比丘尼聞是偈已而作是念此為是
誰甚為欺詐為是人耶是非人乎入定觀察
知是魔王以偈答言
眾魔生邪見　謂有眾生想　假空以聚會
都無有眾生　譬如因眾緣　和合有車用
陰界入亦爾　因緣和合有　業緣故聚集

業緣故散滅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得於盡滅　安住於無漏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爾時魔王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憂
愁悔恨慚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比丘尼名曰鼻槃在舍衛國王園精舍
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
攝坐具向得眼林於時魔王而作是念沙門
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鼻槃比丘
尼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
向得眼林我當爲其而作擾亂作是念已化
爲摩納即於路側而說偈言

誰造於色像　色像造作誰　色像從何出
色像何所趣

時比丘尼聞斯偈已而作是念此爲是誰惱
亂於我甚爲欺誑爲是人耶是非人乎入定
觀察知是魔王說偈報言

色像非自作　亦非他所造　衆緣起而有
緣離則散滅　譬如植種子　因地而生長

陰界諸入等　和合是色像　因苦故生長
因苦故散壞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得於盡滅　安住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爾時波旬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憂
愁悔恨慙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毗闍耶比丘尼從王園精舍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至得眼林坐
一樹下住於天住爾時魔王而作是念沙門
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王園精舍毗
闍耶比丘尼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
收攝坐具至得眼林坐一樹下住於天住我
當為其而作擾亂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往詣
其所而說偈言

（偈八）
汝今極盛壯　我年亦復少　五欲共歡娛
放意而受樂　何以獨坐此　而不與我俱

（十九）
時比丘尼聞是偈已而作是念此為是誰來
惱於我甚為欺詐為是人耶是非人乎入定
觀察知是魔王說偈報言

作樂縱歌舞　及餘五欲樂　盡迴用與汝
非我之所宜　人間一切樂　并及天五欲
盡迴用與汝　都非我所宜　我斷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得於盡滅　安住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爾時波旬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憂愁悔恨慚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比丘尼名曰折羅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入得眼林在一樹下正身端坐入於天住爾時魔王作是念言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折羅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入得眼林中在一樹下坐入於天住我今當往而作擾亂爾時魔王作是念已化摩納形往至其所而語之言阿利耶欲生何處比丘尼言如我今者都無生處爾時摩納即說偈言

有生必得樂　生便受五欲　汝受誰教勑
言不用復生

折羅比丘尼說偈報言
生者必有死　衆苦所纏縛　一切苦應斷
是以不求生　具眼牟尼尊　說斯眞諦法
苦因生於苦　皆應捨離之　修聖八正道
安隱趣涅槃　世尊教導我　我樂是教法
我證知彼法　是故不樂生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得於滅盡　安住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爾時波旬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憂
愁悔恨慙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憂波折羅比丘尼住王園精舍於其晨
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洗鉢洗
足攝持坐具詣得眼林在一樹下正身端坐
入於天住爾時魔王作是念言今瞿曇沙門
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王園精舍有比丘
尼名曰優波折羅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乞食食訖洗足收攝坐具詣得眼林在
一樹下正身端坐入於天住我今當往而作
壞亂作是念已化作摩納即往其所問比丘

尼言阿利耶欲何處受身比丘尼答曰我都
無受身處爾時摩納即說偈言
忉利及燄摩　兜率與化樂　他化自在天
是處極快樂　汝應願樂彼　受於勝妙事
優波折羅比丘尼復說偈言　初八
忉利及燄摩　兜率與化樂　他化自在天
諸處雖受樂　不離於我見　必為魔所縛
世間皆動搖　彼亦歸遷謝　無有諸凡夫
離縛之境界　世間皆熾然　世間皆煙出
離於動搖者　我樂如此處　斷除一切愛　廿一

滅諸無明闇　逮得於滅盡　安住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爾時魔王而作此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憂
愁悔恨慙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王園精舍有一比丘尼名曰動頭於其
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乞食已洗鉢洗足
攝持坐具詣得眼林在一樹下正身端坐入
於天住爾時魔王作是念言瞿曇沙門在舍
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有一比丘尼名曰動頭

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訖
洗鉢洗足收攝坐具入得眼林中在一樹下
正身端坐入於天住我今欲往而壞亂之作
是念已化作摩納往詣其所語比丘尼言九
十六種道汝樂何道比丘尼答言此道我都
不樂爾時波旬即說偈言

受誰教剃髮　自號比丘尼　不欲樂外道
汝為甚愚癡
動頭比丘尼復說偈言

此外諸異道　悉為邪見縛　種種諸見縛
終竟墮魔網　釋種大世尊　無比之丈夫
一切種中勝　降魔坐道場　悉過一切上
諸事皆解脫　能調盡有邊　彼佛教於我
是我之世尊　我樂彼教法　我今知彼已
盡除諸結漏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得於滅盡　安住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爾時波旬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憂
愁悔恨慙愧還宮
曠野素彌　搜羅雲彌　蓮華石室及與毗羅

毗闍折羅　優波折羅
第十名動頭
無趣仙人　汝今喪子　華敷於上　衆生誰造
汝上壯年　欲生何處　何處受身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六

音釋

憚徒案切畏也忌難也　瀑駛瀑蒲報切急也駛爽士切疾也　羈繫羈居宜切馬絡頭也繫古詣切縛也　踢躂踢徒合切踐也躂七達切坑也　剥角居逆切枝兵也戈戟也　獻欷獻朽居欷欷欣衣切獻欷謂悲泣氣相而抽息也　鼻槃鼻槃梵語比丘名也槃郎奚切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七　　褐九

失譯人名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薩婆國竭闍池岸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在僧前坐說戒當於是夜月初出時婆耆奢在彼衆中作是念言我今欲以月爲喻讚歎於佛作是念已從座而起合掌向佛言世尊我今欲有所說唯願善逝垂哀聽許佛告婆耆奢聽汝所說尊者婆耆奢即說偈言

猶如盛滿月　無雲處空中　光明照世界　一切皆樂見　釋迦牟尼尊　世間大導師　端嚴甚殊特　名聞悉充滿　月出白蓮榮　日現紅蓮敷　從佛受化者　譬如華敷榮　開彼宿善根　悉令見道跡

時婆耆奢說此偈已歡喜踊躍還于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圍繞而爲說法爾時尊者憍陳如適從餘處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時尊者婆耆奢亦在會中作是念言我今欲在佛前以偈讚憍陳如作是念

已從座而起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少有所讚佛告婆耆奢隨汝所說尊者婆耆奢即說偈言

上座比丘憍陳如　安處實語住利樂
常樂空閑寂靜處　聲聞所求佛教法
悉皆逮得不放逸　有大威德具三明
知心差別諸善根　如來長子憍陳如
歸命稽首禮世尊

時婆耆奢說此偈已歡喜踊躍還于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在講堂中為衆說法言音滿足能使聽者心意喜樂言詞正直聞者開解心無所為所說辯了諸比丘衆至心聽受聽者悅豫尊重恭敬至心意念等同歡喜聽受其法爾時尊者婆耆奢在於會中心作是念我欲以偈讚舍利弗作是念已即整衣服從座而起合掌白舍利弗言唯願尊者聽我所說爾時尊者告婆耆奢言若有所說恣聽汝意即說偈言

善哉舍利弗　明知道非道　為諸比丘僧

略廣而宣說　此優婆窒馱　出於微妙音
聞者皆悅豫　出聲和雅妙　可樂甚可愛
大衆聽無猒
時婆耆奢說此偈已歡喜踊躍還于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住龍山側與大
比丘衆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
作已辦捨於重擔盡諸有結心得解脫爾時
尊者目連觀察時座五百比丘皆離愛欲爾
時世尊在衆僧前敷座而坐當於爾時月半
說戒時尊者婆耆奢亦在衆中而作是念我
今在於佛僧之前欲有讚說即從座起整其
衣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唯願世尊聽我所
說佛言婆耆奢隨汝所說爾時尊者婆耆奢
即說偈言
無上之商主　在於龍山側　智慧能撫慰
五百比丘僧　目連神足者　觀察五百心
知此諸比丘　咸斷欲結使　一切皆具足
牟尼大聖尊　能度於苦岸　世間最後身
我今歸命禮　曜曇之本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夏

坐安居爾時世尊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於重擔盡諸有結正智心得解脫唯除一人如來記彼現身盡漏於七月十五日自恣時到佛於僧前敷座而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知我是婆羅門於般涅槃受最後身無上良醫拔於毒箭汝等皆是我子悉從於我心口而生是我法子從法化生我今欲說自恣我身口意無過失不爾時尊者舍利弗在衆中坐從座而起整其衣服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如佛所說我是婆羅門於般涅槃受最後身無上良醫拔於毒箭汝等皆是我子悉從於我心口而生是我法子從法化生我等不見如來身口有少過失何以故世尊能使不調者調不寂滅者使得寂滅苦惱之者能使得安隱未入涅槃者使得涅槃如來是知道者是示道者是說道者是導道者將來弟子相續不絕世尊教法次第修道恒相教習隨順正法常應擁護親愛善法我等不見世尊若身口意有少過失舍利弗言世尊自恣說我若

身口意有所闕短垂哀教勑佛告舍利弗我不見汝有少過失何以故汝舍利弗堅持淨戒多聞少欲知足遠離憒鬧樂於閑靜有精進具足定心智慧疾智捷智展轉智有大智種別智唯除如來諸餘智慧無能及汝深遠之智成就實智示教利喜心無嫉妒見他有能示教利喜隨喜讚歎若為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諸法無有疲猒是故汝今若身口意無有少過舍利弗白佛言世尊頗見是五百比丘於身口意有少過不佛告舍利弗我不見五百比丘於身口意有少過失何以故是五百比丘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得解脫以是義故我不見是五百比丘若身口意有少過失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終不譏彼小闕亦不見五百比丘若身口意有少過失世尊此五百比丘幾具三明幾得俱解脫幾得慧解脫佛言此比丘衆中九十比丘具於三明有百八十得俱解脫其餘之者盡慧解脫舍利弗言此五百人離諸塵

垢無有腐敗悉皆貞實爾時婆耆奢在彼衆中而作是念佛今自恣我今欲說讚自恣偈婆耆奢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所說佛言婆耆奢隨汝所說婆耆奢即說偈言

此十五日清淨朝　五百比丘共同處
皆悉斷於結使縛[九]　盡於後有之大仙
誠心親近淨世尊　悉得解脫離後有
斷於生死所作辦　諸漏已盡滅掉悔
除貪憍慢斷有結　拔愛毒箭滅愛有
人中師子離諸取　盡諸有結滅怖畏
如似轉輪大聖王　羣臣翼從而圍遶
遊行大地至巨海　譬如鬪戰得大勝
無上商主弟子衆　悉具三明滅於死
斯等皆是佛眞子　離諸垢穢純清淨
如日親友今敬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婆耆奢在空靜處將欲檢心繫念思惟卒起異想生不喜樂即自覺知我於今者便失善利夫出家者名爲難得若有是心不名難得我今便爲退失善心得于惡心今

當說心多諸過惡說猒患偈時彼尊者即說偈言

棄捨樂諸著　及不樂著者　捨衣貪嗜覺　悉皆歸散壞
不造煩惱枝　欲枝下垂布　衆生樂緣者　一切同盡滅
能斷於欲枝　是名爲比丘　不垂下著欲　知見是事已
無林名比丘　第六意出覺　然此欲覺者　諸處不生受
世間所樂著　若得出覺意　能離非結著　質直不諂僞
不樂於勝欲　樂出麤惡言　不名爲比丘　若能如是者
樂嗜於受身　因見聞意識　想著生五根　爲有所利益
能離欲想著　不受塗汙辱　是名得解脫　如是我聞一時

大地及虛空　世間有色處　悉皆歸散壞　雖求念存身
一切同盡滅　知見是事已　行法已決定　同彼入涅槃
諸處不生受　質直不諂僞　若能如是者　如是我聞一時
爲有所利益　若能如是者　同彼入涅槃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初九）爾時尊者婆耆奢與阿難俱著衣持鉢入城（六）乞食見一女人年在盛壯容貌端正便起欲想爾時婆耆奢尋自知覺極自呵責我今名爲不得出家之利我之壽命極爲難得若生是心名爲不善寧捨壽命不作欲想我於今

者不名出家何以故見於盛壯端正女人即起愛心若生此心非我所宜即向阿難而說偈言

為欲結所勝　燋然於我心　唯願為我說除欲善方便

爾時阿難即說偈言

起於顛倒想　能燋然其心　淨想能生欲應修不淨觀　獨處而坐禪　速滅於貪欲莫數受燋然　常觀察諸行　無常無有樂并及無我法　安心念此身　多猒惡生死修習正智慧　除七慢結使　若知斷慢已苦則有邊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長者請佛及僧施設大會爾時世尊與諸大眾圍遶至彼大長者家時彼尊者婆耆奢於僧直次守于僧坊（捨九）當於爾（七）時有多女人詣彼僧坊時女人中有一端正美色之者時婆耆奢覩斯事已為色壞心生於欲想復自思念我今妄想失於大利斯於非利人身難得命終亦然若生是心名為不善寧捨壽命

不作欲想我於今者不名出家何以故見於少壯端正女人不自制心便生欲想我今當說猒惡之患即說偈言

我今捨俗累　住於出家法　無明欲所逐
將失本善心　如牛食他苗　甘味無制者

五欲亦如是　貪嗜無慚恥　若不禁制者
必害善法苗　譬如剎利子　具習諸技藝
設有善射術　具滿一千人　如是剎利子
戰鬪力勝彼　比丘念具足　如彼剎利子
常持智慧力　斷滅於欲覺　既除欲覺已
快樂常寂滅　我親佛前聞　二種之親友
趣向涅槃道　是我心所樂　我修不放逸
處林住空寂　我熟讀於心　是名立正法
後必趣於死　若得涅槃時　當知是惡心
云何能見我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婆耆奢於有德者謙順柔輭諸比丘所心生憍慢尋自覺知呵責於已我極失利都無饒益人身難得出家難遇我既得之不能謹慎輕於出家輕於壽命以已智能輕

懱於彼謙順柔輭有德比丘我今當說猒惡慢心即說偈言

汝悉捨諸慢　不應自貢高　莫以慢自退
後悔無所及　一切諸衆生　皆爲慢所害
爲害墮地獄　是故我今者　不應恃才辯
而生憍慢心（九）若遠憍慢者　能捨諸障蓋（八）
淨心懷恭敬　獲得於三明　謙卑如是者
名得念比丘　憍陳如舍利　龍脇及自恣
不樂及欲結　出離及憍陳　遊行得值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婆耆奢獨處閑靜善能修已勤行精進終不放逸住如是地逮得三明時尊者婆耆奢作是念我今獨處閑靜逮得三明我欲讚已所得三明即說偈言

我昔如荒醉　經歷諸城邑　爲我說正法
即蒙大福利　矐曇大慈悲　雖離出家者
我聞正法已　即得清淨信　男女及長幼
世間大導師　導化無不普　能不善方所
中年及老病　佛是日親友　云何名爲門
衆生無明盲　將導示其門

所謂四眞諦　從因則生苦　從苦得出家
見於八正道　拔出諸衆生　安隱處涅槃
我修不放逸　林野空寂處　獲得於三明
作佛教已訖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閻九)我今欲演說四句偈法汝
等至心諦聽諦聽我今當說云何名爲四句
義法
善說最爲上　仙聖之所說　愛語非麤語
是名爲第二　實語非妄語　是名爲第三
說法不非法　是名爲第四　是名演四句
四句之偈義
爾時婆耆奢在衆會中而作是念佛今演於
四句之法我今欲於一句以一偈讚爾時婆
耆奢即從座起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今
婆耆奢欲有所說唯願聽許佛告之言恣聽
汝說爾時婆耆奢即說偈言
諸有所說不惱已　亦不害他名善說
常當愛語令他喜　亦不造作諸過惡
從諸佛口有所說　必得安隱趣涅槃

能斷諸苦讚善說　實語甘露最無上
實語應語得大利　安立實說善丈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世有良醫能治四病應爲王師何謂爲四一善能知病二能知病所從起三者病生已善知治愈四者已差之患令更不生能如是者名世良醫佛亦成就四種之法如來至真等正覺無上良醫亦拔衆生四種毒箭云何爲四所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是苦滅道佛告比丘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此毒箭非是世間醫所能知生苦因緣及能斷生苦亦不知老病死憂悲苦惱因緣及能斷除唯有如來至真等正覺無上良醫知生苦因緣及以斷苦乃至知老病死憂悲苦惱知其因緣及以斷除是以如來善能拔出四種毒箭故得稱爲無上良醫爾時尊者婆耆奢在彼會坐作是念言我今當讚如來所說拔四毒箭喻法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我今歸命佛　愍於羣生類　最上第一尊

能拔出毒箭　世有四種醫　能治四種病　皆能療衆病
所謂療身疾　嬰兒眼毒箭　如來治眼疾　雖差病還發
過於彼世醫　能以智慧鉗　扶無明眼膜　所可療治者
如來治身患　過於彼世醫　世醫所療者　終更不受苦
唯能治四大　如來善分別　六界十八界　佛治令盡苦
以此法能治　三毒身重病　如來善分別　是等四種師
六界十八界　以此法能治　三毒身重病　亦復不免死
能治嬰愚病　最勝無上尊　故我今敬禮　拔毒盡苦際
瞿曇之大師　醫王名迦留　多施人湯藥　無量億那由
復有一明醫　名爲婆吁盧　瞻眺及耆婆　畢竟不還發

（閻九）

如是醫王等　治者必得差　畢竟離生死　甘露不死藥
如來無上醫　阿僧祇衆生　諸賢在會者　最上治目者
我今白大衆　咸當至心服　諸人應受信　是故宜至心
療身拔毒箭　諸醫無與等　歸命瞿曇等　（十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

時尼瞿陀劫波比丘住彼第一曠野林中而此野林中復有一林時此比丘於彼遇病尊者婆耆奢供給彼病尼瞿陀劫波比丘因此病故即入涅槃爾時尊者婆耆奢耶旬供養和尚尼瞿陀劫波已漸次遊行至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婆耆奢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乞食食已洗鉢收攝坐具往詣佛所整其衣服合掌向佛說偈問曰

我今欲問佛　無量之解慧　現在斷疑惑
於曠野城中　比丘入涅槃　生來有福德
守攝身口意　兼有大名聞　尼瞿陀劫賓
佛為作是名　佛為婆羅門　立如是名字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諸大聲聞耆舊之等於佛左右各造菴
窟於其中住時憍陳如頗發耆賢跋溝摩訶
南耶舍那毗摩羅牛呵尊者舍利弗摩訶目
連摩訶迦葉摩訶俱絺羅摩訶劫賓那尊者
阿那律尊者難陀迦尊者鉗比羅耶舍賒羅
俱毗呵富那拘毗羅拘婆尼泥迦他毗羅如
是等輩及諸餘大聲聞各於草菴諸窟中住

於月十五日布薩爾時如來於衆僧前敷座而坐尊者婆耆奢亦在會中即從座起叉手合掌白佛言聽我所說佛言我今恣汝所說

爾時婆耆奢即說偈言

諸大比丘等　必乾竭欲愛　棄捨諸積聚　勇悍無怖畏　知時如節量　不貪嗜五欲　離一切垢穢　深心有黠慧　有如斯事故　名為大比丘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婆耆奢來至毗舍佉鹿子母講堂中遇病困篤爾時富匿於彼瞻病時尊者婆耆奢告富匿言汝可往詣於世尊所如我婆耆奢頂禮世尊足下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無諸苦不爾時富匿受尊者教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合掌白佛言世尊婆耆奢比丘在毗舍佉講堂中病疹困篤而語我言往世尊所稱我名字頂禮佛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無諸苦不爾時富匿復白佛言此婆耆奢或因困疾即入涅槃唯願世尊屈意往彼如來默然受富匿語爾

時富蘭即還詣尊者婆耆奢所白言如上我問訊已復啓世尊婆耆奢或因困病入于涅槃世尊默然聽受我語爾時世尊從禪定起即往毗舍佉講堂婆耆奢所時婆耆奢遥見佛來自力欲起佛告之曰不須汝起爾時世尊別敷座坐告婆耆奢汝今身體苦痛為可忍不能飲食不時婆耆奢白言此痛轉增無有瘳損今我所患譬如力士捉[打+(尊-寸)]人髮總撅揉捺我患頭痛亦復如是又如大力殺牛之人以刀刺腹割其腸肚我患腹痛亦復如是

又如瘦人為有力者强捉火炙身體燋然我苦體痛亦復如是我於今日欲入涅槃我於最後欲讚於佛佛告之曰隨汝所說即說偈言（本云少偈）

本如酒醉　四句讚　龍脇拔毒箭
尼犍陀劫賓入涅槃　讚大聲聞
婆耆奢滅盡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七

音釋

憍陳如　梵語也此云火器尊者姓也其先事火因而命族　鉍博爲切正作錣　逴遠也　抶於決切掠器也　膜慕各切肉間肢膜也　牛哃哃書之切牛哃尊者之名　疹丑刃切熱病也　瘵丑鴆切即梵云憍梵波提也　瘥莫結切瘥也　揉揉爾由切以手挼也　捺奴曷切手按也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八　　禍十

失譯人名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時此天光甚爲熾盛普照祇洹悉皆大明爾時此天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禍十

住阿練若處　寂滅修梵行　日常食一食
顏色極和悅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不愁念過去　亦不求未來　現在正智食
顏貌自然悅
故智不悕望　不憂於未來　已斷諸疑網
無有追悔心
過去所斷法　未來亦復然　現在法如是
智者善觀察
是故智慧人　於法無所著　不動不可壞
當自勤精進
今日應作事　明日死王至　誰能待彼來
我與死王期
如是住不放逸　晝夜常精進　此賢善之人
是名寂靜行
我欲爲存身　欲於未來世　追念過去事
如新生芽葦
六情皆怡悅　是以顏色和　其事亦如是
剪之置日中　凡夫自燋乾
天復說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捨於嫌畏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禮

佛足已在一面坐時此天光甚爲熾盛普照
祇洹悉皆大明爾時此天却坐一面而說偈
言
諸有憍慢人　終不可調習　詐現修禪定
放逸在空林　由是放逸故　不能度死岸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捨慢常入定　別想盡知法　一切處解脫
不放逸空林　由不放逸故　能度彼死岸
天讚偈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怖畏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禮
佛足已在一面坐時此天光甚爲熾盛普照
祇洹悉皆大明爾時此天却坐一面而說偈
言
云何於晝夜　福業常增長　如法而持戒
何人趣天道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種植園苑林　洪流置橋船　曠野造好井
要路造客舍　是人於日夜　福業常增長
正法淨持戒　如是趣天道
天讚偈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時
此天光甚爲熾盛遍照祇洹悉皆大明爾時
此天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得大力　并獲於妙色　施何得安樂
何緣得淨眼　云何一切施　願爲我說之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施飲食得力　施衣得盛色　施乘得安樂
燈明得淨目　(二十)屋宅一切施　(三)如法教弟子
能作如是施　是名施甘露
天讚偈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熾盛遍照祇洹悉皆大明爾時此天禮佛
足已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世間及天人　飲食生歡喜　世間都無有
飲食不生喜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有能信施　使心極清淨　今世若後世
飲食福隨逐

爾時此天聞佛所說白佛言世尊實爲希有
善說斯偈復白佛言世尊我憶過去有一人
王名曰遲緩然彼國王於四城門施於飲食
城中及市亦施飲食時王夫人白於王言王
今作福願聽我等助王爲福王聞其言以城
東門所施之食迴與夫人王之太子亦白父
言父母修福我亦樂修王聞其言以城南門
所施之食迴與太子輔相後來啓白王言王
今修善夫人太子皆修福業唯願聽我助修
福業王聞其言以城西門所施之食迴與輔

相時有諸臣復白王言夫人太子及以輔相咸修福德我等今者亦樂助修王聞其言即以北門所施之食迴與諸臣時國中人復白王言夫人太子輔相咸修福德願聽我等助修福業王聞其言復以布施迴與人民時典施人白於王言王之所有於四城門及以布施悉皆迴與夫人太子輔國大臣國中人民斷於王施兼竭庫藏王即答言先所與者已爾與盡自今已後他方小國所可貢獻半入庫藏半用修福世尊我念爾時長夜修福我於長夜獲得勝報常懷喜樂所受福報無有窮盡不見邊際如我所受得大果報乃知世尊善說斯偈時遲緩天子聞佛所說歡喜踊躍頂禮佛足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甚為熾盛遍照祇洹却在一面而說偈言

如遠至他國　誰為可親者　於其居家中
復以誰為親　於其資財中　復以誰為友
若至後世時

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若遠至他國　行伴名為親　於自居家中
慈母最為親　於生財利所　眷屬乃為友
能修功德者　是名後世親
天讚偈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顯赫普照祇洹悉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人生壽不定　日日趣死徑　無常所侵奪
壽命甚短促　老來侵壯色　無有救護者
恐怖畏向死　作福得趣樂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人生壽不定　日日趣死徑　無常所侵奪
壽命甚短促　老來侵壯色　無有救護者
恐怖畏向死　欲得寂滅樂　應捨世五欲
不宜深生著

天讚偈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棄
能度世間愛
時此天子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顯赫遍照祇洹悉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四時不暫停　命亦日夜盡　壯年不久住
恐怖死來至　爲於涅槃故　應當勤修福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四時不暫停　命亦日夜盡　壯年不久住
恐怖死來至　見於死生苦　而生大怖畏
捨世五欲樂　當求於寂滅
天讚偈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棄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夜中有一天子光色倍常來詣佛所威

光顯赫遍于祇洹悉皆大明却在一面而說偈言

當思於何法　應棄捨何法　修行何勝事
成就何等事　能度駛流水　得名爲比丘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能斷於五蓋　棄捨於五欲　增上修五根
成就五分法　能度駛流水　得名爲比丘

天讚偈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顯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誰於睡名寤　誰於寤名睡　云何染塵垢
云何得清淨

佛以偈答言

若持五戒者　雖睡名爲寤　若造五惡者
雖寤名爲睡　若爲五蓋覆　名爲染塵垢

無學五分身　清淨離塵垢
天復說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阿練若憍慢　修福日夜增　云何得大力
何物生歡喜　遠去强親逼　日夜有損減
思惟及睡寐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
威光顯赫照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
說偈言
若人有子孫　則便生歡喜　財寶及六畜
有則皆歡喜　若人受身時　亦復生歡喜
若無有身者　則無歡悅心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若人有子孫　則能生憂惱　財寶及六畜
斯是苦惱本　若復受身者　則爲憂惱患
若不受身者　則名寂滅樂
天復說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至佛所威
光顯照遍于祇洹悉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云何義勝利　誰為最親友　衆生依何等
而得自濟活　修造何事務　而能得聚斂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種田為義利　妻為最親友　衆生依熟苗
而得自濟活　若能勤作者　斯業勝聚斂
爾時天復說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中夜來詣佛所威
光顯照遍于祇洹悉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愛中子第一　財中牛第一　明中日第一
淵中海第一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所愛無過身　能教第一財　慧爲第一明
雨爲第一淵

爾時天復說偈讚言　初十九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顯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於其二足中　利利最爲勝　於彼四足中
牛最爲勝者　若於娶妻中　童女爲最勝
於諸兒息中　長子爲最勝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兩足最勝正覺是　四足中勝善乘是
娶妻中勝貞女是　兒子中勝孝者是
爾時天復說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中夜來詣佛所威
光顯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何物生為勝　何物入地勝　種子何者勝
擲種誰為勝
時有天子先身從種田中得因以為名焉以
偈答曰
苗稼生為勝　子入地第一　擁護於耕牛
兒擲種為勝
爾時彼天語此天言我不問汝我欲問佛復
以偈問佛
何物生為勝　何物入地勝　種子何者勝
擲種誰為勝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明生最勝苗　無明滅為勝　親近供養佛
擲種僧最勝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顯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云何世間生　云何得和合　幾受世間有
何物苦世間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六愛生世間　六觸能和合　六受能得有
六情生諸苦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顯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云何劫世間　云何名苦惱　云何是一法
世間得自在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意劫將諸趣　意苦惱世間　意明為一法
世間得自在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顯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何物縛世間　云何得解脫　斷於何等法
得至於涅槃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欲縛於世間　捨欲得解脫　能斷於愛縛
是名得涅槃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卻坐一面而說
偈言
何物覆世間　何物能圍遶　何物縛衆生
云何世間住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老能覆世間　死能爲圍遶　愛縛於衆生
如法住世間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卻坐一面而說
偈言

何物迷世間　何物和合有　何物汙衆生
云何賢於幢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無明迷世間　愛著和合有　瞋汙染衆生
我慢賢爲幢
天復以偈問言　偈十
何誰無蓋障　何誰斷於愛　誰出於汙染　十三
誰能倒大幢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如來無蓋障　正智得解脫　彼無有蓋障
能盡於愛結　出離於塵垢　傾於我慢幢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人財何者勝　修行何善行　能得快樂報

味中何最勝　云何諸壽中　壽命得最勝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於諸財物中　信財第一勝　如法修善行
能獲快樂報　於諸滋味中　實語為第一
於諸壽命中　慧命為最勝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人於生死中　何者是二伴　誰為教授者
歸向涅槃道　比丘樂何法　而斷於結縛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於諸生死中　信為第二伴　智慧如教授
能樂涅槃者　斷諸結使縛　是則名比丘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何善能至老　何善最安住　何寶為第一
何物賊不劫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持戒善至老　信最為安住　智慧人寶勝
福財賊不劫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衆生誰所生　云何常馳求　云何於生死

流轉不解脫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愛生於衆生　意馳於諸塵　一切有命類
輪轉於生死　恒受於諸苦　云何得解脫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衆生誰所生　云何常馳求　於生死輪轉
何者爲怖畏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衆生從愛生　心意馳不停　衆生處生死
苦爲大怖畏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衆生誰所生　云何常馳求　生死常輪轉
何者大怖畏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愛能生衆生　意識馳諸塵　衆生處生死
業爲大怖畏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云何名非道　何物日夜逝　梵行誰爲垢
誰惱害世間　云何名澡浴　而能不用水

唯願佛世尊　為我分別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欲名為非道　人命日夜逝　女為梵行垢
亦惱害世間　專修梵行者　潔淨勝彼水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何物為第一　諸物中最勝　云何在處處
而得於最上　有何一種法　於世間自在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諸於世物中　四陰名最勝　善於彼處處
皆得為最上　四陰名一法　於世間自在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偈為何者初　云何為分別　偈何所依止
偈以何為體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偈以欲為初　字為偈分段　偈依止於名
文章以為體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以何知王車　云何知於火　云何分別國
云何知女人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以幢知王車　以煙知有火　以主知有國
以夫別女人
爾時此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信財及第二　持戒善至老
三種生世間　非道最上勝　偈為何者初
別車為第十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九　　因一

失譯人名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顯照遍
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因一

不生歡喜園　終不能得樂　是三十三天
名稱滿世間　常是彼天人　之所居住處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汝如小嬰愚　非爾智所及　如斯之妙法
乃是羅漢語　諸行斯無常　是生滅之法
其生滅滅已　寂滅乃為樂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顯照遍
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能捨於家業　斷諸一切法　常教授於他
不名善沙門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夜叉汝當知　若諸種姓中　有遭苦難者
諸有有智人　不應不愍彼　善逝以大悲
安慰而教導　羅漢法應爾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顯照遍
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若有賢善人　能具修慙愧　譬如彼良馬
不為懽悛惡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一切世間人　少能修慙愧　能遠離諸惡
猶彼調乘馬　（因一）（二）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顯照遍
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不善知已法　好欲習他教　是名睡不寤
有時必得寤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既善知已法　不喜習他教　漏盡阿羅漢
棄惡就正法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顯照遍
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不善調於法　依止於異見　是名睡不寤
有時或得寤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於法善調順　不依止邪見　度愛之彼岸
佛知已涅槃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顯照遍
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比丘得羅漢　盡諸有漏法　如是滅結者
住於最後身　偈說言是我　偈說言非我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比丘得羅漢　盡諸有漏法　如斯滅結者
住於最後身　內心終不著　我及以非我
隨順世俗故　亦說我非我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羅睺羅阿修羅王手障於月時月天子
極大驚怖身毛爲豎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即

說偈言
如來大精進　我今歸命禮　能於一切處
悉皆得解脫　今遭大艱難　願作我歸依
世間之善逝　應供阿羅漢　我今來歸依
如來愍世間　使彼羅睺羅　自然放捨我

爾時世尊說偈答曰（四一）
月處虛空中　能滅一切闇　有大光明照
清白悉明了　月是世明燈　羅睺應速放
羅睺聞偈已　心中懷戰慄　流汗如沐浴
即速放彼月

時跋羅蒲盧旃見阿修羅王速疾放月即說偈言
汝何故驚懼　速疾放於月　身汗如沐浴
掉動如病者
時阿修羅復說偈言
我聞佛說偈　若不放月者　頭當破七分
終不見安樂
時跋羅蒲盧旃復說偈言
佛出未曾有　見者得安隱　阿修聞說偈
即時放於月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顯照遍
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汝手為有杻　及有絆桁械　不處於牢獄
乃至繫閉不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四五
我都無手杻　及以諸桁械　羈絆繫閉等
一切皆永滅　夜叉汝當知　我脫如是事
天復以偈問曰
云何名為杻　云何是桁械　云何是羈絆
云何為繫閉
佛復以偈答曰
母即名為杻　婦名為桁械　子名為羈絆
愛名為繫閉　我無母之杻　亦無妻桁械
無有子羈絆　復無愛繫閉
天復說偈言
善哉得無杻　亦無有桁械　善哉無羈絆
無繫閉亦善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釋翅鳩羅毘大斯聚落
爾時世尊剃除鬚髮未久之間晨朝早起正
身端坐以衣覆頭時彼鳩羅毘大斯聚落之
中有一天神來至佛所而問佛言汝憂愁耶
佛言我無所失何故憂愁天神復言汝歡喜
耶佛答之曰我無所得何故歡喜復言沙門
汝不憂愁不歡喜耶佛言誠如所言天即說
偈言

比丘汝云何　得無煩惱耶　汝無少歡喜
獨坐於林野　是處難忍樂　而汝於今者
不為不忍樂　之所覆蔽障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都無煩惱　安住得解脫　亦無有歡喜
不樂所不亂　因一　天神應當知　是故能獨住
天神復以偈問言
比丘汝今者　何故無煩惱　云何無歡喜
而獨住林野　不為彼不樂　之所覆蔽障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歡喜即煩惱　煩惱即歡喜　我無喜煩惱
天神應當知
天神復說偈言
比丘快善哉　而無諸煩惱　亦無有歡喜
無歡喜善哉　善哉處閑獨　不樂所不亂
天神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顯照遍
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端坐百牟鋡　頭上亦火然　應勤思方便
而斷於欲結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端坐百牟鋡　頭上亦火然　念覺之比丘
應勤思方便　而斷於邊見　及以吾我見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是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天女侍左右　毗舍闍充滿　愚癡黑闇林
云何得過去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正直名為道　無畏名方便　無聲名快樂
能覆善覺觀　慙愧為拘鞅　念為諸翼從
智慧為善乘　正見為引導　男子若女人
能乘是乘者　必捨棄名色　離欲斷生死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九門四輪轉　內盛滿重銅　深淤泥之中
云何而得出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斷於喜愛結　及以欲貪惡　拔於愛根本
然後安隱出
天復以偈讚言　（圖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八）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外髻髮　內亦有髻髮　世界俱髻髮
我今問瞿曇　云何令髻髮　作於不髻髮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堅持立禁戒　修心及智慧　勤行於精進
具念名比丘　速能令髻髮　作於不髻髮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布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出家甚爲難　極難難可見　愚者作沙門
多有諸事難　怖畏懈怠者　常無歡喜見
云何而得行　於彼沙門法　不能禁其心
數生不歡喜　想欲得自在　云何而除滅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比丘覆惡覺　譬如龜藏六　比丘無所依
亦不惱害彼　比丘入涅槃　都無有譏論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睡眠猒顰伸　顰伸而不樂　飲食不調適
幷心下狹劣　五事來覆障　不得見聖道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人睡卧猒　顰伸而不樂　飲食不調適
幷其心下劣　精神捨五事　後必見聖道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池水云何竭　有何流還返　世間之苦樂
何處都消盡　因一十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眼耳與鼻舌　幷及於身意　名色都消盡
如是池枯竭　盡於諸結業　世間之苦樂
於斯盡無餘　亦無有還返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牟尼之世雄　猶如伊尼延　少食不嗜味
寂然處林坐　我今有少疑　欲問於瞿曇
苦從誰出要　云何解脫苦　苦於何處盡
願爲決所疑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世間有五欲　意第六顯現　除斷於喜欲
遠離一切苦　是名苦出要　亦名苦解脫
斯處名盡滅　是事沒當知　十一因一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棄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都無所攀緣　又無安足處　甚深洪流中
誰能不沉沒　誰有勤精進　能度瀑駛流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淨持於禁戒　修智及禪定　觀察內身念
難度而得度　得離於欲結　出過色有使
盡於歡喜有　如是能復深　而不為沒溺
能度瀑駛流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赫然大明遍于祇洹來
詣佛所頂禮足已在一面坐問言瞿曇汝今
能知一切眾生所著所縛及知一切眾生得
解脫者幷淨解脫不爾時世尊即告天曰我

實盡知一切之所縛著及得解脫盡解脫淨解脫者天復問言瞿曇云何能知一切衆生之所縛著得解脫盡解脫淨解脫耶佛復告言我盡觀見有汝天當知今我之心得善解脫得解脫故能知衆生之所縛著得解脫盡解脫淨解脫亦悉知之天即讚言善哉善哉瞿曇知縛著乃至能知得淨解脫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顯照遍于祇洹晃然大明却坐一面而問佛言瞿曇汝為能度瀑駛流耶爾時世尊答言實爾天言瞿曇云何度瀑駛流深廣無際傍無攀緣中無安足而能得度甚為奇特佛言實爾天復問曰瞿曇汝今云何於此駛流無可攀挽無安足處而能得度佛答天曰若我懈怠必為沉沒若為沉沒必為所漂若我精進

必不沉沒若不沉沒不爲所漂我於如是大
洪流中無有攀挽無安足處而能得度此大
駛流天即讚言善哉善哉比丘於此駛流無
所攀挽而能得度甚爲希有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捨於嫌怖　十三因一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牟鋡及天女　四轉輪髻髮　睡眠極難盡
伊尼延駛流　無縛著解脫　而能得濟度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顯照遍
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世間常驚懼　衆生恒憂惱　未得財封利
及已得之者　於得不得中　能無喜懼心
如斯之等事　唯願爲我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有智慧者　苦行攝諸根　棄捨一切務
除如此等人　更無出生死　若不捨諸務
常處於生死　驚畏而怖迮　憂愁等諸患

苦惱所纏逼　若捨於一切　能除上諸患
則離於生死　憂怖等諸惡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誰得色最勝　誰乘和合逝　當於其處住
習學何事業　是何等種類　而能供養天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持戒有智慧　善能修己者　念禪不放逸
除去四熱惱　正法意解脫　如此得上色
美妙獲最勝　和合斯乘道　應形彼處住
習學於善法　若有如是人　名知供養天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羅吒國商估　財產極巨富　各各相貪利
貪求無猒足　爲財產鬪諍　愛欲結流漂
如斯之等類　誰能捨欲愛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棄捨衆緣務　妻子及六畜　一切所戀愛
除去欲貪癡　捨欲而出家　此能斷欲結
永捨於一切　漂沒及諍訟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十五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於往昔時俱薩羅國有五
百乘車而以爲伴行到曠野險難之處無有
水草有五百賊尋逐其車規欲劫掠時有天

神住曠野中知賊欲劫而作是念我今當往詣彼車所我當問之彼若能答當為救護設有不通我當放捨思惟是已尋即來到行客車前身光遍照五百乘車盡皆大明即便以偈問商估言

誰於寤者名為睡　誰於睡者名為寤
誰能解達如斯義　宜知是時應答我

時商估中有優婆塞於三寶所深得淨信歸佛法僧於佛法僧得了決定無有狐疑又於四諦亦無疑心已得見諦獲於初果晨朝早起正身端坐繫念在前高聲誦經誦法句偈及波羅經種種經偈彼優婆塞說偈答言

我於寤者名為睡　我於睡者名為寤
我知斯事悉明了　是故今者以偈答

爾時天神以偈問言

汝今云何作是言　我於寤者名為睡
我於睡者名為寤　云何知此而答我

優婆塞以偈答言

斷除貪欲瞋恚癡　諸漏已盡阿羅漢
彼稱為寤我名睡　不知苦集及滅道

我於彼睡名爲寤　天神汝今應當知
天神復說偈問言　汝能善解答我問
善哉於寤名爲睡　今得相見大歡悅
久來不見法兄弟　一切安隱得歸還
今爾衆伴爲汝故　佛說是已諸比丘(四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十六)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輸波羅城有優婆塞所居住處諸優婆塞咸共集會於其堂上呵欲之過欲現外形如露白骨又如肉段衆鳥競逐欲如糞壞亦蛆亦汙又如火坑亦如疥人向火痒痛逾增其疾又如向風執炬逆走若不放捨必爲所燒亦如夢幻又如假借亦如樹果又如豕戟欲爲不淨穢惡充滿如食不消噦臭可惡雖復共集種種言說呵欲之過然其還家各自放逸時優婆塞所集堂神而作是念諸優婆塞集會此堂說欲過患及其還家嗜欲滋其不名清淨不依法行我今爲彼作諸觸惱令其覺悟作是念已時彼堂神於優婆塞集會之時即說偈言

優婆塞集論說欲是無常汝等還自為欲流所沉沒譬如深淤泥老牛墜在中如今我觀察優婆塞眾多多聞持禁戒唯說一欲過言欲是無常但空有是言實無棄欲心貪著男女相貪著名非法

十一

汝等宜捨棄於佛教法中應如法修行

爾時堂神說如是偈諸優婆塞聞是偈已皆悉解悟歡喜於欲剃除鬚髮信家非家出家學道勤行精進修戒定慧悉皆獲得阿羅漢果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須達多長者有少因緣從舍衛國至王舍城詣護彌長者家見其家中竟夜不睡破薪然火辦諸供具安置高座敷諸牀榻須達多長者見是事已作是思惟今此長者施設供具為欲結婚歡樂宴會為欲屈彼頻婆娑羅王及大臣乎復更思念若請國王及以官屬婚姻宴會而此長者不應躬身而自栖栖執於勞苦然火作食必有勝人不審是誰我今當問思惟是已即以所念問於長者時護彌長

者即答之曰我亦不為婚姻歡會亦不屈請頻婆娑羅王及大臣等而為此會我於明日將欲請佛及比丘僧故設斯供須達多長者初聞佛名身毛為豎驚喜問言云何名佛護彌答言釋種出家剃除鬚髮成於無上正眞之道號曰為佛須達多又問云何名僧長者答曰若剎利子剃除鬚髮隨佛出家婆羅門種居士種首陀羅種如此之等信家非家隨佛出家是名為僧我於今者請佛及僧須達多問言今日如來為可見不護彌答言如來近在迦蘭陀竹林爾今小待佛當自來受我供養時須達多內心踊躍思覩世尊便小睡眠眠已尋寤天猶未曉意謂平旦即便早起趣於城門然彼城門初夜後夜二時常閉時須達多既至門下見城門開謂天已曉即出門外欲詣佛所（四一）先以念佛故有光明（卜八）來照其身到城外已見一天祀即時遶祀恭敬禮拜還復黑闇心自念言天大黑闇若人非人或能害我當還入城時尸婆天神放光照曜乃至祇洹悉皆大明天神即語須達多言汝可

前進不宜退還爾時天神即說偈言

假使百疋馬　載滿衆珍寶　幷及百金人
以持用布施　如是展轉施　遍滿閻浮提
如是功德聚　以用爲一分　不如有一人
發心向佛所　舉足行一步　十六分中一
假使雪山中　所有大力象　其數足滿百
金寶莊校身　其體甚姝大　其行極迅疾
暴逸倍有力　滿載諸雜寶　以此用布施
不如向佛所　一步之功德　十六分中一
假使欽摩耆　所出之寶女　頰容甚端嚴
其數足滿百　瓔珞以嚴身　眞金爲首飾
頭著寶珠瓔　此以用布施　所得之功德
不如向佛所　舉足行一步　十六分中一
是故我勸爾　於此莫退還
時須達多即問之曰汝是誰耶天即答言我
是汝昔日親舊善身摩納於舍利弗大目連
所臨終之時生歡喜心命終生天得爲北方
天王毗沙門子我於如來弟子所發心隨喜
尚獲此福況復佛也時須達多復自念言今
此天神稱讚乃爾以此量之必知彼人功德

尊勝爾時世尊露地經行須達多長者即詣佛所初見世尊不知禮敬輒前直坐時彼天神化作婆羅門來至佛所遶佛三帀頂禮恭敬然後就坐時須達多既見之已方効於彼禮敬而坐問訊不審聖體安樂以不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一切事安樂　婆羅門涅槃　無為欲所汙
解脫於諸有　心斷諸欲求　心除熱惱病
其心得清淨　寂滅安隱眠

爾時世尊即將長者須達多入於房中敷座而坐時須達多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為種種說法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要為樂佛知須達多心意專正踊躍歡喜佛為說四眞諦即於座上見四眞諦如新淨氎易受染色須達多易悟亦復如是見法證法斷八十億洞然之結得須陀洹即從座起整衣服禮佛足已白佛言世尊我名須達多我以布施貧乏之故諸人稱為給孤獨氏佛言汝是何國人出生何種族須達白言我所出生舍衛國唯願世尊往詣彼國我當

終身施設供養佛告須達多彼國爲有僧坊以不須達多白佛言世尊但往於彼我當營造使諸比丘來往於彼爾時如來默然受請時須達多聞佛所說并受其請頂禮佛足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因一）（二十）爾時須達多長者遇病困篤於時世尊聞其病甚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往詣其家須達多長者遥見佛來動身欲起佛告長者不須汝起爾時世尊別敷座坐佛告長者汝所患苦爲可忍不醫療有降不至增乎長者白佛今所患苦甚爲難忍所受痛苦遂漸增長苦痛逼切甚可患厭譬如力人以繩繫於弱劣者頭總械掣頓揉捺其頭我患首疾亦復如是譬如屠家以彼利刀而開牛腹撓攪五内我患腹痛亦復如是譬如二大力士捉彼羸瘦極患之人向火拷炙我患身體煩熱苦痛亦復如是佛告長者汝於今者應於佛所生不壞信法僧及戒亦當如是長者白言如佛所說四不壞信我亦具得佛告長者依四不壞

爾今次應修於六念汝當念佛諸功德憶佛十號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名念佛云何念法如來所說勝妙之法等同慶善現在得利及獲得證離諸熱惱不擇時節能向善趣現在開示乃至智者自知是名念法云何念僧常當憶念僧之德行如來聖僧得向具足應病授藥正真向道所行次第不越限度能隨於佛所行之法須陀洹果向須陀洹斯陀含果向斯陀含阿那含果向阿那含阿羅漢果向阿羅漢是名如來聲聞僧具足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為他所請如是等僧宜應敬禮合掌向之是名念僧云何念戒自念所行滿足之戒白淨戒不瑕戒不缺戒不穿漏戒純淨戒無垢穢戒不求財物戒智者所樂戒無可譏嫌戒次應自念是名念戒云何念施已所行施我得善利應離慳貪行於布施心無所著悉能放捨若施之時手自授與心常樂施無有猒倦捨心具足若有乞索常為開分是名念施云何念天常當護心念六

欲天念須陀洹斯陀含生彼六天須達多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六念之法我已具修須達多白佛唯願世尊在此中食佛默受請日時既到須達多長者為於如來設衆饍種種備具清淨香潔設是供已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出世難可值遇佛為長者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須達多長者於佛去後尋於其夜身壞命終得生天上既生天上尋還佛所須達多天子光色倍常照于祇洹悉皆大明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而說偈言

此今猶故是　祇洹之園林　仙聖所住處
林池甚閑靜　法主居其中　我今生喜樂
信戒定慧業　正命能使淨　若能修如是
向來之上行　非種姓財富　能得獲斯事
智慧舍利弗　寂然持禁戒　空處樂恬靜
最勝無倫匹

佛告天曰如是如是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信戒定慧業　正命能使淨　非種姓財富
能獲如斯事　智慧舍利弗　寂滅能持戒
空處樂恬靜　最上無倫匹

須達多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於座上沒還於天宮

爾時世尊於天未曉入講堂中敷座而坐告諸比丘向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我所其光曄曜普照祇洹悉皆大明禮我足已却坐一面而說斯偈

此今猶故是　祇洹之園林　仙聖所住處
林池甚閑靜　法主居其中　我今生悅樂
信戒定慧業　正命能使淨　若能修如是
向來之上事　非種姓財富　能獲如斯事
智慧舍利弗　寂然持禁戒　空處樂恬靜
最勝無倫匹

爾時尊者阿難在如來後聞天說偈即白佛言此必是須達多長者得生天上是故還來讚舍利弗佛言如是如是彼須達多生天上來至我所說如斯偈爾時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曠野國第一林中時有長者身遇困疾爾時世尊聞其患已後日晨朝著衣持鉢往詣其家時有長者遙見佛來

動身欲起佛告長者不須汝起佛即慰問汝其患苦為可忍不醫療有降不至增耶長者白佛今我患苦極為難忍所受痛劇遂漸增長苦痛逼切甚可猒患譬如有力之人以手總撼無力者頭揉捺牽掣我患頭痛亦復如是譬如屠者以彼利刀撓攪牛腹腸腘寸絶我患腹痛亦復如是譬如二大力人捉一羸病向火拷炙身體焦爛患體熱痛亦復如是佛告長者汝今應於佛所生不壞信法僧及戒亦當如是長者白佛如佛所說四不壞信我已具得佛告長者依於如是四不壞信應修六念長者白佛如此六念我已具修時首長者即白佛言唯願世尊在此中食佛默然受請日時已到彼首長者為於如來設衆餚饌種種備具清淨香潔設是供已尋便奉施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出世難可值遇佛為長者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時首長者如來去後尋於其夜身壞命終生無熱天既生天已即作此念我於今者應往佛所作是念已尋來佛所光色倍常照于祇洹悉

皆大明頂禮佛已却坐一面身淋入地譬如酥油佛告天子汝可化爲麤身當作住想時首天子受佛勑已即便化作欲界麤形不復淋沒佛告首天子言汝行幾法不生猒足身壞命終生無熱天首天白佛我行三法心無猒足故得生天見佛聽法供養衆僧無猒足故命終得生無熱天上時首天子即說偈言

我樂常見佛　不捨於聽法　供養比丘僧
受持賢聖法　調伏貪嫉心　得生無熱天
時首天子說是偈已歡喜頂禮即從座沒還於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來至佛所光色倍常威光暉曜遍照祇洹悉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七比丘解脫　生於無煩天　盡於善愛有
度世間愛著　誰使度駛流　而此駛流者
死極得自在　甚難可得度　誰救死窮弥
出過天境界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優毗羅建陀　第三弗羯羅　跋直羯提婆

婆睺提毗紐　如是等比丘　盡度於駛流
能度死自在　盡斷生死縛　出過於天界
言說極深遠　難識難可解　所說無不善
汝是何天耶　來問我此事
爾時此天以偈答曰

因一

我不還此有　名為無煩天　是故我盡知
七比丘解脫　斷棄於愛有　度世之縛結
我生天先緣　今日當具說　梵行盡於漏
迦葉優婆塞　兎師養父母　遠離於五欲
迦葉及父母　愛答摩納等　彼是我親友

我亦與彼昵　淨身守口意　盡住最後身
如是諸大人　我共為善伴
爾時世尊復答天曰如是如是實如所說
兎師如爾言　本毗婆陵伽　難提婆兎師
迦葉優婆塞　孝事於父母　梵行盡於漏
彼與我親友　我亦為彼親　如是諸大人
本日相親近　善修身口意　住於最後身
爾時彼天聞佛所說歡喜頂禮而去
常驚恐顏色　羅吒國估客　輸波羅須達
須達多生天　首長者生天　又有無煩天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九

音釋

懭悢 懭力董切悢郎計切懭悢多惡不調也 慄力質切戰也 桁胡郎切大械曰桁 鉸七九切鑽也 騃疎士切疾也 挽無遠切引也 勡匹照切掠刀灼也 噭於月切嘔也 嗜常利切樂也 掠勡切勡掠劫奪也 撅民烈切拔也 捺奴曷切按也 羂弥羂古泫切弥其亮切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　因二

失譯人名附秦録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尼山中有一天女名求迦尼娑本是波純提女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曜曜普照此山悉皆大明頂禮佛足在一面坐即說偈言

口意宜修善　不應作諸惡　身不以小惡
加害於世間　觀欲空無實　修於念覺意
若不自樂苦　莫作損減業

爾時世尊讚天女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說

口意宜修善　不應作衆惡　身不以小惡
加害於世間　觀欲空無實　修於念覺意
若不自樂苦　莫作損減業

時波純提女聞佛所說歡喜頂禮即於座設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難告諸比丘我今欲演四句之法咸當善受至心諦聽憶持莫忘云何名爲演四句法

口意宜修善　不應作諸惡　身不以小惡

加害於世間　觀欲空無實　修於念覺意
若自不樂苦　莫作損減業

時有一婆羅門去阿難不遠聞說斯偈即便思惟如此偈義義味深遠非是人作必是非人之所宣說當往問佛作是念已時婆羅門即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白佛言瞿曇我從阿難聞說此偈如我思惟此偈句義非人所作佛告婆羅門實爾實爾實是非人之所宣說非人所造我於往時在王舍城耆尼山中求迦尼娑天女來詣我所頂禮我已在一面坐即說斯偈而斯偈者實非人說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尼山中時求迦尼娑天本是波純提女身光晃曜猶如電光淳誠至信歸依三寶來詣佛所在一面坐以此光明普照此山悉皆洞然（四之二）求迦尼娑天女即說偈言

我今以種種　讚詠佛法僧　今但略宣說
隨意所樂足　口意宜修善　不應造衆惡
身不以小過　加害於世間　觀欲性相空

修於念覺意　若自不樂苦　莫作損滅業
爾時世尊告天女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求
迦尼婆天女聞佛說已歡喜頂禮於此處沒
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毗舍離北獼猴彼岸精
舍之中時波純提天女拙羅天女光色倍常
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時此二天女
放大光明遍照獼猴及毗舍離悉皆大明時
拙羅天女即說偈言
世尊婆伽婆　無上等正覺　在於毗舍離
住於大林中　求迦尼婆天
波純提女等　稽首尊足下
能善稱說法　牟尼世尊者
諸有生譏毀　如斯深法者
後必墮惡趣　有能讚聖法
是名有智者　後必生善處
時求迦尼婆天女復說偈言
口意宜修善　不應造衆惡
加害於世間　觀欲性相空
若自不樂苦　莫作損滅業
弁及於拙羅　我往昔曾聞
今現在演說　是則名愚癡
成就具於念

爾時世尊告天女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時天女等聞佛說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大明遍照祇洹頂禮既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不觸者勿觸　觸者必還報　以如是事故不應妄有觸　若非津濟處　不應作度意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可瞋而不瞋　清淨無結使　若欲惡加彼惡便來及已　如逆風揚土　塵來自坌身

欲以瞋加彼　彼受必還報　是二並名惡兩俱不脫患　若瞋不加報　能伏於大怨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父棄捨嫌怖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顏熾盛容色殊常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而說偈言

嬰愚少智者　造於諸惡業　爲已自作怨

後受大苦報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所作業不善　作已自燒煮　愚癡造衆惡
受報悲啼哭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四二）婆羅門涅槃　父棄捨嫌怖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威容光赫顏色殊常來詣佛所既
頂禮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不以言說故　得名爲沙門　此實趣向道
成就堅履跡　若有勇健者　能深修禪定
獲得於解脫　壞於魔結縛　作及不作業
二俱稱實說　詐僞無誠信　智者所棄捐
己身實無德　虛讚已自驕　詐僞虛誑說
世間之大賊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不顯己功德　不知他心行　知已復涅槃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聞佛偈已而白佛言我於今者實有罪過唯願聽我誠心懺悔時佛默然天復說偈言

今我說罪悔　汝不受我悔　懷惡心不善
不捨於怨嫌

世尊以偈復答天曰（因二）

說罪言懺悔　內心實不滅　云何除嫌隙
云何如得善

天又說偈重問曰

人誰無憍過　人誰無誤失　阿誰離愚癡
阿誰常具念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如來婆伽婆　正智得解脫　彼無諸憍過
亦復無得失　彼已離愚癡　能具於正念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父棄捨嫌怖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提婆達多友瞿迦黎往詣佛所在一面立

佛告瞿迦梨汝於舍利弗有緣莫生嫌想舍利弗目連淨修梵行心意柔輭汝莫生嫌長夜受諸苦惱瞿迦梨言我信佛語我隨於佛然舍利弗目連實有惡欲惡欲於彼實得自在彼隨惡欲佛復告瞿迦梨汝今勿於彼二人所生嫌恨心如是至三而瞿迦梨雖聞佛言惡心不改捨佛而去去佛不遠身生惡瘡初如芥子須臾之頃猶如豆許復漸長大如毗梨菓身體爛潰膿血流出身壞命終墮大蓮華地獄時有三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第一天白佛言世尊瞿迦梨是夜命終第二天言墮大蓮華地獄第三天即說偈言

夫人生世　斧在口中　由其惡言　自斬其身
應讚而毀　應毀而讚　口出綺語　後受苦殃

（因二）綺語奪財　是故小過　謗佛賢聖（六）　是名大患
受苦長遠　具滿百千　入尼羅浮　及三十六
入阿浮陀　乃至墮彼　五阿浮陀　誹謗賢聖
口意造惡　入斯地獄

時彼三天禮佛足已還於天宮爾時佛告諸

比丘汝等欲聞彼阿浮陀地獄壽命長短以不比丘白言願為我說我等聞已信受憶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二十佉利胡麻得波羅棕滿溢一車有長壽天足滿百年取其一粒如是胡麻一切都漸此阿浮陀地獄所得壽命猶故未盡此二十阿浮陀觚成一尼羅浮陀二十尼羅浮陀觚一呵吒吒二十呵吒吒觚一睺睺二十睺睺觚一蓮華地獄二十蓮華地獄觚一大蓮華地獄瞿迦梨比丘以謗舍利弗目連故墮是大蓮華地獄中佛告諸比丘被燒樵柱尚不應謗況情識類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威顏晃曜遍照祇洹來詣佛所頂禮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因二）

云何輕賤他　及不輕賤他　（七）為他所輕賤
以何為首目　我今問如來　大仙為我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善知不輕賤　不知名輕賤　樂法名恭敬
慢法名不恭　不近善知識　是名不敬首

樂行於非法　親友生怨嫉　與怨爲親友
是爲不敬首　如有婦女人　履行不貞良
好與新婬通　作於無理行　男子違禮度
其義亦復然　如是等名爲　輕賤之元首
斗秤欺誑人　巧僞不均平　苟且懷貪利
是名輕賤首　博弈相侵欺　捐喪錢財盡
如是等名爲　輕賤之首目　懶怠於事務
早眠而晚起　亦名輕賤首　嗜睡著美味
如斯之等人　耳璫及環釧　而復喜瞋恚
擎蓋錦履屣　貧窮自嚴飾　是名輕賤首

財物既尠少　愛著情愈濃　雖生利利種
冀求得王位　如是愚癡人　是名輕賤首
財寶基業大　多眷屬親友　自身於美味
不分施與他　受他好飲食　及得財寶利
彼來至己家　都無報荅心　乃至不與食
是名輕賤首　父母年朽邁　衰老既至已
自食於甘美　終不知供養　如斯之等人
是名輕賤首　父母及兄弟　親屬并姊妹
打罵出惡言　是名輕賤首　沙門婆羅門
中時來至家　不請不施食　是名輕賤首

沙門婆羅門　及貧窮乞匄　罵辱不施與
是名輕賤首　謗佛及聲聞　出家在家人
爲此非法事　是名輕賤首　實非是羅漢
自稱是羅漢　天人婆羅門　沙門中大賊
若爲如是者　是名輕賤首　如斯之等類
因二　八
爲他所輕賤　世間可輕賤　我悉知見之
宜應速捨離　如怖畏險道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父棄捨嫌怖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顏容暉赫光色甚明遍于祇洹來
詣佛所頂禮足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誰名爲敬順　誰名爲陵邈　誰爲嬰愚戲
如小兒弄土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男子若敬順　女人必陵邈　男子若陵邈
女人必敬順　女人嬰愚戲　如小兒弄土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棄捨嫌怖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身光晃曜猶如電光遍照祇洹赫
然甚明來詣佛所頂禮足已退坐一面而說
偈言
覺觀意欲來　遮止應遮止　一切盡遮止
不造生死塵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覺觀意欲來　遮止應遮止　不應一切遮
但遮惡覺觀　惡意應遮止　遮止能遮止
若能如是者　不為生死遮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棄捨嫌怖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身光晃曜遍照祇洹來詣佛所禮
佛足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得名稱　云何得財業　云何得稱譽
云何得親友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持戒得名稱　布施得財寶　實語得稱譽
普施衆皆親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父棄捨嫌怖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顏晃曜赫然甚明遍于祇洹來
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生爲人　知見極明了　集諸財寶利
多少義云何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先學衆技能　次集諸財寶　集財爲四分
一分供衣食　二分營作事　一分俟匱乏
種田是初業　商估是爲次　蕃息養牛群
羔羊幷六畜　復有諸子息　各爲取妻婦
出女幷姊妹　及六畜家法　調和得利樂

不和得苦惱　作事令終訖　終不中休廢
智者善思惟　深知於得失　善解作不作
財寶來趣已　如河歸大海　勤修於事業
如蜂採衆華　日日常增長　晝夜聚財業
如彼蜂增長　財不寄老朽　不與邊遠人
惡人作鄙業　勢力勝已者　終不以財寶
與如是等人　與財爲親厚　債索時怨諍
悋哉財義利　失財失親友　但如法聚財
不應作非法　丈夫如法作　端嚴極熾盛
既能自衣食　又復惠施人　調適不失度
命終得生天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又棄捨嫌怖
以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四二）
爾時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俱薩羅國有一（十一）
善彈琴人名俱兜羅涉路而行時有六天女
各乘宮殿陵虛而行天等出宮語此人言舅
可爲我彈奏清琴我當歌儛時彈琴人覩其

容貌光明異常生希有想問言姊妹作何功德得生斯處爾先為我說其先因我當為爾彈奏清琴天女答曰汝今但當為我彈琴我於歌中自說往緣時俱毘羅於六天前即鼓琴時第一天女而說偈言

諸能以上衣　用施於他人　人中生尊勝
處天如我今　身如真金聚　光色甚喜悅
天女有數百　我為最尊勝　施於所愛物
其福勝如是

第二天女復說偈言

若以諸上味　餚饍飲食施　生人為男女
男女中最勝　若生於天上　猶如我今日
以捨所愛故　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
乘虛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　光顏甚殊妙
天女有數百　我為最尊勝　施上味飲食
獲勝報如是

第三天女復說偈言

若以勝妙香　布施而修福　生人得尊勝
處天如我身　以捨所愛故　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

光顏甚殊妙　天女有數百　我為最尊勝
以施勝香故　獲報得如是
第四天女復說偈言
我本人中時　孝事難曷姑　罵詈麤惡言
我悉能忍受　是故於今者　獲得此天身
以能孝順故　隨意受快樂　四二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　十二
天女有百數　我為最尊勝　汝觀我宮殿
獲勝報如是　光顏甚殊妙
第五天女復說偈言　以能孝事故

我於先身時　屬人為婢住　奉侍於大家
隨順不瞋戾　精勤不懈怠　早起而晚卧
若於大家所　得少飲食時　分施於沙門
及與婆羅門　是故得天身　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
光顏甚殊妙　天女數百中　我最為尊勝
處賤修福田　獲勝報如是
第六天女復說偈言
我於先身時　得見於比丘　及以比丘尼
生大歡喜心　彼教我精勤　得聞彼說法

一日受齋法　是故今生天　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眞金色
光顏甚殊妙　天女數百中　我爲最尊勝
汝今且觀我　以用善教故　獲勝報如是
時彈琴者復說偈言　（圖二）
我今極善行　可樂薩羅林　我今見天女
晃曜如電光　見聞如是事　還歸造功德
爾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
一面坐是天威德光明熾盛普照祇洹悉皆
大明彼天爾時即說偈言
云何起必壞　云何遮不生　云何捨所畏
云何成法樂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瞋恚起時滅　貪欲生必遮　棄無明無畏
證滅最爲樂　棄恚捨貪欲　出於諸結使
不著於色名　觀諸法空林　欲爲生死根
欲能生諸苦　斷欲得解脫　諸苦亦復然
苦得解脫故　苦本亦解脫　嬰愚無智人

放逸不觀苦　是故設苦海　纏縛無窮已
智者檢亂心　不宜著諸欲　夫為放逸行
能壞禪定樂　是故應攝想　勿得著欲染
譬如巨富者　守護其珍寶

爾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已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至佛所頂禮佛足
在一面坐是天威德光明熾盛普照祇洹悉
皆大明彼天爾時即說偈言

雖到於五塵　不名為貪欲　思想生染著
乃名為貪欲　欲能縛世間　健者得解脫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欲性本無常　斷滅則悟道　著欲生繫縛
永不得解脫　若以信為伴　不信莫由起
名稱轉增長　壽終得生天　若復斷除欲
不數數受有　不還來生死　永入於涅槃
知身空無我　觀名色不堅　不著於名色

從是而解脫　亦不見解脫　及以非解脫
哀愍利群生　廣饒益一切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又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天光明倍常來至佛所頭面禮佛在
一面坐而說偈言
應共誰止住　復應親近誰　從誰所受法
得利不生惡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應共善人住　親近於善者
得利不生惡　應共善人住
從彼人受法　智者得利樂
親近於善者　從彼人受法
親近於善者　從彼人受法　智者得名譽
是故應共住　親近於善者　親近於善者
親族中尊勝　能離於憂愁　應共善人住
而能得解脫　遠離諸惡趣　智者得解慧
從彼人受法
於一切苦中
能斷一切縛

純受上妙樂　得近於涅槃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父棄捨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天光明倍常普照祇洹悉皆大明來
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貪恪貧窮苦　皆由不惠施　若欲求福德
智者應施與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可怖莫過貪　貧乏恒飢渴　恐貧不布施
不施畏甚大　今世若後世　飢窮苦難計
若得少能施　得多亦能施　生時得快樂
壽終得生天　難施而能施　是名難作業
嬰愚不知解　諸佛賢聖法　愚智俱命終
生處各別異　愚者墮地獄　受於種種苦
智者生人天　乃可得解脫　貧窮捐捨活
以用養妻子　淨心割少施　其福無有量
設百千大祠　供養於一切　不及貧布施

十六分中一　大祠有鞭打　侵掠他財寶
種種苦惱人　以成大祠業　以惡聚財寶
衆皆不歡悅　如是不淨施　及以小淨施
受報有好醜　不可以相比　如法聚財物
終不非法求　得財捨用施　正直而施與
具戒修禪定　正直者受取　福聚布四方
猶如大海水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又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毗婆山側七葉窟中時佛爲法陀羅剌脚極爲苦痛如來默受雖復苦痛無所請求爾時有八天子顏容端正來詣佛所中有一天言沙門瞿曇實是丈夫人中師子雖受苦痛不捨念覺心無惱異若復有人於瞿曇大師子所生誹謗者當知是人甚大愚癡第二天亦作是說瞿曇沙門丈夫龍象雖受苦痛不捨念覺心無惱異若復有人於瞿曇龍象所生誹謗者當知是

人甚大愚癡第三天復作是言沙門瞿曇如善乘牛第四天復作是言沙門瞿曇如善乘馬第五天復作是言沙門瞿曇猶如牛王第六天復作是言沙門瞿曇無上丈夫第七天復作是言沙門瞿曇人中蓮華第八天復作是言沙門瞿曇猶如分陀利觀彼禪寂極為善定終不矜高亦不卑下止故解脫解脫故止時第八天即說偈言

（因二）（十七）

非彼清淨心　假使滿百千　通達五比施
為於戒取縛　沒溺愛欲海　不能度彼岸
爾時八天說此偈已頂禮佛足還其所止
垂下及遮止　名稱及技能　彈琴并棄捨
種別善丈夫　慳貪不惠施　八天為第十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

音釋

憞去乾切過也　潰胡對切決也　膿奴冬切　觝都禮切　斟息淺切少也　勾古太切　蕃符袁切息也　覕奴侯切　悋良刃切慳也　捃舉藴切拾也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一　　因三

失譯人名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顏色殊常來詣佛所赫然大明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而說偈言

譬如彼大地　廣大無有邊　又亦如巨海　甚深無涯際　須彌極高峻　無以能喻及　誰如那羅延　男子中無比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無物廣於愛　深大不過瞋　憍慢高須彌　唯有佛世尊　於諸男子中　最勝無倫匹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於其中夜來詣佛所威光照曜赫然甚明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而說偈言

何物火不燒　旋嵐不能壞　劫盡大洪水　一切浸爛壞　何物於彼所　而得不爛潰

男子若女人　所有諸財寶　以何方便故
王賊不能侵　是何堅牢藏　無能毀壞者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福聚火不燒　旋嵐不吹壞　劫盡洪水浸
不能令腐朽　男女有福聚　王賊不能侵
福是堅牢藏　無能侵毀者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乆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照曜赫
然大明頂禮佛足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誰能具曠路　涉道之資粮　以何因緣故
賊所不能劫　設復逢奸惡　云何得守護
云何被劫奪　因三　而生大歡喜　云何常親近
智者生欣悅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信為遠資粮　福聚非賊劫　賊劫戒遮殺
沙門劫生喜　數親近沙門　智者生欣悅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乂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
光赫然悉皆大明頂禮佛足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樂者所思念　稱意所獲得　一切諸樂中
欲樂最為勝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樂者無思念　苦者有願求　若人捨思願
是為最為勝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乂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顏殊特赫然大明來詣佛所頂
禮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佛為天人師　於諸物中勝　能知一切法
利益諸世間　一切諸難中　何物最為難
唯願大仙尊　為我分別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於他得自在　忍彼觸惱難　貧窮能布施
危厄持戒難　盛年處榮貴　捨欲出家難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又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來詣佛所威光晃曜赫然大明頂
禮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車為云何生　誰將車所至　車去為遠近
車去何損減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從業出生車　心將轉運去　去至因盡處
因盡則滅壞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又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晃曜遍
照祇洹悉皆大明時此天子却坐一面白佛
言世尊須多婆奢鋸陀女生子佛言斯是不
善非是善也
爾時此天即說偈言
子生世言樂　生子極欣慶　父母漸老朽
何故說不善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知生子者　必有愛別離　陰聚和合苦
此都非是子　是名與諸苦　嬰愚謂為樂
是故我說言　生子為不善　不善作善緣
不愛作愛緣　苦作於樂緣　放逸所極熱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父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顏暉曜威色倍常赫然大明來
詣祇洹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而說偈言
云何自思筭　不為煩惱覆　云何復名為
永離於衆數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四三
若善筭計者　三漏不流轉　五
彼名離衆處　總數不覆藏　名色永已滅
天復以偈讚言　已去於總數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又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光色暉曜赫然大明來詣祇洹頂
禮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何物重於地　何物高於空　何物疾於風
何物多草木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持戒重於地　憍慢高於空　心念疾於風
亂想多草木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威顏晃曜光色殊常來詣祇洹赫
然甚明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修行何戒行　復作何威儀　有何功德力
造作何業行　具足何等法　得生於天上
願世尊悲愍　爲我開顯說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我今爲汝說　汝當至心聽　諸欲生天者
先當斷殺生　善修持禁戒　守攝於諸根
不害有生類　便得生天上　不盜他財物
彼與樂受取　斷於姦盜心　便得生天上
不姦他婦女　度邪婬彼岸　自足己妻色
便得生天上　爲利自己身　亦用利于彼
弁爲財利故　遠離諸放逸　實語不虛妄
便往生天上　除去於兩舌　不鬪亂彼此
樂出和合語　以此因緣故　便得生天上
斷於麤惡言　讒刺觸惱故　吐辭皆柔輭

聞者生欣悅　以是業緣故　得生于天上
除斷于綺語　不說無義事　知時如說法
便得生天上　若聚落曠野　不生貪利想
於他財物所　不起愚癡心　便得生天上
慈心不害物　不挾怨憎心　向於羣生類
心無怒害想　便得生天上　信業及果報
能修信施者　二事俱生信　具足得正見
便得生天上　如斯衆善法　白淨十業道
慈能修行者　必得生天上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捨於嫌怖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大地火不燒　誰賈粮所願　其能及車乘
鋸質女算數　何重并十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四三）爾時有一天子名曰因陀羅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身光暉曜遍照祇洹赫然大明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不知壽　云何覺了壽　云何貪著壽

云何繫縛壽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色不能知壽　行不覺了壽　貪著己身壽
愛壽為繫縛
時因陀羅天子復說偈言
如佛之所說　色非壽命者　云何共意識
而得成身衆
世尊復以偈答曰
識依歌羅羅　歌羅羅最初　歌羅羅生胞
從胞生肉段　肉段生堅鞕　從鞕生五胞
從胞生髮爪　由是生五根　男女相別異
遷變不暫住　以是因緣故　云何有壽命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曰釋迦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
詣佛所身光曜曜遍照祇洹赫然大明頂禮
佛足却一面坐而說偈言
斷於一切結　常捨衆事務　若有教授他
不名著沙門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夜又應當知　諸種苦惱逼　智者宜悲愍
說法而教導　不應放捨彼　墜墮於苦道
羅漢懷慈慧　救拔無過咎
時釋迦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曰最勝長者神光暉赫照遍祇
洹頂禮佛足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常學說善偈　親近敬沙門　恒樂空靜處
寂定於諸根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常學說善偈　親近敬沙門　恒樂空靜處
寂定於心意
爾時最勝長者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
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曰尸毗威光顯曜顏色殊常遍
于祇洹赫然大明頂禮佛足却坐一面而說
偈言
應共誰住止　宜與誰和合　於誰得正法
獲勝無過患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應共賢聖住　宜與賢和合　從賢諮正法
獲勝無憍過

時尸毗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天子名月自在威光顯照遍于祇洹（四三）（九）

頂禮佛足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修禪至盡處　食草雞鹿戒　成就於寂樂
遠離於生死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雖復修彼禪　猶在生死網　能具正念者
如鵠出網羅

獨處心懷怕　遠離於生死

時月自在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曰毗紐威光炳曜赫然大明來詣祇洹頂禮佛足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諸親近佛者　無不得歡喜　咸令一切人
樂於如法教

能令修學者　獲得不放逸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此法善教戒　知時不放逸　於魔得自在
魔不得其便
時毗紐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名般闍羅光色曄曜赫然甚明
威儀庠序來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而
說偈言
在家纏衆務　出家甚寬博　牟尼由專靜
從禪出覺了　廓然而大悟　開發顯大智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雖處衆緣務　亦能獲得法　能具念力者
由能專定故　唯有明智人　逮證於涅槃
時般闍羅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
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須尸摩與其眷屬五百人俱來
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告阿
難言世若有人能稱實說彼當應言舍利弗
比丘持戒多聞少欲知足樂於閑靜精勤修
定有大念力成就智慧速疾智利智善知

要深解出離不滿足實智阿難白佛言世尊誠如聖教若稱實說彼應當言舍利弗比丘持戒多聞最為第一乃至成就實智時諸天子聞於如來不及與阿難讚舍利弗天之容貌轉復端嚴其身光曜倍更殊常遍照祇洹赫然大明時須尸摩天子顏貌威光轉熾盛已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舍利弗多聞　咸稱為大智　持戒善調順
世尊所稱歎

世尊以偈答曰

舍利弗多聞　咸稱為大智　持戒善調順
世尊所稱歎　得無生寂滅　破魔住後身

時須尸摩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赤馬光色倍常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卻坐一面白佛言世尊當於何處而能得有不生老死不沒不出衆生盡處如是邊際為可知不爾時世尊告赤馬天子言不生老死既不終沒亦不出生無有人能行至邊際亦無有能往詣於彼盡其崖限時赤馬

天子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說甚善希有不生老死乃至無能得其邊際所以者何念我過去曾爲仙人號名赤馬斷於欲結得世五通神力駿疾過於日月舉足一趨能度大海而作是念我今神力駿疾如是我當行盡衆生邊際我於爾時志欲專求衆生邊故心意忽忽都無閑暇唯除洗手并飲食時及大小便於百年中竟不能得衆生邊際而便命終以是故知如來善說不生老死不出不沒欲往於彼知其邊際都無是處佛告赤馬天曰如是如是若有了生老死不出不沒衆生邊際實無是處若欲知者衆生邊際即是涅槃若盡苦際是即名爲得其邊際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雖有是神力　終無有能得　行盡衆生邊
若不得邊際　何能盡苦際　是故我牟尼
得名善知世　唯有勝智人　能曉了邊際
梵行已得立　正知衆生邊　度邊之彼岸
時赤馬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當

子爾時有六天子本是外道六師徒黨一名難勝二名自在三名顯現四名決勝五名時起六名輕弄此六天子感於其夜來詣佛所在一面坐斯諸天光倍勝於常遍照祇洹赫然大明爾時難勝即說偈言

可譏毀比丘　四時自禁制　見聞其住已　是人離諸惡
自在天子復說偈言
苦行可譏毀　攝檢於己身　斷惡口念譯　苦樂同世尊　於其法主所　不造作衆惡

顯現天子復說偈言
斬截及傷害　祠祀火燒等　皆無善惡報　迦葉之所說
決勝天子復說偈言
尼揵若提子　當說如是言　長夜修苦行　除斷於妄語　離羅漢不遠　墮於世尊數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從今令汝等　獨已若多衆　我觀皆鄙穢　悉同於死屍　云何以野干　同彼師子王
汝尊裸形衆　極惡喜妄語　如斯外道等

彼去羅漢遠　雖處於閑靜　說有及欲過　并諸癡幻惡　一切悉斷除
時有天子復說偈言　爲其作教導　讚歎斷欲結　應向彼禮拜　供養以稱讚
作彼苦行者　深爲可譏毀　所以如是者　彼即世尊故
徒爲勞苦事　願當擁護彼　有一天子復說偈言
必趣於色有　生梵世歡喜　說有及瞋過　并諸癡幻惡　一切悉斷除
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讚歎斷瞋結　應向彼禮拜　供養以稱讚
世界所有色　此處及他處　所以如是者　彼即世尊故
有大光明者　如是等一切　時一天子復說偈言
譬如捕魚師　以網掩衆魚　說有及癡過　并諸癡幻惡　一切悉斷除
又有一天復說偈言　讚歎斷癡者

時一天子復說偈言
說有憍慢過　并諸慢幻惑　一切悉斷除
讚歎斷憍慢
時一天子復說偈言
說有諸見過　并諸見幻惑　一切悉斷除
讚歎斷見者
時一天子復說偈言
說有愛著過　并諸愛幻惑　一切悉斷除
讚歎斷愛者
有一天子復說偈言

王舍城諸山　毗富羅最上　大地諸山中
雪山王最上　四方諸世界　上下及四維
一切天人中　如來最為尊
時諸天子聞佛所說各說偈已歡喜頂禮還
于天宮

因陀羅問壽　圖三　斷於一切結　十四　說善稱長者
尸毗闍共住　速疾問邊際　婆睺諮大喜
大喜毗紐問　般闍羅婕持
須尸摩問第一有外道問諸見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曰摩伽來詣佛所光色熾盛赫然大明禮佛足已却住一面而說偈言

害誰安隱眠　害誰不憂愁　滅何等一法　為聖所稱讚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害瞋安隱眠　害瞋得無憂　瞋恚之毒根　雜親傷害人　滅是等一法　賢聖所稱歎

爾時摩伽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彌伽來詣佛所威光顯曜赫然大明頂禮佛足已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於世間　顯發於照明　何者是無上　第一之照明　如是甚深義　願佛為我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於一切世間　凡有三照明　云何三照明　所謂日月火　能於晝夜中　處處為照明　天上及人間　唯佛無上明

時彌伽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曇摩尸來詣佛所威光暐赫遍

于祇洹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婆羅門今者　斷三有欲結　不願求諸有
意為何所作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婆羅門無作　念作已終訖　涉水足盡底
以至于彼岸　若足不盡底　不能到彼岸
手足必運動　是名有所作　以此為方喻
以明無作義　曇摩汝當知　已盡於諸漏
住於最後身　諸有愛欲過　一切悉斷除
超度生死海

爾時曇摩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多羅健陀來詣佛所光色暉赫
明遍祇洹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斷除於幾法　棄捨於幾法　增進修幾法
比丘成幾法　凡修除幾法　得度於駛流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除五欲受陰　棄捨於五蓋　增進修五根
成就五分身　如是之比丘　超度生死海

爾時多羅健陀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
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曰迦默來詣佛所光色暉赫明
照祇洹禮佛足已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
云何名為難為難作　四三　十六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學者為難作　具足於戒定　得離衆縛務
恬靜而快樂
爾時迦默天子復白佛言誠如聖教默靜為
難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迦默汝今者　難得而欲得　晝夜修定意
必能安靜默
時迦默復白佛言心意難定世尊復以偈答
定攝擾亂心　決定根難住　壞於死羂網
能獲於聖智
迦默復白佛言深險道阻難何由得濟度世
尊復以偈答
非聖必墮險　頹隊莫由過　賢聖履險道
安隱從中度

爾時迦默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曰迦默來詣佛所光明赫然遍
照祇洹禮佛足已却住一面而說偈言
貪欲及瞋恚　以何爲根本　樂不樂恐怖　意覺從何生
爲是而誰耶　嬰孩捉母乳　四三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從愛至我心　如尼拘陀樹　根鬚從土生
然後入于地　各各於異處　愛著生於欲
亦如摩樓多　纏縛覆林木　若知其根本
夜叉當捨離　能度生死海　度更不愛有
時迦默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曰栴檀來詣佛所光顏熾盛明
照祇洹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我今問瞿曇　種別大利智　除去諸障蔽
知見悉明了　止住於何處　爲習何法教
於後世不畏　得善之果報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除棄口意惡　身不行非善　若處於居家

布施如流水　信心數受戒　攝念分財與
天當住此處　習學如上事　若能勤心行
後世都無畏
時梅檀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曰梅檀來詣佛所光顏熾盛明
照祇洹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度駛流　晝夜恒精勤　如此駛流中
濤波甚暴急　無有攀挽處　亦無安足地
誰能處深流　而不為漂沒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一切戒完具　定慧充其心　思惟內身念
此能度難處　除去於欲想　度有結使流
盡於喜愛有　處深不沉沒
時梅檀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四三）（十八）
時有天子名曰迦葉身光倍常來詣佛所所
出光明遍照祇洹却坐一面而白佛言比丘
我今欲說比丘勝利佛告迦葉恣汝所說
爾時迦葉即說偈言

比丘能具念　心得善解脫　諸欲有所求
逮得無垢處　能知於世間　有垢及無垢
捨離一切有　亦無有蓄積　是名爲比丘
有勝利功德
時迦葉天子說此偈已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曰迦葉光色倍常即於其夜來
詣佛所身光顯照遍于祇洹却坐一面白佛
言比丘比丘大德我今亦復欲說比丘所得
功德佛言迦葉隨汝意說迦葉即說偈言

比丘能具念　心得善解脫　願求得涅槃
已知於世間　解有及非有　深知諸法空
是名爲比丘　離有獲涅槃
時迦葉天子說此偈已歡喜頂禮還于天宮
摩佉問所害　彌佉諸照明　曇摩誦應作
多羅詢所斷　極難及伏藏　迦默決二疑
實知及度流　栴檀之所說　無垢有非有
斯兩迦葉談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一

音釋

挾胡頰切懷也

鞕堅也魚孟切

趠敕教切超越也

裸郎果切赤體也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二　第十三　同卷　因四

失譯人名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摩竭提國將欲向彼崛默夜又宮中時崛默夜又往請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及比丘僧於今日夜在我宮宿爾時世尊默然許之時崛默夜又為欲安置佛徒衆故即時化作五百宮殿牀敷卧具悉皆備足又復化作五百火爐中火熾然都無烟氣請佛詣宮奉以上房五百比丘以次取房爾時如來入房坐已崛默夜又在一面立而說偈言

得正憶念樂　憶念正亦樂　志念常不忘
正念得安眠　正念得賢樂　不害不杖捶
不勝亦不貪　於一切衆生　普皆生慈愍
離一切怨憎　斯乃為大樂　更無有過者

時崛默夜又說此偈已歡喜頂禮而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白山爾時尊者象護為佛侍者於時世尊夜中經行天降微雨電光晃曜時天帝釋即便化作瑠璃寶堂以覆佛上作是事已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如來經行

猶未休止時彼國人若小兒啼泣不時止者輒以薄俱羅鬼而以恐之然諸佛常法師不入室弟子不得在前入房而先眠睡爾時象護作是心念今夜既久世尊不睡我當作薄俱羅鬼恐其令眠作斯念已尋便返被俱執至經行道頭而語佛言沙門沙門薄俱羅鬼來爾時佛告象護汝甚愚癡以薄俱羅鬼恐怖於我汝寧不知如來久斷驚懼毛豎一切畏耶時釋提桓因見聞是已白佛言世尊佛法之中亦有如是出家人也佛告天帝憍尸迦瞿曇種姓極為寬廓多所容納如是之人不久亦當得清淨法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於自已法　具行婆羅門　到于彼岸者
盡諸結有漏　若於自已法　具行婆羅門
名到于彼岸　觀諸受滅設　若於自已法
具行婆羅門　四　到于彼岸者　二　觀因之盡設
若於自已法　具行婆羅門　能度彼岸者
觀結使寂滅　若於自已法　具行婆羅門
度于彼岸者　觀生老病死　若於自已法
具行婆羅門　度于彼岸者　能度毗舍闍

薄俱羅彼岸
爾時帝釋聞佛所說歡喜頂禮還于天宮爾
時尊者阿那律從佛遊行至彼摩竭提國鬼
子母宮時阿那律中夜早起正身端坐誦法
句偈及波羅延大德之偈又復高聲誦習其
義及脩多羅等時鬼子母所愛小子字賓伽
羅啼泣隨淚時鬼子母慰撫子言道人誦經
汝莫啼泣即說偈言

汝賓伽羅止爾聲　聽道人誦法句偈
聽是偈已除破戒　獲得清淨能守慧
汝賓伽羅止爾聲　聽道人誦法句偈
聽是偈已得不殺　汝賓伽羅止爾聲
聽道人誦法句偈　聽是偈已得實語
汝賓伽羅止爾聲　聽道人誦法句偈
聽是偈已離鬼胎　是故汝應止啼聲

（四）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富那婆修夜
（三）又母宮佛於其夜在彼宮宿其子夜又婆修
及女憂怛羅夜中啼泣其母爾時慰撫男女
欲令不啼即說偈言

富那婆脩　及憂怛羅　汝等今者　宜止啼聲

佛之世雄　所說法要　使我得聞　非父非母
能脫苦惱　唯有世尊　善巧說法　能令聞者
永離諸苦　一切衆生　隨於欲流　沒生死海
我欲聽法　斷斯欲流　富那婆修　及憂怛羅
是故汝等　宜應默然

時富那婆修即說偈言

我今隨母教　更不出音聲　小妹憂怛羅
爾今亦默然　願聽彼沙門　說於微妙法
佛於摩竭提　人中最爲上　廣爲諸衆生
演說斷苦法　說苦能生善　說苦出要道
說賢聖八道　安隱趣涅槃　善哉聞沙門
所說法之要　母以偈答
汝是知見者　所說稱我心　汝善讚歎彼
世間之導師　以汝等默故　令我見四諦
憂怛羅後時　亦當見四諦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摩竭提國至摩尼行夜
叉宮時摩尼行夜叉共諸夜叉不在已宮集
於餘處有一女人持好香華并齎美酒來至
於此夜叉宮中爾時世尊處彼宮坐諸根寂

定時此女人見於如來在宮中坐顏色悅豫志意湛然諸根寂定得上調心譬如金樓見斯事已即生此念我於今者便爲現見摩尼行夜叉時此女人前禮佛足而說偈言

汝實應供養　請與我所願　使汝得賢善

此摩竭提人　咸從汝求願　此常稱其心

能與福慶祐　汝今稱我願　令我現在樂

來世得生天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汝慎莫放逸　而生於憍慢　常當樂信戒

汝當自化度　請求摩尼行　彼將何所爲

未若汝自修　生天之業緣

時彼女人聞斯偈已復作是念彼必不是摩尼夜叉乃是瞿曇沙門即此女人尋以香華酒瓶屏於一處頂禮佛足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云何能獲得　現樂後生天　趣向於何事

能得受快樂　當作何業行　我今問瞿曇

云何今得樂　命終得生天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施與調諸根　能生於快樂　正見賢善俱
親近於沙門　正命自活者　何用生於彼
三十三天中　彼即苦羅網　汝除於欲愛
至心聽我說　我今當為汝　說無塵垢法
汝諸夜叉衆　善哉聽甘露　四
爾時世尊即為說法示教利喜如諸佛法說　五
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世為要佛
知其心志意調順為說四諦苦集滅道女人
意聽聞法信悟如新淨氎易受染色即於座
上見四聖諦法知法逮得於法盡法崖底斷
於疑網度疑彼岸不隨於他即起禮佛合掌
而言世尊我已得出我已得出我盡形壽歸
依三寶成就不殺時此女人聞法歡喜頂禮
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摩竭提國至箭手夜叉
宮於夜止宿時箭毛夜叉與諸夜叉餘處聚
會不在宮中時箭毛同伴其名為炙此炙夜
叉見佛在於箭毛舍中詣箭毛夜叉所而語
之言汝得大利如來至真等正覺今在汝宮
於中止宿箭毛夜叉言彼云何在我宮宿時

夜又復語之言彼雖人類實是如來至真等正覺箭毛復言我今還宮足自別知為是如來至真等正覺為非是耶箭毛夜又聚會既訖尋還已宮以身欲觸佛佛身轉遠即問佛言沙門今者為驚懼耶佛言我不畏汝觸極惡箭毛復言沙門我今問難汝若解釋甚善無量若不答我當破汝心令熱沸血從面而出又拔汝膊擲置婆耆河岸佛言我不見世間若天魔梵沙門婆羅門有能令我心意顛倒破我之心面出沸血能拔我膊擲置于彼婆耆岸者爾時箭毛即說偈言

貪欲瞋恚　以何為本　樂及不樂　怖畏毛豎
為是何耶　彼意覺著　住在何處　嬰孩小人
云何生便　知捉於乳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愛從以我生　如尼拘陀樹　欲愛隨所著
亦如摩樓多　纏縛尼拘樹　夜叉應當知
若知其根本　必能捨棄離　知彼根本者
能度生死海　度於有墜流　更不受後有

時箭毛夜又聞佛所說心開意解歡喜踊躍

即受三歸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優婆夷有一男兒受持八戒於戒有缺
以犯戒故鬼著而狂時優婆夷即說偈言
十四十五日　及以月八日　如來神足月
清淨持八戒　修行不缺減　鬼神不擾亂
我從羅漢所　得聞如是事
時有夜叉而說偈言
十四十五日　及以月八日　神足月齋日
持戒不毀缺　具受八支齋　鬼神不擾亂
汝於羅漢所　所聞皆稱實　我今必當放
夜叉作是語　毀戒鬼擾亂　若有所毀缺
現在鬼神惱　將來獲惡果　受戒如執刀
急緩俱能傷　智者須善捉　得中則無害
不持法沙門　後受地獄苦　如彼拙用刀
必傷於其手　善捉者不傷　能護沙門法
後必得涅槃　夜叉捉兒竟　捉已尋復放
時彼優婆夷　即語其子言　汝今當聽我
夜叉之所說　諸有遲緩業　梵行不清淨
邪命并諂曲　彼不成大果　譬如拙用刀

必自傷害手　善持沙門法　後必近涅槃
如似善捉刀　不自傷其手
爾時優婆夷爲子種種說是法已其子尋即生於猒惡既猒惡已便求出家剃除鬚髮即著法服年少出家不能深樂出家之法以不樂故便還歸家時優婆夷遥見子來舉手大歎而說偈言
舍既被燒　烟炎熾盛　善出諸物　何以復來
而欲入火　舍既焚燒　烟炎熾盛　何緣復來
欲被燒害

爾時其子復說偈言
一切世人死　必應愁號哭　現在若不見
亦復應啼泣　母今以何故　如彼餓鬼哭
其母復說偈言
汝以先捨欲　出家爲沙門　汝今欲還家
恐爲魔所縛　我今以是故　是以哭於汝
時優婆夷如是種種訶責其子使生猒惡爾時其子即向阿練若處精勤修道晝夜不廢獲阿羅漢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摩竭提國往至於彼曠

野夜叉所住之宮於夜止宿時彼夜叉與諸夜叉餘處會聚不在已宮時有夜叉名曰驢駒見於如來在曠野宮宿即詣於彼曠野鬼所而語之言汝獲大利如來至眞等正覺在汝宮宿曠野答言彼人云何在我宮宿時驢駒夜叉復語之言雖是人類實是如來至眞等正覺曠野復言汝審眞實是如來至眞等正覺爲非是耶爾時曠野聚會已訖還于己宮既見佛已而作是言出去沙門如來爾時以彼住處故隨語出復語佛言沙門還入佛

斷我慢復隨語入第二第三語佛出入佛悉隨之第四亦言沙門出去佛言汝已三請我於今者不爲汝出曠野鬼言我欲問難汝若解釋當聽汝坐若不答我當令汝心意倒錯又破汝心使熱沸血從面而出挽汝之脾擲置婆耆河岸佛言不見世間若天若魔若梵沙門婆羅門有能以我如汝語者汝欲問者隨汝所問時曠野鬼即說偈言

一切財寶中　何者最爲勝　修行何善行
能招於樂報　於諸美味中　何者最爲勝

於諸壽命中　何者壽命勝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於諸人中財　信財第一勝
能得於快樂　實語最美味
時曠野夜叉復說偈言
誰度於駛流　誰度於大海　修行於法者
誰得於清淨　誰能捨離苦　智慧壽命勝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信能度駛流　不放逸度海　精進能離苦
智慧能清淨

曠野夜叉復說偈言
云何能得信　云何能得財　云何得名稱
云何得善友
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阿羅漢得信　行法得涅槃　慎行所應作
精勤能聚財　實語名遠聞　廣施得親友
汝可廣請問　沙門婆羅門　誰邊得實語
離我誰有法　九十六種道　汝觀察諦問
誰法有不害　能具調順者
爾時曠野鬼復說偈言

何須更問彼　沙門婆羅門　大精進顯示
善分別說法　我今念汝恩　由汝示我故
令我今得見　無上大商主　我從於今日
隨順行來處　城邑及聚落　常當歸命佛
顯示於正法
時曠野夜叉聞佛所說歡喜踊躍歸依三寶
并受禁戒爲佛弟子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
時王園精舍有比丘尼名曰毗梨 秦言雄也 時彼
國人一切共爲俱密頭星會七日七夜歡娛
聚集無有延請比丘尼者時有夜叉於彼毗
梨比丘尼所生信敬心知諸國人都無請者
於里巷中說斯偈言
王舍城諸人　一切咸醉眠　毗梨比丘尼
寂然入善定　行者實是雄　成就於雄法
而此比丘尼　善能修諸根　永離於塵垢
寂滅到涅槃　如斯大德人　宜勤加供養
汝等今云何　都無請命者
時彼城中諸優婆塞聞是偈已各持衣服及
諸餚饍而來施與彼比丘尼于時夜叉見諸

人等各各供養復說偈言
毗㝹比丘尼　斷除一切結　優婆塞有智
能施於彼食　以施彼食故　得大福增長
毗㝹比丘尼　斷一切結使　優婆塞有智
能施毗㝹衣　以施彼衣故　得大福增長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
王園精舍有比丘尼名曰白淨爾時國人一
切共作俱蜜頭星會七日七夜歡娛聚集無
有請彼比丘尼者時有夜叉於白淨比丘尼
所生信敬心知諸國人都無請者於里巷中
說斯偈言
王舍城諸人　一切皆醉眠　不請比丘尼
修於諸根人　白淨白淨法　比丘尼善定
永離於塵垢　寂滅到涅槃　如斯大德人
宜勤加供養　汝等今云何　都無命請者
時彼城中諸人聞是偈已各持衣食施比丘
尼于時夜叉見得衣食復說偈言
白淨比丘尼　斷除於愛結　優婆塞有智
能施彼衣食　以施彼食故　獲於無量福
白淨比丘尼　斷除於慳貪　優婆塞有智

能施於彼衣　以施彼衣故　獲於無量福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
二夜又一名七岳二名雪山此二夜又共為
親友而作誓言若汝宮中有妙寶出當語於
我若我宮中有妙寶出亦當語汝時雪山夜
又宮中有千葉蓮華大如車輪紺瑠璃莖金
剛為鬚雪山夜又覩斯事已即便遣使語彼
七岳言我宮中有是異物汝可來觀爾時七
岳夜又聞是語已即作心念如來世尊近在
不遠可便詣雪山夜又所言我當必詣彼往
看寶華作是念已即復遣使言我此中有如
來至眞等正覺在此現形汝宮雖有如是寶
華為何所益爾時雪山夜又聞其使語侍從
五百夜又往詣于彼七岳夜又所止宮中雪
山夜又向於七岳而說偈言

十五日夜月　圓足極淨明　聞命將徒衆
今故來相造　應當親近誰　誰是汝羅漢
七岳夜又說偈答言

如來世所尊　王舍城最上　說於四諦法
斷除一切苦　說苦從因生　能生苦名集

賢聖八正道　趣向於寂滅　彼是我羅漢
汝當親近之
雪山夜又復說偈言
普於群生類　若有慈等心　於愛不愛覺
為得自在不

七岳夜又復說偈言　因四
心意極調柔　於諸群萌類　了知一切法
為世大導師　於愛不愛覺　心皆得因在
雪山夜又復說偈言　十二
若能真實語　終不虛妄言　慈愍衆生類
除斷於殺生　遠離於放逸　於禪而不空
七岳夜又復說偈言
終不虛妄語　遠離於殺害　常捨諸放逸
佛無不定時
雪山夜又復說偈言
若不著於欲　心無諸擾亂　為有法眼耶
盡於愚癡不　能捨諸煩惱　得於解脫不
七岳夜又復以偈答
超出欲淤泥　心淨無擾亂　法眼甚清徹
得盡於愚癡　永捨衆結使　獲得於解脫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誰無別離惱　誰能不綺語　誰見物不貪
誰不生想見
七岳夜叉復以偈答
久斷愛別苦　未曾無義言　除捨貪欲心
永無邪見想　因四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頗具於諸明　戒行清淨不　為能盡諸漏
不受後有耶　十三
七岳夜叉復說偈言
明行悉具足　持戒行清淨　久斷諸結漏
永不受後有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如來三業中　頗具衆善行　汝今得遵行
讚歎真實法
七岳夜叉復以偈答
如來身口意　具足衆善行　明達悉充備
我讚真實法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牟尼天世雄　踽如伊梨延　少食不著味

仙聖處林禪　我等可共往　禮敬瞿曇尊
爾時七岳夜叉共雪山等將千夜叉同時俱
往既到佛所各整衣服合掌敬禮而說偈言
婆伽婆世雄　佛陀兩足尊　諸天所不知
具眼悉明了
爾時雪山七岳等說此偈已在一面坐雪山
夜叉以偈問佛
云何苦出要　云何捨離苦　世尊為我說
苦於何處盡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五欲意第六　於此處離欲　解脫於諸苦
斯是苦出要　如斯解脫苦　即於苦處滅
汝今問於我　為汝如是說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云何池流迴　何處無安立　苦樂於何處
滅盡無有餘　因四十習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眼耳鼻舌身　意根為第六　此處池流迴
此無安立處　名色不起轉　此處得盡滅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云何世間生　云何得和聚　幾爲世間受
幾事爲苦求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世間從六生　因六得和集　從六生於受
六事恒苦求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云何修善法　晝夜不懈怠　云何度駛流
無有安足處　亦無所攀緣　處深不沉沒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一切戒無犯　智慧具禪定　思惟衆過患
具足於念力　此能度難度　遠離欲和合
捨諸有結使　盡於歡喜有　如是人名爲
處深不沉沒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誰度於駛流　孰能越大海　誰能捨於苦
（四四）　（十五）
云何得清淨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信能度駛流　不放逸越海　精進能捨苦
智慧能使淨　汝詣諸沙門　及諸婆羅門
各各種別問　誰有知法者　誰能說實捨

離我誰能說　何須種別問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具實分別說
我今聞佛說　疑網皆已除　無上大導師
沙門婆羅門　世雄善顯示
七岳恩深重　能使我得見
我今所至處　城邑及聚落　在在并處處
日夜常歸依　如來三佛陀　法中之正法
一千諸夜叉　心各懷踊躍　皆合掌向佛
咸求為弟子　歸依佛世尊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

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在靈鷲山時舍利弗新剃髮竟晨朝早起正身端坐以衣覆頭當于彼時有二夜叉一名為害二名復害爾時復害見舍利弗語為害言我於今者欲以拳打剃頭沙門為害答言而此比丘有大神德汝勿為此長夜受苦第二第三亦如是諫復害故欲以拳打舍利弗以不用其所諫曉故乃至以身躬自抱捉爾時復害惡心熾盛雖聞他諫乃至抱捉都無從順即以拳打舍利弗頭既打之已復害夜叉語為害言今打

比丘便爲燒爇於我汝今應當救拔於我作是語時地自開裂現身陷入無間地獄爾時尊者大目揵連去舍利弗坐處不遠坐一樹下尋聞打於舍利弗聲往詣尊者舍利弗所而語之言不能堪忍受如是苦將無驚怖散壞身耶舍利弗言我身忍受都無苦痛亦不散壞尊者即讚歎言實有神德假令復害以手打彼耆闍崛山猶當碎壞而舍利弗都無異相斯二尊者作是語時爾時世尊晝在房坐以淨天耳遥聞其言即說偈言

正心如大山　安住無動搖　諸所可染著
染不染著法　遠離於愛樂　所謂愛樂者
即是塵欲法　若來加惱觸　不報惱觸者
是名不惱觸　若如是修心　終不受於苦

爾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因陀羅釋迦崛摩白山賓迦富羅那婆修曼遮尼羅簷毛受齋曠野及雄淨七岳幷雪山害及於無害是名第十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二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三

失譯人名附秦錄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皆當勤修善行漸漸增長如月初生時有比丘初始受戒漸修慙愧善持威儀往返人間柔和恭順不為很戾能制身心如明眼人避深空井及山峻岸比丘亦爾如月初生漸漸增長善行日新佛復告諸比丘今此會中迦葉比丘勤修善行如月初生漸漸增長漸修慙愧往返人間能制身心柔和恭順終不很戾如明眼人能避深井遠離峻谷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佛告比丘何等比丘與法相應堪至諸家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來則是諸法根本諸法之導法所依憑善哉世尊願為我等敷演此義我等聞已至心受持佛復告諸比丘諦聽諦聽至心憶念若有比丘無所染著不愛縛家不生增減心無嫌恨亦不嫉妒見他利養心生歡喜見他施彼亦不忿恨於修福者咸皆隨喜又不自讚己有德行諸所言說恒為一切見餘比丘同至他

家終不譏毀於自他所心無高下若諸比丘能修善心如向所說乃名隨順如法周旋往返人間爾時世尊於虛空中而自運手告諸比丘今我此手不著於空不縛於空無有嫌隙亦無瞋恚此手寧有縛著增減以不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此空中手無縛無著無有增減佛告比丘如是如是若有比丘心無縛著如空運手乃可出入往返諸家不生增減不生懊惱亦不嫉妒見他利養心生歡喜見他布施不與於己亦不忿恨於修福者普皆隨喜乃至心無高下佛告比丘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往返人間心無縛著乃至心無高下佛復空中第二運手告諸比丘如上所說乃至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佛告比丘云何比丘出入諸家為人說法云何得名清淨說法云何名為不清淨說法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來則是諸法根本法之所導法所依憑善哉世尊願為敷演我等聞已至心受持佛告諸比丘諦聽諦聽至心憶念若有比丘為人說法作如是念我為彼人而說於法當令彼

人信敬於我能名與我飲食衣服病瘦醫藥若作是說者是名不淨若有比丘為人說法欲令聽者證解佛法除現在苦離諸熱惱不擇時節導示善趣為其顯現乃至能令智者自知不從他教離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能令聽者聞其所說如法修行為令聽者於長夜中得法得義得利得安如是說者名為清淨慈悲之說憐愍利益欲使正法得久住故如是說法名為清淨是故比丘應作是念為人說法當作是學第三亦如上說迦葉比丘

能如是說為令聽者證解佛法乃至欲令正法得久住故憐愍利益作如是說是名清淨稱可佛法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若有比丘將欲往詣於檀越家先作是念若有所施當速與我勿令遲晚至心施我莫不至誠願使多得勿令寡少與我精細勿得麤澀若作是念決定意者往檀越家檀越雖與不至心施不恭敬與雖施飲食不令豐足與其麤澀不與精細設有施

與遲緩不速而此比丘不稱意故羞恥愁憂生損減心而此比丘應作是念至檀越舍彼非我家云何而得稱遂其心何故生念欲令檀越速施不遲乃至精細不用麤澀若作是念設無所得心不悔恨離於增減無有怨嫌設彼檀越少有所施不至心與遲晚不速乃至與麤不與精細如是比丘心不嫌恨亦不愧恥心無增減迦葉比丘作如是心至檀越所斯非已家云何而得自稱其意望彼至心速施不遲乃至精細莫得麤澀迦葉比丘作如是念至檀越家雖不得施都無慙恥心不損減是故比丘應作是心至於他家不應生念速施於我乃至精細是故汝等當作是學如迦葉比丘往檀越家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摩訶迦葉在彼舍衛舊園林中毗舍佉講堂時尊者摩訶迦葉即於其夜從定而起從定起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迦葉汝當教授諸比丘等指道教詔

禪定之法爲說法要何以故我恒教授是比丘等汝亦應爾我常爲諸比丘說於法要汝亦應爾迦葉白佛是諸比丘不能受語難可教授佛告迦葉汝於今者以何因緣不爲說法迦葉復白佛言今二比丘一是阿難共行弟子名曰離荼二是目連弟子名阿毗浮是二弟子互諍勝負各自稱言我知見勝我所說勝互共相引欲決知見及以言說爲我說妙爲汝說妙爲我句義具足爲汝句義具足爾時阿難侍於世尊以扇扇佛爾時阿難語迦葉言止止尊者聽我懺悔如此比丘新入佛法愚無智慧未有所解尊者迦葉語阿難言止爾阿難汝莫僧中作偏黨語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可往喚彼二比丘時彼比丘奉教往喚語二比丘言世尊喚汝時二比丘承佛勑命即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爾時世尊告二比丘汝等二人實作是語我讀誦多我所知多我所說言句倘不闕欲決勝負爲有是不時二比丘白佛言實爾世尊佛復告言汝若解我所說修多羅祇夜授記說

偈優陀那尼陀那伊帝目多伽本生毗佛略
未曾有優波提舍本事是十二部汝若讀誦
令通利者是等經中爲有勝負以不時二比
丘白佛言世尊是十二部實無是說佛復告
二比丘言說十二部經爲欲除滅諍訟勝負
汝今云何作如是說汝等愚人作如是解我
豈可有如是說耶若生諍訟此非佛法又復
不應出家之法我佛法中終不如是我勝汝
負乃至我所說法句義具足汝之所說句義
不足如是諍訟實非我說汝二比丘如斯之
事汝應作不時二比丘即禮佛足白佛言我
等聞佛所說自知有過實如嬰愚無所知解
作不應作所作不善乃共相決種種勝負實
有是過唯願世尊憐愍我故聽許懺悔佛言
知汝誠心慙重懺悔汝實嬰愚無所知解所
作不善不如佛教非出家法乃諍勝負各云
多知乃至我所言說句義具足汝不具足如
是勝負實不應作吾今受汝誠心懺悔使汝
善法增長無有退失何以故若能至心實知
有罪然後懺悔後莫復作如是懺者善法增

長無有退失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頂禮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舊園林毗舍佉講堂中時尊者迦葉於日沒時從禪定起往至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告迦葉汝可教授諸比丘等當為說法所以者何我恒教授汝亦應爾我常為諸比丘說法汝亦應爾迦葉白佛是諸比丘難可教授不能受語佛告迦葉汝於今者見何因緣而不為說迦葉對曰若不信者退失善法便生懈怠無有慙愧愚癡無智貪著他物有恚害心睡蓋所覆掉動不停於法疑惑深著我見具於煩惱垢汙之心喜瞋失念心無暫定有如是等種種不善惡法決定具有如斯等人尚無少善況復增進善法無有退失(四)若復有人具於信心不退善法精進不倦能修慙愧有智之人具行善法無有貪想遠離瞋嫌除睡眠蓋心不掉動無有疑惑不著身見心淨無染不喜瞋恚能住心念具於禪定善法不退若有具上種種(廿二)

善法我尚不說彼人善法停住況不增長如斯等人於日夜中善法增長佛告迦葉如是如汝所說若不信者退失善法乃至如斯等人尚無少善況復增長若復有人具信心者不退善法乃至我尚不說彼人善法停住況不增長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舊園林毗舍佉講堂時尊者迦葉於日沒時從禪定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迦葉汝可教授諸比丘等為其說法所以者何我常教授汝亦應爾我恒為彼而說法要汝亦應爾迦葉白佛言世尊是諸比丘不能受語難可教授佛告迦葉汝以何故而不教授為其說法迦葉對曰世尊是法根本是法之導法所依憑善哉世尊願為敷演我聞語已至心受持佛告迦葉汝今善聽受持憶念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迦葉白佛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迦葉昔有比丘自修阿練若行讚歎修阿練若行者自行乞食著糞掃衣讚歎乞食著糞掃衣

者少欲知足常樂空閑寂靜之處勤修精進心不馳散恒樂禪定自盡諸漏讃盡漏者以是之故一切比丘咸來親近而問訊之而此比丘語諸來者善來比丘可就此坐汝名為何是誰弟子履行賢良應沙門法夫出家者宜應如汝作於沙門若見汝者學汝所為不久必當獲於己利新學比丘覩斯事已而作是念彼有比丘共相恭敬我今亦當習學其行自修阿練若行讃歎修阿練若行者自行乞食著糞掃衣讃歎乞食著糞掃衣者少欲

知足常樂空閑寂靜之處勤修精進心不馳散恒樂禪定自盡諸漏讃盡漏者以是之故一切比丘咸來親近安慰問訊而此比丘語諸來者善來比丘可就此坐汝名為何是誰弟子履行賢良應沙門法出家之人宜應如汝作於沙門若見汝者學汝所為不久必當獲己義利諸新學者若生是念長夜利益得義得樂名自濟技能令正法得久住世是人進趣終不退没佛告迦葉若有比丘生則有福初始出家多得利養衣服湯藥牀敷卧具

四事豐饒復有比丘見是比丘親近談語安慰問訊時此比丘語彼比丘汝名何等是誰弟子生則有福多得利養衣服湯藥牀敷卧具四事豐饒若有比丘親近汝者四事不乏若有新學比丘覩斯事已應作是念彼有生福比丘共相恭敬我今亦當修如是行衣服卧具飲食湯藥四事供養亦常豐饒若新學比丘作如是意學如是事已是名長夜衰耗都無利益及以利樂非沙門法受諸苦惱名自輕毀梵行不立沒于淤泥為惡所欺具於結使數受諸有名生熱惱獲得苦報必當受於生老病死時大迦葉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舊園林毗舍佉講堂時大迦葉於日沒時從禪定起往至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世尊告迦葉言汝今朽老年既衰邁著此商那衲衣垢膩厚重汝今還可詣於僧中食於僧食檀越施衣裁割壞色而以著之迦葉白佛言世尊而此

納衣是我父服我亦讚歎著納衣者云何可捨佛告迦葉汝見著納衣者有何義利長夜服說自行阿練若行讚歎阿練若行者自行乞食讚歎乞食者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見納衣者有二種利於現在世安樂而住未來之世為諸比丘作照明法（因四）為後世人（廿五）之所習學後世人輩當發是意昔佛在世大德比丘乂修梵行喜樂佛法深達法式少欲知足自行阿練若行讚歎阿練行者著壞掃衣讚歎著彼糞掃衣者次行乞食讚歎乞食者未來世人多生此心欣慕斯法為彼救拔義利安樂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若作如是於長夜中憐愍世間利益弘多為作救拔義利安樂若有沙門及婆羅門毀頭陀者是等即為毀呰於我若有讚歎頭陀功德是等即為讚歎於我所以者何我以種種因緣無數方便讚歎頭陀所得功德安立頭陀讚歎頭陀諸行中勝汝從今日已後常應自行阿練若行讚歎能行阿練若行者時大迦葉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摩訶迦葉在於邊遠草敷而住衣被弊壞染色變脫鬚髮亦長來詣佛所爾時世尊大衆圍遶而為說法時諸比丘見迦葉已皆生是念彼尊者不知出家所有威儀衣色變壞鬚髮亦長威儀不具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為欲令彼生欽尚故遥見迦葉即語之言善來迦葉尋分半座命令共坐我當思惟汝先出家我後出家是故命汝與爾分坐摩訶迦葉聞斯教已即懷惶悚便起

命掌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是我大師我是弟子云何與師同共同坐第二第三亦作是言佛告迦葉實如汝言我是汝師汝是弟子即命迦葉汝可於彼所應坐處於中而坐時尊者迦葉即奉佛教敷座而坐爾時世尊為欲令彼諸比丘等益增猒惡自訶責故為欲讃歎摩訶迦葉得道尊重與佛齊故告諸比丘我修離欲之定入于初禪作意思惟迦葉比丘亦欲離惡不善有覺有觀入于初禪亦復晝夜欲入初禪二禪三禪及第四禪亦復

如是我若發心欲入慈心無嫌怨心無惱心遍廣心善修無量於其東方作如是心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作是心我於晝夜欲修是心摩訶迦葉亦復如是欲入慈心無嫌怨心無惱心遍廣心善修無量於其東方作如是心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作是心我若修於悲喜捨心我於晝夜常入此心摩訶迦葉亦復如是於晝夜中常入此心我欲滅除惱壞祛於色想除若干想入無邊虛空亦欲晝夜常入此定識處不用處非想非非想處亦復如是我亦欲入神通等定能以一身作無量身以無量身還作一身我欲觀察諸方上下入于石壁無有障礙猶如虛空坐卧空中如彼鴈王履地如水履水如地身至梵天手捫日月若我晝夜欲修是定迦葉比丘亦復如是欲入於彼神通等定能以一身作無量身以無量身還為一身觀察四方四維上下能以此身入于石壁無有障礙猶如虛空坐卧空中如彼鴈王履地如水履水如地身至梵天手捫日月亦欲晝夜常入此定天眼天耳

及他心智宿命漏盡亦復如是爾時世尊於彼無量大衆之中稱讚迦葉功德尊重如是種種與已齊等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三

音釋

膊伯各切肩膊也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四（第十五同卷）　因五

失譯人名（附泰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迦蘭陀竹林爾時尊者摩訶迦葉尊者阿難在耆闍崛山中于時阿難食時已到語尊者摩訶迦葉言大德食時已到可共乞食於是摩訶迦葉著衣持鉢與阿難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阿難語摩訶迦葉言日時猶早我欲至彼比丘尼精舍觀諸比丘尼等所行法式迦葉答言可爾即時共詣比丘尼精舍爾時諸比丘尼遥見二尊者來即敷牀座座既敷已白二尊者可就此坐時二尊者即就其座諸比丘尼既見坐已稽首禮足在一面立爾時摩訶迦葉爲比丘尼種種說法示教利喜於彼衆中有比丘尼名偷羅難陀聞說法要心不甘樂即出惡言今者云何長老迦葉在阿難前爲比丘尼而說法要如賣針人至針師門求欲賣針終不可售今者迦葉亦復如是云何乃在阿難前而說於法作是語已默然而住時摩訶迦葉以淨天耳聞其所言語

長老阿難汝見是偷羅難陀比丘尼心不喜悅出麤言不是時阿難語迦葉言彼說何事迦葉答言彼作是說云何迦葉在阿難比提醯牟尼之前而說法要以汝同彼針師之子以我名爲賣針之人尊者阿難語迦葉言止止尊者瓔愚少智不足具責唯願大德聽其懺悔迦葉即語長老阿難言如來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爲教導故引彼月喻日新增長能具慙愧離於無慙忍于罵辱禁制身心往返人間爲道於我爲說於汝同彼月耶阿難答言如來世雄實不說我同於彼月迦葉復言唯願佛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等正覺知者說我同彼月初生時日新增長能具慙愧離於無慙忍于罵辱禁制身心往返諸家阿難白言實爾

因五

尊者迦葉語阿難言如來世尊於無量百千

二

大衆之前稱我名字言是大德有慙愧人智慧深遠喻似於已佛告比丘我今離於欲惡不善有覺有觀喜樂一心入於初禪晝夜常在如是定中迦葉比丘亦常離於欲惡不善

有覺有觀喜樂一心入於初禪晝夜恒在如是定中阿難答言實爾迦葉二三四禪慈悲喜捨及四禪定三明六通亦復如是爾時尊者摩訶迦葉於比丘尼大衆之前作師子吼已從座而起即還所止

爾時如來將欲涅槃尊者阿難摩訶迦葉在耆闍崛山時世飢儉乞食難得於是尊者阿難將諸新學比丘向于南山聚落新學比丘之中有諸年少樂著嬉戲貪嗜飲食不攝諸根無有威儀初夜後夜不勤行道讀誦經典在脇著地自恣睡眠既達彼已諸比丘中三十餘人罷道還俗以是之故徒衆減少遊行已竟還至於彼王舍大城耆闍崛山收攝衣鉢洗手足已往詣尊者大迦葉所禮尊者足在一面坐時大迦葉告阿難曰汝從何來徒衆減少阿難答言我往至彼南山聚落弟子之中三十餘人昔日盡是童眞出家罷道還俗以是事故徒衆減少摩訶迦葉語阿難言如來何故制別衆食而聽三人共一處食如是之意爲欲擁護於諸人故使不損減復爲

制伏惡欲比丘斷除於人多眷屬故稱僧名字多有所求減損諸家破壞衆僧使作二部故令如法比丘不得供養衣服飲食非法比丘多獲利養惡欲比丘既得供養與淨行者而共諍訟汝以何故於饑饉世將彼新學年少比丘以為徒衆而此比丘樂著嬉戲貪智飲食諸根馳散無有威儀貪嗜睡眠無有猒足初夜後夜不勤行道讀誦經典云何而與如是徒衆遊行至彼南山聚落既達彼已三十餘人昔日盡是童子出家罷道還俗汝於今者徒衆破壞汝今無智猶如小兒阿難答言我已年邁云何而言猶如小兒迦葉復言我非無故稱汝名字以為小兒今世饑饉乞匄難得而汝云何多將人衆遊行至彼南山聚落汝弟子中有諸年少樂著嬉戲貪嗜飲食諸根馳散無有威儀貪好睡眠無有猒足初夜後夜不勤行道讀誦經典使三十餘人休道還俗如是所作豈非同彼小兒者乎爾時帝釋難陀比丘尼聞大迦葉呵責尊者阿難比丘作小兒行心中不悅生大憂惱即

出麤言此大迦葉本是外道而今云何毀呰阿難比提醯牟尼作小兒行是時迦葉以淨天耳聞比丘尼出斯麤麤言毀罵已已於是迦葉告阿難曰帝舍難陀比丘尼心中不悅生大苦惱發是惡言斯大迦葉本外道師云何毀呰尊者阿難比提醯牟尼作小兒行即時阿難語迦葉曰此比丘尼稚小無智猶如嬰孩唯願大德聽其懺悔摩訶迦葉語阿難言我出家時作是要誓世間若有阿羅漢者我當歸依自出家來未有異趣唯依如來無上至真等正覺我先在俗未出家時觀諸世間生老病死憂悲愁惱衆苦聚集如是之事荒來逼切我於爾時厭家迫逐無有可處樂出家法能離塵垢觀於在家衆事憒鬧猶如入於鉤棘之林鉤斷刺牽傷毀形服難可得出在家亦爾緣務纏縛沒於欲泥不得修於清淨梵行晝夜思惟不見一法能勝於彼剃除鬚髮被服法衣棄捨家業信心出家欲出家時選擇家中最下衣裳得一弊衣其價猶直十萬兩金即便取之爲僧伽梨先所居業一

切悉捨眷屬親戚亦悉捨離復作是念世間若有阿羅漢者我當歸依隨其出家時彼王舍大城中間有羅羅健陀羅羅乾陀中間有多子塔我時於彼遇值世尊端嚴殊妙諸根寂定心意憺怕得於無上調伏之心相好光飾如眞金樓我既見已心中踊躍限五作是念我昔推求出世之師今所見者眞是我之婆伽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也作是念已心不散亂專念觀佛更整衣服右遶三帀胡跪合掌白佛言佛是我世尊我是佛弟子如是三說佛亦復言如是迦葉我是汝世尊汝是我弟子亦復三說佛告迦葉世間若有聲聞弟子都無至心實非世尊而言世尊實非羅漢而言羅漢非一切智言一切智如是之人頭當破壞作於七分我於今日實是知者實是見者實是羅漢而言羅漢實等正覺言等正覺我所敷演實有因緣非無因緣而說法要實有乘出非無乘出實有對治非無對治實有精進非不精進能斷結漏非不能斷迦葉汝今應作是學諸有所聽是善法義應當至

心受持莫忘尊重憶念捨於亂心宜應專意觀五受陰增長損減常應觀彼六入生滅安心住於四念處中修七覺意轉令增廣證八解脫繫念隨身未曾放捨增長慙愧爾時如來為我種種分別法要示教利喜我於爾時尋隨佛後未曾捨離每作是念佛若坐者我當以此僧伽梨價直十萬兩金者與如來敷之佛知我心之所念故出道而住我疾摞衣以敷座處白佛言世尊願就此座佛即坐上既坐上已語迦葉言此衣輕輭迦葉白佛實爾世尊唯願世尊憐愍我故當受此衣佛告迦葉汝能受我商那納衣不迦葉答言我能受之

爾時如來即授迦葉所著大衣我於是時自從佛手受是商那衲掃之衣佛授我已即便起去我隨佛後遶佛三帀為佛作禮即還所止我於八日學得三果至第九日盡諸有漏得阿羅漢阿難當知若有人能正實說者應當言我是佛長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持佛法家禪定解脫諸三昧門中出入無礙譬如

轉輪聖王所有長子未受王位五欲自恣我於今者亦復如是是佛長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持佛法家禪定解脫諸三昧門出入無礙如轉輪王所有象寶甚為高大持一多羅樹葉覆其身體欲令不現可得爾耶阿難即言如是樹葉終不能覆彼大象身尊者迦葉語阿難言彼猶易覆無有人能障覆於我六通之者若有人於如意通中生疑惑者我悉能為演說其義令得明了天耳通知他心通宿命通生死智通漏盡通若復有人於此通中生疑惑者我亦能為演說其義使得明了阿難答曰我於長夜每敬尊者心生淨信時二尊者作是說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迦蘭陀竹林爾時尊者舍利弗及大迦葉俱在彼山時彼國中有諸異見六師徒黨來詣尊者舍利弗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如來世尊頗說於我死此生彼如是說不舍利弗答言如斯之事佛所不說外道六師復作是言若如是者說於我身在此間耶更不生

耶舍利弗言如斯之事佛亦不說外道復言我於此死亦生於彼亦不生彼如是說耶舍利弗言佛亦不說外道言我死之後非生非不生耶舍利弗言佛亦不說外道復言我先問汝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不生悉不見答汝若名為宿舊出家應廣解義為我分別今者觀汝不能答我便是童蒙無智愚人時彼外道作是語已即從座起還其所止爾時尊者摩訶迦葉去舍利弗不遠外道去後舍利弗即詣於彼大迦葉所以外道問向迦葉說如來何故如是四問默然不答何以故不能相似比類而答於彼我昔曾聞有人問佛於此死已受後有不佛默然不答又問死後不受有耶佛亦不答又問我此死已亦受後有亦不受耶佛亦不答又問我死之後非受於有非不受有耶佛亦不答尊者迦葉語舍利弗言如來寧可說色滅已生於後有乃至非生非不生世尊於彼色所盡處正智解脫然都無有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亦生亦不生非生非不生是故不答如斯之義甚深廣大

無量無邊無有算數乃至盡滅受想乃至識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不生亦復如是此是動轉此是憍慢此是放逸此是有爲造作之業此是愛結此愛生彼愛不生彼亦愛生彼亦不生彼愛非生彼非不生彼如是愛盡得善解脫愛盡生彼有亦無也不生彼有亦無也生彼不生彼亦無也非不有生彼非不無生彼亦無也此義甚深廣大無邊無有算數至於盡滅大德舍利弗當知以是因緣故如來於閻中而不正答死此生彼此死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非不生此二大人互相讚美各還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西園林中毗舍佉講堂彼大迦葉於日沒時從禪定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如來初始制戒之時極爲尠少修行者多今日何故制戒轉增履行者少佛告迦葉如是如是衆生命濁結使濁衆生濁劫濁見濁衆生轉惡正法亦末是故如來爲諸

弟子多制禁戒少有比丘能順佛語受持禁戒諸衆生等漸漸退沒譬如金寶漸漸損滅乃至相似金出如來正法亦復如是漸漸損滅像法乃出像法出故正法滅沒迦葉當知譬如海中所有船舫多載衆寶船必沈沒如來教法亦復如是以漸滅沒如來正法不因地沒亦非水火風之所壞若我法中生於惡欲行惡威儀成就衆惡法言非法非法言法非是比丘說言比丘犯說非犯非犯說犯輕罪說重重罪說輕如斯之事出於世者皆由

像法句味相似令佛正法漸漸滅沒迦葉當知有五因緣能令法滅一切咸共忘失章句善法退轉何等爲五不恭敬佛不尊重佛不供養佛不能至心歸命於佛然復依止佛法而住不敬法不尊重法不供養法於正法中不能至心然依法住不恭敬戒不尊重戒不供養戒不能至心持所受戒然依戒住不恭敬教授不尊重教授不供養教授不能至心向教授者以不恭敬尊重供養亦不至心向教授故然復依此教授而住於同梵行佛所

讚者不恭敬不尊重不供養不能至心禮拜問訊然猶依彼而得安住迦葉以此上來五因緣故能令正法漸漸滅沒衰退忘失迦葉復有五因緣故能令正法久住於世不沒不退不忘不失何等為五恭敬世尊尊重於佛供養於佛常能至心歸依於佛於法於戒及以教授同梵行者亦應供養恭敬尊重至心向之以此五種善因緣故能使正法久住於世不沒不退不忘不失以是義故應當恭敬佛法教法同梵行者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月喻施與　負勝無住　佛為根本
極老納衣重　是時衆減少　外道法損壞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四（因五）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五　十

失譯人名附秦錄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妓人主號曰動髮往詣佛所到佛所已頭面禮足却坐一面而作是言瞿曇我於昔者

曾從宿舊極老妓人邊聞於妓場上施設戲具百千萬人皆來觀看彈琴作倡鼓樂絃歌種種戲笑所作訖已命終之後生光照天如是所說爲實爲虛佛告之曰止止汝今莫問是事時彼妓主第二第三亦如是問佛悉不答爾時如來語妓主言我今問汝隨汝意答若有妓人於妓場上施設戲具彈琴作倡鼓樂絃歌以是事故百千種人皆悉來集如此諸人本爲愛欲瞋恚愚癡之所纏縛復更造作放逸之事豈不增其貪恚癡耶譬如有人爲繩所縛以水澆之逾增其急如是諸人先爲三毒之所纏縛復更於彼妓場之上作倡妓樂唯當增其三毒熾盛如是妓主汝爲斯等命終得生光照天者無有是處若有人計於妓場上作衆妓樂命終生於光照天者我說是人名爲邪見邪見之果生於二處若墮地獄或墮畜生佛說是已時彼妓主悲泣墮淚佛告妓主以是因緣故汝三請我不爲汝說爾時妓主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以聞佛語故而便涕泣我愚如斯諸妓人等嬰愚無智

所作不善彼於長夜作如是見於未來世當受大苦常被欺誑為人所輕若有妓人作如是言於妓場上作倡妓樂命終生彼光照天者如是之言名大妄語若以此業生光照天無有是處世尊我從今日更不造彼如是惡業佛即告言汝今真實於未來世必生善處爾時妓主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善鬪將為聚落主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問訊已訖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於昔者曾從宿舊耆老邊聞若欲戰時要當莊嚴所持器仗牢自防護勇猛直進無有怯弱能破前敵傷殺物命使餘軍衆皆悉退散作是事已命終得生箭莊嚴天彼時鬪將作如是問佛告之曰止不須說汝於今者所問義趣甚為不善第二第三亦如是問佛復告言汝已慇懃三問於我汝若能受當為汝說諸有戰者牢自莊嚴善知鬪術最為陣首勇猛前進如是戰將豈不作意方便欲得傷害彼諸軍衆作是念言云何當繫縛於彼傷害於

彼令其壞盡寧可不生如是念耶戰將汝於衆生所起三邪惡業何等名爲三邪惡業所謂即是身口意也若以如是三不善業身壞命終得生天者無有是處戰將汝今若如是見者即是邪見邪見之業必生二處或在地獄或墮畜生爾時鬪將聞佛語已悲泣流淚（十二）佛復告曰我以是故三請不說今爲汝說何故涕泣時彼鬪將白佛言世尊我不爲聞是說故而生悲惱憐愍諸鬪戰者長夜愚闇嬰孩無智所作不善常爲此事於未來世當受（因五）大苦如是惡業而實不得生於天中若以此業而生彼前莊嚴天者實無是處世尊我從今更不作於如是邪見佛即讚言善哉善哉汝所說者甚爲希有爾時鬪將聞佛所說頂禮還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善調馬師聚落主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調馬師曰以幾因緣令馬得調馬師言瞿曇以三事故能令馬調一者一向須輭二者一向須麤麤三者亦輭亦麤麤佛語之

言若斯三事不能調者復當云何馬師對曰打令命絕馬師即言瞿曇汝為無上調御之師調丈夫時以幾事調佛言我亦以三事調御一須輭語二者麤語三者不輭不麤而得調伏云何名為一向須輭如佛告比丘汝若修三業善者獲善果報此是天此是人是名一向以輭而得調伏云何名麤如說三惡道此是身口意業造惡果報云何名為亦麤而輭身口意有諸善業得生人天此是身口意善所獲果報亦說身口意有諸惡業當墮三塗斯亦身口意所獲果報是則名為亦麤亦輭而調衆生馬師白佛若以此三不調伏者當云何調佛告之曰與其切言若不調者深加毀害馬師對曰今汝沙門常說不殺云何言害佛言馬師如是如是言如來者實不應殺所不應作如來世尊以此三事用調衆生若不調者終不與語亦不教詔亦不指授佛告馬師於汝意云何如來若不教授設不與語設不指授如是者則名毀害是真毀害馬師對曰實爾瞿曇如來若當不與其語不教

授法實成毀害甚於世害馬師復言瞿曇我自今後當斷毀害更不造惡佛即讚言馬師如汝所說實為真正爾時馬師聞佛所說歡喜頂禮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聚落主名曰惡性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如世有人無所修習惱觸於他作惱觸語是故諸人咸稱其人名為極惡佛告聚落主設有一人惱觸於彼作惱害語出惱語故設令他瞋以是之故名為惡性不修正見正業正語正命正念正方便正志正定不修正定故惱觸於彼以惱觸故極生瞋忿以瞋忿故出瞋忿語出瞋語故名為惡性時村主言希有瞿曇實如所言以惱觸故實名惡性我以不修正見故為彼觸惱以惱觸故稱我惡性一切世人咸皆稱我以為惡性從是已來名為惡性村主復言瞿曇云何得不惱觸無惱觸故得無惱語佛告聚落主雖復為彼之所惱觸不惱於他雖復為彼之所惱語而不惱語以惱于彼雖為他惱不

生心惱以不惱故世人咸稱能忍善者亦復於彼生忍善想若如是者能修正見修正見故正業正語正命正志正方便正定正念修正定故為他所觸而不生惱不生惱故名為忍善村主言希有瞿曇所說甚善實如所言我以不修正見故為他所惱為他惱故出惱觸言是以世人稱我惡性皆生惡想故名惡性不修八正道故為他所觸出惱觸語遂至瞋忿有是想故世人稱我以為惡性村主言瞿曇我從今後如是惡性卒暴我慢兇險我當捨棄佛讚之曰汝若如是實為甚善時彼村主聞佛所說歡喜頂禮而去

爾時有聚落主名如意珠頂髮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我於往日在王宮殿與諸輔相共一處坐群臣眷屬詳議講論所謂作沙門者為得捉於錢寶以不得捉金不時彼衆中有一人言縱令捉者竟有何過應當得捉有一人言不應得捉沙門釋子不捉金寶世尊如是二語為得名為稱法而說為不稱說若作斯語非為毀佛非過

言耶爲是佛說爲非是乎佛告聚落主若作是說斯名謗我不稱說名爲過說然我所說實不同彼何以故爲比丘者沙門釋子法不應捉金等錢寶若捉金等錢寶非彼沙門釋子之法佛之教法轉勝端嚴佛如是說爲比丘者不應捉於金等錢寶設有捉者非沙門法村主言我於彼時於大衆中亦作是說沙門釋子實不應捉金等錢寶若有捉者宜應自恣放逸五欲時彼村主聞佛所說頂禮而去當於爾時阿難比丘侍立佛側以扇扇佛

告阿難曰汝可召諸比丘依此王舍城而依止者盡集講堂爾時阿難奉佛教已如佛所命勑諸比丘盡集講堂時諸比丘各來集已阿難詣佛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諸比丘僧依王舍城迦蘭陀竹林者皆來集在講堂之中唯願世尊宜知是時爾時世尊即往講堂於衆僧前敷座而坐佛告比丘有如意珠頂髮聚落主來至我所頂禮我已而作是言我於往日在王宮殿與諸輔相共議講論沙門之法爲應捉持金等錢寶爲不捉

耶時彼衆中有一人言假令沙門捉持錢寶及金銀等有何過咎但捉無苦復有人言沙門之法法不應捉金等錢寶如斯二人其語不同此二人言何者稱法我即答言沙門釋子不應捉持金等錢寶時聚落主而作是言我於昔時於彼衆中亦作是語如斯沙門得捉金等及以錢寶亦應恣今受於五欲時彼村主聞我所說歡喜而去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如意珠頂髮聚落主於衆人前作師子吼言沙門法不應受取金銀錢寶汝諸比丘從今已後若有所須欲捉之者當作草木及捉糞想寧捉糞穢不捉寶物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頂禮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瞻婆國竭城祇池岸時聚落主跋王頂髮來詣佛所頂禮尊足在一面坐佛告之曰此世間中多有衆生依二種法一貪欲樂二名習於無益身事非聖之法徒受無益損減習於欲樂是名下賤繫累之法受欲樂者凡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聚非法財殘物害命自樂己身而為己身作正樂

因此亦不名供養父母亦不名與妻子及其僮僕亦非親友知識眷屬輔弼已者亦復不名爲供養供給沙門婆羅門諸福田等若如是者不修上道不作樂因不得樂報是名第一欲樂設受欲樂或時如法或不如法或爲殘害或不殘害以樂己身安樂父母妻子僮僕親友眷屬輔弼已者悉皆供養供給與正安樂然不施與沙門婆羅門及諸福田亦復不修正道不作樂因不求樂報不作生天因緣是名第二欲樂佛復告聚落主若有集於財果如法而聚不爲殘害以如法故不造殘惡故能自己身正受其樂亦名正理供養父母及與妻子僮僕親友眷屬輔成已者皆名正與安樂正事給養時時供養沙門婆羅門修立福田修於上道種於樂因求樂果報作生天因緣是名第三受於欲樂我今爲諸受欲樂者皆悉同說設受欲樂我說下賤設受欲樂我說爲中設受欲樂我說爲上何者下賤非法聚財自樂己身而爲己身作正樂因此亦不供養亦不名與妻子

僮僕親友眷屬亦不隨時供養沙門婆羅門諸福田等不修上道不作樂因不得樂報不作生天因緣是名為下何等名中設受欲樂或時如法或不如法或為殘害以自樂身亦復安樂父母妻子僮僕親屬乃至不作生天因緣是名為中云何名上所說如法聚財不作殘害身正受樂正理供養父母及與妻子僮僕親友乃至能作生天因緣是名為上何等無益三種苦身所謂苦非聖法無有義利若有苦身心已變壞初犯禁戒身心內外一切俱熱追念此事無時暫離現在之世不離煩熱終不能得過人之法是名初無益苦身法若復有人雖不犯戒心亦不變然復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修學是事現在之世不離煩惱終不能得過人之法是名第二無益苦身復次若更有人雖不犯戒心不變異（十八）然復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修念此事現在之世不離惱熱有少增進過人之法或得少智或得見法或少禪定是名第三無益苦身聚落主我亦不說無益苦行都為一種有一

名行名爲下品復有苦行名爲中品又有苦行名爲上品云何名下初毀戒時心已變壞身心內外一切俱熱追念此事無時暫離於現在世不離煩惱終不能得過人之法是名爲下云何名中若復有人雖不犯戒心亦不變然復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修學此事於現在世不離惱熱亦不能得過人之法是名爲中云何名上若更有人雖不犯戒心不變異然復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修學此事於今現在不能永斷一切煩惱有少增進過人之法或得少智或得見法或觸禪樂是名爲上爲聚落主除是二邊趣向於道所謂三種欲樂及以三種無益苦身趣向中道何等名爲捨於三種欲樂之事及以三種無益苦身向中道耶聚落主貪染欲樂惱害自身亦惱害他自他俱害現集諸惡於當來世亦集諸惡以此因緣心煩悲擾受諸苦惱設盡欲結亦無自苦亦不苦他亦復無有自他之苦現在之世不集諸苦於未來世亦復不集一切衆苦以是義故得現法樂離衆惱熱不

擇時節得近涅槃於現在世能得道果智者自知明了無滯不隨他教是名初中道聚落主復有中道離於惱熱不擇時節得近涅槃智者自知不隨他教所謂正見正語正業正命正定正方便正志正念是名第二中道說是法時王頂髮聚落主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王頂髮聚落主知法見法得法度疑彼岸離於疑惑不隨他教不受異見於佛法中得自在辯即從座起整衣服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於今日已得出過歸依於佛亦復歸依法僧二寶我持優婆塞戒從今盡壽歸依三寶爾時王頂髮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踊躍頂禮而去

爾時世尊遊行於末牟村邑漸次至於優樓頻螺聚落在鸚鵡閻無菓林中時盧姓聚落主遙聞世尊遊末牟邑至優樓頻螺聚落鸚鵡閻無菓林作是思惟我聞世尊贊雲所說之法能滅現在一切苦習我亦欲滅現在一切苦習宜應詣彼聽斯妙法彼或為我說於盡滅苦習之道時彼盧姓思惟是已即出聚

落往世尊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聞如來所說之法能滅衆生現在苦習善哉世尊垂哀矜愍願爲敷演現在能滅苦習之義爾時世尊即告之曰我若爲汝說於過去曾更無量衆苦滅苦滅苦習法汝或時信或不信或樂不樂我今亦欲爲汝說於未來無量衆苦滅苦習法而汝或信或不信或樂不樂佛復告曰我於今者即於此處爲汝說於滅苦習法汝當諦聽至心受持諸有衆生起小苦處而此苦中種種差別是等衆苦因欲而生皆習於欲欲爲根本欲爲因緣時聚落主復白佛言善哉世尊今我根鈍不解略說唯願垂愍廣演斯義令我開悟佛復告言今我問汝隨所樂答此優樓頻螺聚落中所有民衆假設有人盡繫縛之加諸罵辱皆悉斬戮汝頗於中生苦惱不聚落主言雖復憂慘不必一向生大苦惱復白佛言世尊此優樓頻螺聚落之中是我愛者則能生我憂悲苦惱心不悅豫非我愛者非我所欲非我所念於斯等邊我則無有憂悲苦惱佛告之

曰聚落主是故當知一切種種苦惱之生皆由於欲悉因於欲欲為根本佛復告言聚落主於汝意云何若汝子未生未依於母未見聞時頗於彼所有欲親昵愛念心不對曰無也佛復告言汝子依母而生長已汝若見時廿一廣五所生欲親愛念以不對曰實爾佛言汝子依母生已漸大設當敗壞王賊劫奪若如是者汝生苦惱憂悲念不聚落主曰若遭是事當于爾時我心愁毒若死若近死況復不生憂悲苦惱佛復告言是故當知一切種種苦惱之生皆因於欲悉從欲生欲為根本聚落主言希有世尊所說甚善巧為方喻復白佛言我子設當在于遠處遣使往看使若還遲我與其母心意不安怪使遲晚我子將不平安耶佛言聚落主是故當知衆生苦惱種種憂悲皆因於欲由欲而生欲為根本假設四愛敗壞變異便生四種憂悲苦惱苦惱若三亦皆生於憂悲苦惱若有一愛便生一憂悲苦惱若無愛者是則無有憂悲苦惱離於塵垢如池蓮華不著于水說是法時驢姓聚落主

遠離塵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法知法度疑離惑不從他心不趣異道於佛教法獲得辯力即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而作是言世尊我已出離歸依三寶從今日夜為優婆塞盡形壽生清淨信聞佛所說歡喜頂禮而去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爾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大比丘僧千優婆塞五百乞兒而自圍遶遊行摩竭提國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從城至城乃至到彼那羅健陀城尼乾陀園林於中止住時閉口姓聚落主是尼乾陀弟子聞佛在摩竭提遊乃至是中到此園林作是念言我當往白師尼乾陀然後往詣瞿曇邊時閉口姓即往尼乾陀所頂禮其足在一面坐時尼乾陀即告之言汝能以二種論難瞿曇不如兩鑷鉤鉤取於魚既不得吐又不得咽斯二種論亦復如是能令於彼不得吐咽聚落主言唯願教我我當往問何等二論能令瞿曇不得吐咽尼乾陀言汝詣彼所如我辯曰汝今瞿曇頗欲利益諸家不若不利益與諸凡愚有何差別若言利

益汝今云何將千二百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兒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從城至城破壞諸家所經之處為汝踐蹈摧壞傷毀如電害禾是名破壞非為利益爾時閉口受其教已詣實髻林往至佛所相問訊在一面坐即白佛言瞿曇汝今寧可不欲增長利益於諸家耶汝豈不常讚歎增長利益者乎佛告之曰我於長夜恒欲增長利益之法時聚落主而作是言汝若利益何故今者於饑饉世與千二百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兒俱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從城至城破壞諸家斯非增長利益之法所為損減如電害禾汝壞人民亦復如是佛告之曰我憶九十一劫已來無有一家以熟食施而致損減汝今且觀一切諸家多饒財寶眷屬僮僕象馬牛羊是富基業有

因五　廿三

不從施而得者不盡從施我獲斯果報有八因緣能壞諸家若為王賊所侵為火所燒大水所漂失所伏藏生於惡子不解生業威逼用財惡子無理用於財貨一切世人皆云八事能破居家我今更說第九之破言第九者

所謂無常離是九種外言沙門瞿曇能破諸家無有是處若棄如是九種因緣言沙門瞿曇能破諸家不增長者無有是處不捨是語不捨是欲如斯等人猶如拍毬必墮地獄時閉口姓聚落主聞是語已心生驚怖憂惱猥惡身毛爲竪起禮佛足歸命於佛而作是言我今誠心向佛懺悔我甚愚癡猶如嬰兒所作不善今於佛前虛妄不實下賤妄語唯願哀愍聽我懺悔佛告之曰知汝至心汝實知罪實如愚癡猶如嬰兒所作不善汝於如來阿羅訶作大虛妄鄙賤之業今自知罪誠心懺悔善法增長惡事退滅我今愍汝受汝懺悔令汝善法增長常不退失時閉口姓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頂禮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那羅乾陀城尸利沙林中爾時閉口姓聚落主而作是念我今欲見沙門瞿曇不見我師尼乾陀者不得往彼即時往詣尼乾陀所頂禮其足在一面坐時尼乾陀即告之曰今我教汝作二種難令彼瞿曇既不得吐又不得咽閉口姓即問之曰阿闍

梨以何二難能令瞿曇不得吐咽復告之曰汝當往詣彼瞿曇所作如是言汝可不爲利益安樂一切衆生汝亦讃歎利益安樂一切衆生之法若言不爲利益安樂一切衆生與世凡愚有何差別若言我欲利益安樂衆生何不一切等同說法云何而有不爲說者時聚落主受其教已往詣佛所粗相問訊在一面坐即白佛言汝實不欲利益安樂諸衆生耶豈不常讃如是法乎佛告之曰我於長夜常欲利益一切衆生亦恒讃歎如是之法閉口姓言若如是者何不爲諸衆生等同說法有不說者佛告之曰我今問汝隨所樂答譬如世人有三種田有一上田良美沃壤極爲上好第二田者適處其中好第三田者曠野邊遠沙鹵鹹惡有諸田夫先於何田而下種子閉口姓言爲利益者先種良田望獲大利佛告之言若良田盡次種何田閉口姓言次種中者種中田已次種下田亦復擲子亦望後時少有所獲佛告之曰欲知上田如我弟子諸比丘比丘尼我爲說法初中後善成於

已利句義微妙滿足利益具足清白顯發梵行彼比丘比丘尼聽我法已依止我住歸依於我依憑於我我為舟主而濟渡之我為開眼令得視瞻住於安樂彼等聞已各作是言佛為我說我等咸當盡心修行使於我等長夜利益得義得樂彼中田者如我弟子優婆塞優婆夷我為說法初中後善成就已利句義微妙滿足利益具足清白顯發梵行彼優婆塞優婆夷聽我法已依止於我歸依於我依憑於我我為舟主而濟渡之我為開眼令得視瞻住於安樂彼等聞已各作是言佛為我說我等咸當至心修行使於我等長夜利益得義得樂欲知下田沙鹵惡者如諸外道我亦為說初中後善乃至顯發梵行彼諸外道各能聽受隨其所樂乃至一句解其義趣亦為彼等於長夜中救濟利益得義得樂時閉口姓聞佛所說而作是言希有瞿曇善說美喻佛告之曰為成斯義更說譬喻如世人有三種盆有一水盆堅完不損無有孔裂亦無滲漏其第二盆亦完不破無有孔裂少有

滲漏第三盆者亦破亦漏彼人注水應先何器對曰先於不破漏者完器滿已注第二器其第二器雖完不破然小滲漏佛復告言滿是盆已更注何處其第三盆雖復漏破亦應注水為未漏間暫得用故其第一盆喻我弟子諸比丘比丘尼我為說法乃至令其得義得樂其第二盆喻我弟子諸優婆塞優婆夷我為說法乃至得義得樂其第三盆喻諸外道我為說法若少聽受乃至令其得義得樂時閉口姓聚落主聞佛所說心生驚怖憂愁

歎惡身毛為豎起禮佛足而作是言我今誠心向佛懺悔我甚愚癡猶如嬰兒所作不善面於佛前虛妄不實下賤妄語唯願哀愍聽我懺悔佛告之曰知汝至心汝實知罪實知愚癡猶如嬰兒所作不善汝於如來阿羅訶（四五）所虛妄下賤作斯妄語汝今知罪（廿六）誠心懺悔善法日增惡事退滅今我愍汝受汝懺悔令汝善法增長常不退失時閉口姓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頂禮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羅健陀城賣氎林中

爾時結集論者聚落主作是思惟我今不應往見尼乾當到佛所作是念已尋往詣佛問訊已訖在一面坐爾時佛告結集論者聚落主彼尼乾陀若提之子爲諸弟子說何等法時聚落主白佛言世尊彼尼乾陀常作是說若作殺業隨殺時多必墮惡趣入于地獄偷盜邪婬及妄語等亦復如是隨作時多必墮地獄爾時世尊告聚落主若如尼乾之所說者衆生都無墜墮惡趣入于地獄所以者何如尼乾說若作殺業隨殺時多必墮惡趣入于地獄偷盜邪婬及妄語等亦如是者一切衆生殺生時少不殺時多若以時多入地獄者殺生時少不殺時多是故不應墮惡趣中入于地獄偷盜邪婬及妄語等亦復如是隨作業時少不作時多悉皆不應墜墮惡趣入于地獄佛復告聚落主如汝說者都無有人入於地獄時聚落主即白佛言實爾瞿曇佛復告聚落主世間若有教導者出能善思量有慧分別在思量地以已言辯才是凡夫地爲諸弟子說如是法若殺生者盡墮惡道入

于地獄隨作業時多以是多業牽入地獄盜竊邪婬并妄語時亦復如是隨作業時多墮於惡趣入于地獄其諸弟子專心信樂彼師所說至心受持作如是言我教導主知彼前境見彼所見此諸弟子復有弟子而語之言我教導主作如是說若有殺生時隨殺時多墮於惡趣入于地獄彼諸弟子作是念言我先殺生必墮地獄偷盜邪婬及妄語時必墮惡道入於地獄因此作見即得是見是名邪見不捨是見不解疑惑不悔所作惡業之因而猶常作如是惡業心不肯改不能滿足心所解脫亦不滿足慧解脫亦不滿足以心解脫慧解脫不滿足故誹謗賢聖謗賢聖故即是邪見佛復告聚落主設有一人作是邪見墮在惡道入於地獄一切衆生皆有因緣染汙心垢以是緣故一切衆生得業結使設有佛出如來應正遍知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佛以種種因緣訶於殺生偷盜邪婬及妄語等亦復如是兼讚歎彼勝法有決定信解復白佛言我之世尊眞實知見種種說法令我得

與弟子說如是法種種因緣訶責殺生讚歎不殺生種種因緣讚不妄語不邪婬不偷盜我於昔時已曾殺生偷盜邪婬及妄語等我以此因緣常自悔責雖自悔責而得名爲不作罪業是故深自悔責如是惡業以懺悔故皆除疑悔增長善業更不殺生偷盜邪婬及妄語等悔責先造後更不作種種惡業以是之故心得滿足而獲解脫亦能滿足慧解脫心慧滿足故不謗賢聖不謗賢聖故便得正見佛告聚落主以能修於正見緣故身壞命終得向善趣生于天上以能懺悔正見之故能淨一切衆生之心亦能淨於衆生結業煩惱罪垢賢聖弟子得聞此事即時修學若時及時分時分中間中間晝夜已過如是時中爲殺時多不殺時多以義推之殺生時少不殺時多我於彼時故作殺生我實不善所作非理我從今後更不復殺我於一切更不生嫌更不生恨亦不生嫉深生歡喜生歡喜故深生愛樂生愛樂故深得猗樂深猗樂故得受於樂以受樂故其心得定賢聖弟子心得

定故得與慈俱與慈俱故無怨嫌恨得於無嫉其心廣大志趣弘博無量無邊善修慈故於彼東方一切衆生都無怨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於一切世界普生慈心作是意解當修立如是善心於善中住爾時世尊取地少土置於爪上問造論姓聚落主言廿九因五聚落主言如是如是惡業校量可知如是少大地土多爪上土多聚落主言爪上之土極爲尠少不可方喻大地之土百分千分千億分不得比喻共相校量佛告聚落主所有罪業如爪上土大地之土算數譬喻不能量度聚落主言如是如是惡業校量可知如是少業不能牽人令墮惡道亦不能住亦不可計夫行慈者所得功德如大地土殺生之罪如爪上土悲之功德如大地土偷盜之罪如爪上土喜之功德如大地土邪婬之罪如爪上土捨之功德如大地土妄語之罪如爪上土如來分別如是法時造論姓聚落主聞佛所說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得法證法見法知法得法邊際度諸疑惑不隨他信尋得已辦即起離座整衣合掌白佛言世尊我已得度我

已得度今歸依佛歸依法僧爲優婆塞盡其形命信心清淨聚落主復白佛言世尊譬如爲利養故於作惡罵日日轉惡尚失己財況復得利我亦如是爲得利故親近愚癡不善尼乾我以狂惑親近於彼供養恭敬我於彼所不得善利爲其所陷將墮地獄世尊救我得離惡趣今重歸佛法僧我盡形壽爲優婆塞我先於彼愚癡尼乾所有信心愛念恭敬悉皆捨棄我今第三亦重歸依佛法僧寶盡我形壽爲優婆塞不生不信時造論姓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頂禮而去

動搖及鬪諍　調馬與惡性　頂髮幷牟尼
王髮及驢性　饑饉與種田　說何論爲十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五

音釋

迫迮 迫博陌切窘也迮側責切逼也 斲 竹角切斫也 昵 尼質切近也 鑐 息余切鑐鎖鑐也 沃壤 沃烏酷切潤澤也壤如兩切柔土也 鹵 郎古切碻薄地也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六　　因六

失譯人名附秦録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有三種不調之馬一切世人現悉知之或有馬行步駿疾然無好色是則名爲乘不具足或復有馬行步不駿疾雖有好色是亦名爲乘不具足或有良馬行步駿疾然有好色是則名爲乘得具足人亦三種如彼三種不調之馬此三種人於佛教法現所知見何等爲三有人駿疾具足色及可乘然不具足或復有人駿疾具足顏色具足乘不具足或復有人駿疾顏色及以可乘悉皆具足何者是駿疾具足色不具足乘不具足如法中人如實知苦如實知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向盡苦道如是知見已斷於三結所謂身見戒取疑斷此三結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於道決定乃至人天七生盡于苦際是名駿疾具足云何色不具足若有問難阿毗曇毗尼不能善通於深問難不能了達句味相順不能稱說不能如理而爲具說

是名色不具足云何名乘不具足少於福德所生之處無有福德不得利養衣服飲食卧具湯藥是名乘不具足是名駿疾具足色不具足乘不具足云何駿疾具足顏色具足乘不具足何者駿疾具足如法中人如實知苦如實知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苦滅道知見是已斷於三結所謂身見戒取疑斷三結已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於道決定乃至七生人天盡於苦際是名駿疾具足云何名色具足若有問難阿毗曇毗尼能善解說句味相應稱理顯說是名色得具足云何名為乘得具足少於福德不能生便有大福德不得利養衣服飲食卧具湯藥是名駿疾及色得于具足乘不具足云何名為駿疾色乘悉皆具足何等駿疾如此法中如實知苦如實知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苦滅道既知見已斷於三結得須陀洹七生人天不墮惡趣是名駿疾具足云何色得具足若有問難阿毗曇毗尼能為通釋句味相順稱理顯說是名色得具足云何名為乘得具足若多福德生便有

福能得利養衣服飲食卧具湯藥是名乘得具足是名第三駿疾色乘悉皆具足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世有三馬良善調順或有馬駿疾具足色乘不具或復有馬駿疾及色二俱具足乘不具足或復有馬三事具足人亦三差如彼三馬是三種人佛教法中現所知見或有駿疾具足色乘不具足有人具足於二不具足一有人三事具足何者具足於一不具於二如佛法中如實知苦如實知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苦滅道斷五下分結得阿那含是人不還不墮惡趣云何色不具足若有問難阿毗曇毗尼不能解釋句味順理不能稱說是名色不具足云何名為乘不具足少於福德(因六)不能生便有大福德(二)不得利養衣服飲食卧具湯藥是名乘不具足云何第二二事具足一不具足是人於佛法中見四真諦乃至斷五下分結得阿那含若有問難阿毗曇毗尼能為解演說餘如上說一不具

足亦如上說是名第二具足於二不具足一云何第三三事具足是人於佛法中如實知已見四眞諦已得阿那含乃至多有福德獲於利養是名第三三事具足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譬如世間善乘之馬凡有三種人亦如是有三種人其第一者駿疾色乘悉皆具足若有人於佛法中如實知見四眞諦已斷於三漏所謂欲漏有漏無明漏解脫知見具足盡諸有結心得自在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得阿羅漢是名駿疾具足餘如上說云何第二二事具足一不具足於佛法中如實知見四眞諦已乃至得阿羅漢善通問難餘如上說云何第三三事具足是人於佛法中如實知見四眞諦已乃至有福德能得利養是名三事具足佛說是已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如是三種善調乘馬應為

王者及王子乘何等三種所謂駿疾具足色具足乘具足三種比丘如彼三馬若比丘具足三事宜應禮拜供養合掌讚歎是名三事具足云何色具足具持禁戒於波羅提木叉善能護持往返出入具諸威儀於小罪中不生大怖堅持禁戒無有毀損是名色具足云何力具足惡法未生能令不生惡法已生方便令滅善法未生方便令生善法已生方便令增廣是名力具足云何駿疾具足若佛法中如實知見四真諦已是名駿疾具足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有四良馬王者應乘何等為四善調駿疾能忍善住不鬪比丘如是成就四種當應歸依供養禮拜合掌恭敬於世間中無上福田何等為四所謂善調駿疾能令善住不鬪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馬賢人應乘是

世間所有何等爲四其第一者見舉鞭影即便驚悚隨御者意其第二者鞭觸身毛即便驚悚稱御者意其第三者鞭觸身肉然後乃驚隨御者意其第四者鞭徹肉骨然後乃驚稱御者意丈夫之乘亦有四種何等爲四其第一者聞他聚落（因六）若男若女爲病所惱極爲困篤展轉欲死聞是語已於世俗法深知猒（五）惡以猒惡故至心修善是名丈夫調順之乘如見鞭影稱御者意其第二者見於已身聚落之中若男若女有得重病遂至困篤即便命終覩斯事已深生猒患以猒患故至心修善是名丈夫調順之乘如觸身毛稱御者意其第三者雖復見於已聚落中有病死者不生猒惡見於已身所有親族輔弼已者遇病困篤遂至命終然後乃能於世間法生猒惡心以猒惡故勤修善行是名丈夫調順之乘如觸毛肉稱御者意其第四者雖復見之所有親族輔弼已者遇病喪亡而猶不生猒惡之心若身自病極爲困篤受大苦惱情甚不樂然後乃生猒惡之心以猒惡故修諸善行

是名丈夫善調之乘如見鞭觸肉骨隨御者意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馬有八種過世間所知現在可見何等為八一者乘馬之人控轡乘策將即遠路而彼惡馬嚙銜跳躑頓絕羈勒破碎乘具傷毀形體是名馬過其第二者御者乘之不肯前進而此惡馬騰踊巨制破碎乘具其第三者御者乘之不肯著路但踰坑塹其第四者若乘之時不肯前進反更却行其第五者都不畏於御乘之人鞭策之痛其第六者御馬之人以鞭策之方便距地二足雙立其第七者御馬之人意欲馳驟反更臥地不肯進路其第八者御馬之人意欲令行而反停住於佛法中修學丈夫亦有如是八種過患何等為八若比丘同梵行者有見聞疑事覺觸己身即語彼言汝於今者稚小無智不善不了汝今應當覺觸餘人云何乃欲覺觸於我汝自有過反舉他事如是之人猶第一馬其第二者見他比丘有見聞疑罪同

梵行者即便語彼有罪人言汝於今者犯如是罪時有罪人復語彼言汝今自犯如是之罪若懺悔者然後乃可糺舉我罪如是之人猶第二馬所有過失其第三者若有比丘作見聞疑罪為他所舉便作異語隨於愛瞋及以怖癡心生忿怒如是之人猶第三馬所有過失其第四者若有比丘亦復作於見聞疑罪為他所舉即便語彼舉事人言我都不憶犯如是罪當知此人同第四馬所有過失其第五者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同梵行者而來舉之時犯罪人即攝衣鉢隨意而去其心都無畏忌衆僧及舉事者當知斯人同第五馬所有過失其第六者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同梵行者而舉其事時犯罪人即便於彼高處而坐與諸長老比丘諍論道理舉手大喚作如是言汝等諸人悉皆自犯見聞疑罪而更說我犯如是罪當知斯人同第六馬所有過患其第七者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清淨比丘糺舉其事彼有罪人默然而住亦復不言有罪無罪惱亂

衆僧當知斯人同第七馬所作過失其第八者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清淨比丘發舉其事彼犯罪人即便捨戒退失善根罷道還俗既休道已在寺門邊住立一面語諸比丘我今還俗爲滿汝等所願以不汝今歡喜極快樂不當知是人同第八馬所有過惡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八種馬爲賢者所乘所言賢者轉輪聖王何等爲八賢乘所生是名第一賢馬之相其第二者極爲調善終不惱觸其餘凡馬是名第二賢馬之相其第三馬所食之草不擇好惡悉盡無遺是亦名爲賢馬乘相其第四者諸穢惡物生不淨相大小便處終不於中止住眠卧是名第四具賢馬相其第五者能示御者惡馬之過能教御者治於惡馬所有疾態是亦名爲賢馬之相其第六者能忍重擔而不求輕恒作是念我常見於餘馬擔時當爲代之是名第六賢乘馬相其第七者常在道中初不越逸道雖微

滅明了知之是名第七賢馬之相其第八者病雖困篤乃至臨終力用不異是名第八賢乘馬相丈夫賢乘亦有八事何等爲八其第一者若有比丘善持禁戒具足威儀往返人間無所毀犯設誤犯於微小罪者心生大畏持所受戒猶如瞎者護餘一目當知是人同彼初馬生賢乘處其第二者若有比丘具足善法終不惱觸同梵行者共住安樂如水乳合當知是人同第二馬生於賢處其第三者復有比丘受飲食時不擇好惡悉食無餘當知斯人同第三馬生於賢處其第四者若有比丘見諸惡法不清淨者心生猒惡悉遠離三業不善訶責惡法鄙陋下賤當知是人同第四馬生於賢處其第五者若有比丘既犯罪已親於佛前陳已過罪亦復於彼梵行所說自發瑕疵當知是人同第五馬生於賢處其第六者若有比丘具足學戒見同梵行諸比丘等於戒有犯心每念言我當修學令無所毀當知斯人同第六馬生於賢處其第七者若有比丘行八正道不行邪徑當知此

人同第七馬不行非道生於賢處其第八者若有比丘病雖困篤乃至欲死精勤無懈志性堅固不可轉動恒欲進求諸勝妙法心無疲倦當知是人同第八馬至死盡力生於賢處佛教法中能得真實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六

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那提迦國瓦窶迦精舍爾時世尊告大迦旃延定意莫亂當如善乘調攝諸根勿同惡馬諸根馳散猶如惡馬繫之樞上唯念水草餘無所知若不得食斷絕羈絆亦如有人多與欲結相應以貪欲故多有慳恨之心多起欲覺以有欲覺生諸惱害種種惡覺由斯而生以是事故不知出要終不能識欲之體相若復有人躭好睡眠以常眠故多起亂想種種煩惱從之生長以是義故不知出要對治之法若復有人多生掉悔以其常生掉悔心故於諸法相不能分明當知掉悔為散亂因以是因緣不知出要對治之法若復有人多生疑心以疑心故於諸法中猶豫不了以斯義故不知出要對治之法

如善乘馬繫之櫪上其心都不思於水草不絕羈絆譬如有人心無欲結但有淨想以不染著是欲想故亦復不生掉悔疑等睡眠之蓋以其不生五蓋之心因緣力故便知出要對治之法比丘如是不依於彼地水火風亦復不依四無色定而生諸禪不依此世不依他世亦復不依日月星辰不依見聞不依識識不依智知不依推求心識境界亦不依止覺知獲得無所依止禪若有比丘不依如是諸地禪法得深定故釋提桓因三十三天及諸梵衆皆悉合掌恭敬尊重歸依是人我等今者不知當依何法則而得禪定爾時尊者薄迦梨在佛後立以扇扇佛即白佛言世尊云何比丘修諸禪定不依四大及四無色乃至不依覺觀之想若如是者諸比丘等云何而得如是禪定釋提桓因及諸大衆合掌恭敬尊重讚歎得斯定者而作是言此善男子丈夫中上依止何事而修諸禪佛告薄迦梨若有比丘深修禪定觀彼大地悉皆虛僞都不見有真實地相水火風種及四無色此世

他世日月星辰識知見聞推求覺觀心意境界及以於彼智不及處亦復如是皆悉虛僞無有實法但以假號因緣和合有種種名觀斯空寂不見有法及以非法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汝今薄迦梨　應當如是知　習於坐禪法
觀察無所有　天主憍尸迦　及三十三天
世界根本主　大梵天王等　合掌恭敬禮
稽首人中尊　咸皆稱斯言　南無善丈夫
我等不知汝　依懸何法則　而得是深定
諸人所不了

說斯法時大迦旃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薄迦梨比丘煩惱永滅不受後生盡諸有結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惡馬調順馬　賢乘三及四　鞭影幷調乘（十一）
有過八種惡　迦旃延（因六）離垢　十事悉皆竟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陀林時釋摩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爲優婆塞義唯願如來爲我敷演佛告釋摩男在家白衣歸依三寶

以是義故名優婆塞汝即其人時釋摩男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信佛告釋摩男於如來所深生信心安住信中終不爲彼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不信所壞是名優婆塞信時釋摩男復白佛言云何優婆塞戒佛告釋摩男不殺不盜不婬不欺及不飲酒等是名優婆塞戒又問云何施具足佛告釋摩男優婆塞法應捨慳貪一切衆生皆悉爲彼貪嫉所覆以是義故應離慳貪及嫉妒意生放捨心躬自施與無有疲猒是名施具足又問云何智慧具足佛告釋摩男優婆塞如實知苦如實知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苦滅道知此四諦決定明了是名慧具足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陀林時釋摩男與五百優婆塞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優婆塞義在家白衣具丈夫志歸命三寶自言我是優婆塞者云何而得須陀洹果乃至阿那含耶佛告釋摩男斷除三結身見戒取及疑網

等斷三結已成須陀洹更不復受三塗之身於無上道生決定信人天七返盡諸苦際入於涅槃是名優婆塞得須陀洹又問云何而得斯陀含果佛告摩訶男斷三結已薄婬怒癡名斯陀含又問云何而得阿那含果佛告摩訶男若能斷三結及五下分成阿那含時

四六

十二

摩訶男及五百優婆塞聞斯法已心生歡喜而白佛言世尊甚為希有諸在家者獲此勝利一切咸應作優婆塞時摩訶男及諸優婆塞作是語已禮佛而退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陀林時釋摩男往詣佛所修敬已畢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具丈夫志廣說如上復當云何滿足諸行佛告摩訶男優婆塞雖具足信未具禁戒是名有信不具於戒欲求具足信戒之者當勤方便求使具足是名信戒滿足優婆塞佛復告摩訶男優婆塞雖具信戒捨不具足為具足故勤修方便令得具足時摩訶男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具

信戒捨具足三支佛告摩訶男雖具三事然不數往僧坊精舍以是因緣名不具足應勤方便數往塔寺時摩訶男言諸優婆塞我今應當具足信戒及以捨心詣於塔寺佛告摩訶男若能具足信戒捨心數詣塔寺親近衆僧是名具足佛告摩訶男雖復具足如上四事若不聽法名不具足摩訶男言我能聽法佛復告摩訶男雖能聽經若不受持亦名不具雖能受持不解其義亦名不具雖解義趣而未能得如說修行亦名不具若能具足信戒捨心數往塔寺聽法受持解其義趣如說修行是則爲滿足之行摩訶男雖復具足信戒捨心數詣塔寺親近衆僧然猶未能專心聽法是亦名爲行不具足以斯義故應當方便專心聽法雖能聽法若不受持亦名不具是故應當受持正法雖能受持若不解義亦名不具是故應當解其言趣雖解義趣若復不能如說修行亦名不具是故應當如說修行若能具足信心持戒及捨心等數往僧坊專心聽法受持莫忘解其義趣信戒捨心往

詣塔寺聽受經法受持不忘解其義趣若復不能如說修行是亦名為不具足也摩訶男優婆塞以信心故則能持戒以持戒故能具捨心具捨心故能往詣僧坊往詣僧坊故能專心聽法專心聽法故則能受持能受持故解其義趣解其義趣能如說修行能如說修行故勤作方便能令滿足時摩訶男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優婆塞具足幾支自利未利於他佛告摩訶男具足八支能自利益未利於他何等為八優婆塞自己有信不能教他自持淨戒不能教人令持禁戒自修於捨不能教人令行布施自往詣塔寺親近比丘不能教人往詣塔寺親近比丘自能聽法不能教人令聽正法自能受持不能教人受持自能解義不能教人令解其義自能如說修行不教他人如說修行（因六）是名具足八支（十四）唯能自利不能利他時摩訶男復白佛言具足幾法能自利益亦利於他佛告之曰若能具足十六支者如是之人能自他利自生信心教人令信自行受持教人受持自行捨心亦復教人

令行捨心身自往詣僧坊塔寺亦復教人往詣僧坊塔寺親近比丘自能聽法亦復教人令聽正法自能受持亦復教人令受持法自解義趣亦復教人解其義味自如說行亦復教人如說修行若能具足十六支者此則名為自利利他如斯之人若在刹利衆若婆羅門衆若居士衆若沙門衆隨所至處能為此衆作大照明猶如日光除諸闇冥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佛說是已釋摩男禮佛而退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陀林爾時釋摩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此迦毗羅人民熾盛安隱豐樂我常在中每自思惟若有狂象奔車逸馬狂走之人來觸於我我於爾時或當忘失念佛之心或復忘失念法僧心復自念言若當忘失三寶心者命終之時當生何處入何趣中受何果報佛告之曰汝當爾時勿生怖畏命終之後生於善處不墮惡趣不受惡報譬如大樹初生長時恒常東靡若有所伐當向

何方然後墜落當知此樹必東向倒汝亦如是長夜修善若墮惡趣受惡報者無有是處

時釋摩男聞佛所說頂禮佛足還其所止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陀林爾時釋摩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在於學地所作未辦當欲求進阿羅漢果入於涅槃云何比丘修習幾法盡諸有漏心得無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於現在世獲其果證得無漏戒決定自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佛告摩訶男若有比丘在於學地未得無學意恒進求欲得涅槃常修六念譬如有人身體羸瘦欲食美饍爲自樂故諸比丘等亦復如是爲得涅槃修於六念何等爲六一者念於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當于爾時無有貪欲瞋恚愚癡唯有清淨質直之心以直心故得法得義得親近佛心生歡喜以歡喜故身得猗樂以身樂故其心得定以得定

故怨家及己親族於此二人無怨憎想心常平等住法流水入於定心修念佛心趣向涅槃是名念佛二者念法所謂法者即是如來所有功德十力無畏必趣涅槃應當至心觀察是法智者自知聖弟子者應修念法爾時離於貪欲瞋恚愚癡唯有清淨質直之心以直心故得義得法以親近法心生歡喜以歡喜故身得猗樂得猗樂故其心得定以得定故於怨憎所其心平等無有愛瞋住法流水入於定心修念法觀趣向涅槃是名念法三者念僧所謂僧者如來弟子得無漏法能為世間作良福田何等名為良福田耶有向須陀洹有得須陀洹已有向斯陀含有得斯陀含有向阿那含有得阿那含有向阿羅漢有得阿羅漢是則名為良祐福田具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應當合掌恭敬其人以念僧故得法得義得親近僧心生歡喜生歡喜故乃得快樂得快樂故其心得定以得定故於怨憎所其心平等無有貪欲瞋恚愚癡唯有清淨質直之心住法流水入於定心修念僧觀

趣向涅槃是名念僧云何念戒所謂不壞戒不缺戒不雜戒無垢戒離恐懼戒非戒盜戒清淨戒具善戒念如是等諸禁戒時即得離於貪欲瞋恚愚癡邪見離諸惡故得法得義得親近戒心生歡喜以心喜故乃得快樂心快樂故其心得定以得定故於怨憎所其心平等清淨質直住法流水入於定心修念戒想是名念戒云何念施念已所施獲得善利一切世間為慳嫉所覆我於今者得離如是慳貪之垢住捨心中於一切物心無恪惜持

用布施既布施已我心應喜猶如大祠分已財物捨與他人若能如是修施心者於現世中得法得義得親近施無有貪欲瞋恚愚癡唯有清淨質直之心應生歡喜以歡喜故身得快樂身快樂故其心得定以心定故於怨憎所心無高下住法流水入於定心修念施想是名念施云何念天所謂四天王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此諸天等若當信心因緣力故生彼天者我亦有信戒施聞慧亦復如是以此功德生天上者

我亦見有如是功德當生彼天念如斯天以念天故離於貪欲瞋恚愚癡唯有清淨質直之心於現世中得法得義得親近天心生歡喜心歡喜故身得快樂得快樂故其心得定以心定故於怨憎所心無高下住法流水入於定心修念天想是名念天摩訶男若有比丘住於學地所作未辦常欲進求阿羅漢果入於涅槃應當至心修是六念以能修習斷六念故盡諸有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於現在世獲其證果即得證已作是唱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時摩訶男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爾時世尊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陀林夏坐安居爾時衆多比丘於夏欲末在講堂中爲佛縫衣諸比丘等縫衣已訖作是思惟我等於今縫衣已竟當逐佛遊行時釋摩男聞諸比丘縫衣已訖欲隨佛遊行聞斯語已即往佛所稽首禮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我今身心甚爲重鈍迷於諸方雖復聽法心不甘樂所以者何我聞諸比丘等縫衣已竟當隨

佛遊行即生念言何時當復還見世尊及以修心諸比丘等佛告之曰我及比丘雖去餘處設若恒欲見於如來及比丘者應以法眼至心觀察常修五事何等爲五所謂以具信故能隨順教非是無信能隨順教持淨戒故能隨順教非是毀禁能順教也以多聞故能隨順教非以少聞能隨順教非以慳恪能行布施以捨心故能行布施非以愚癡能修智慧以慧心故能識法相是故摩訶男若欲見佛及比丘者恒應修習如是五事幷六念法

若如是者我及比丘便常在前所謂僧者名爲和合時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禮足而去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陀園林中爾時摩訶男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之義(因六)(十九)定心故而得解脫若如是者爲先得定後解脫耶爲先解脫後得定耶定與解脫爲俱時耶所未曾得所未曾行過去未來所未曾生現在亦無爾時世尊默然不答第二第三亦如是問如來默然悉皆不答時尊者阿難侍

如來側以扇扇佛于時阿難作是念今釋摩訶男以此甚深之義諮問世尊世尊今者所患始除氣力尚微未堪說法我當為彼略說少法令其還去時尊者阿難作是念已即語釋摩男如來所說說於學戒亦說於彼無學之戒說於學定亦說於彼無學之定說於學慧亦說於彼無學之慧說學解脫亦說於彼無學解脫時摩訶男白阿難言云何如來說於學戒及無學戒學定無學定學慧無學慧學解脫無學解脫如來聖衆住戒持波羅提木叉具足威儀正行所行於小罪中心生大怖具持禁戒是則名為持戒具足猒於欲惡及諸不善離生喜樂入于初禪乃至入第四禪是名為禪如實知苦如實知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苦滅道如是知見斷五下分結身見戒盜疑欲愛瞋恚彼斷五下分結便得化生即於彼處而得涅槃名阿那含更不還來至此欲界是則名為學戒學定學慧解脫復次更於異時盡諸有漏得於無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現法取證逮得無生自知生死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復受有當于爾時得無學戒無學定無學慧無學解脫摩訶男以是緣故佛說於學及以無學時摩訶男聞其所說歡喜頂禮而去時摩訶男既去不遠佛告阿難此迦毗羅衛國諸比丘等頗共諸釋講論如是深遠義不阿難白佛此迦毗羅衛諸比丘等每與諸釋共論如是甚深之義佛告阿難迦毗羅衛比丘與諸釋等獲大善利能解如是聖賢慧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陀園林中時麤手釋往詣摩訶男所語摩訶男言如來說須陀洹有幾不壞信摩訶男釋答言如來所說須陀洹人有四支不壞信所謂於佛不壞信於法不壞信於僧不壞信聖所受戒得不壞信麤手釋言汝今不應說言如來說四不壞信所以者何如來唯說三不壞信所謂於三寶所得不壞信第二第三亦作是說摩訶男亦作是答汝莫說言三不壞信如是二人紛紜各競所見不能得定往詣佛所

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請決所疑時摩訶男白言世尊彼麤手釋來至我所作是言如來為說幾不壞信我即答言如來說於四不壞信所謂三寶聖所受戒麤手釋言如來唯說三不壞信云何言四所謂三寶第二第三亦作是說第二第三我亦答言如來說四實不說三彼之所說我不能解我之所說彼亦不解時麤手釋即從座起白佛言世尊假設佛不教我僧不教我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天若魔若梵此諸人等都不教我向於佛者我亦一心迴向於佛法僧亦然佛告摩訶男言麤手釋作如是語汝云何答摩訶男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我更無答異於佛法更無善處離於佛法更無真處無異處善無異處真佛復告摩訶男汝從今日應如是解具足四事名不壞信所謂於佛法僧聖所受戒麤手釋以不解故作如是語即聞佛說即得解了時摩訶男及麤手釋聞佛所說歡喜頂禮而去

爾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陀園林中當爾

之時彼國諸釋集講論處既集坐已於其中
問各共談論語摩訶男言無有前後汝意謂
誰以為後耶麤手釋者如來記彼得須陀洹
於人天中七生七死得盡苦際彼麤手釋毀
犯禁戒飲彼酒漿佛尚記言得須陀洹若如
是者有何前後復語摩訶男言汝可往詣於
世尊所問如斯義時摩訶男釋尋如其言即
往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迦
毗羅釋集講論處於其中間作如是論語我
言誰為前後時麤手釋其命已終如來記彼
得須陀洹於人天中七生七死得盡苦際彼
麤手釋毀犯禁戒飲放逸漿若記彼得須陀
洹當知是則無有前後佛告之曰皆稱我為
善逝世尊作是語者亦名善逝稱善逝故生
善逝心賢聖弟子生正直見稱言善逝復次
摩訶男如來弟子一向歸佛亦復歸依法僧
三寶得疾智利智猒離智道智不墮地獄餓
鬼畜生及餘惡趣得八解脫獲於身證具八
解脫住於具戒以智慧見盡於諸漏是則名
為得俱解脫阿羅漢也復次摩訶男賢聖弟

子亦如上說慧解脫阿羅漢不得八解脫復次摩訶男一向歸佛餘如上說身證阿那含成就八解脫未盡諸漏復次摩訶男一向歸佛餘如上說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不墮惡趣如來教法彼隨順不逆是名見到復次摩訶男賢聖弟子一向歸依佛餘如上說佛所教法彼隨順解脫是名信解脫復次摩訶男若信佛語欣尚翫習忍樂五法所謂信精進念定慧是名賢聖弟子不墮三塗是名堅法復次賢聖弟子信受佛語然有限量忍樂五法如上所說是名賢聖弟子不墮三塗是名堅信摩訶男我今若說娑羅樹林能解義味無有是處假使解義我亦記彼得須陀洹以是義故麤手釋我當不記彼釋得須陀洹所以者何彼麤手釋不犯性重犯於遮戒臨命終時悔責所作以悔責故戒得完具得須陀洹（廿四）人少有所犯悔責完具何故不記彼麤手釋得須陀洹摩訶男釋聞佛所說歡喜頂禮而去

云何優婆塞　得果一切行　自輕及住處

十一與十二　解脫并舍羅　麤手為第十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六

音釋

駿須閏切駿疾也　悚息拱切懼也　控總控苦貢切引也　總轡彼義切馬韁也　跳蹦跳他弔切蹦直灸切跳也　塹七豔切坑也　馳驟馳直離切驟鈔枯切馳驅馬疾行也　櫪郎擊切食馬槽也　猗於其切輕安也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七 第十八同卷 因七

失譯人名附秦錄

爾時世尊在毗舍離獼猴陂岸大講堂中時有四十波利蛇迦比丘皆阿練若著糞掃衣盡行乞食悉在學地未離欲法咸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作是念此諸比丘皆阿練若著糞掃衣盡行乞食悉是學人未斷欲結吾當為彼如應說法令諸比丘不起于座心得解悟盡諸結漏佛告之曰比丘當知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無有能知其根原者一切衆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蓋愛結所使纏繫其頸生死長途流轉無窮過去億苦無能知者譬如恒河流入四海我今問汝汝處生死所出血多為恒河多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我處生死身所出血多彼恒河四大海水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汝從往世所受象身為他截鼻截耳或時截足鐵鉤斷頭及以斬項所出之血無量無邊又受牛馬騾驢駱駝猪雞犬豕種種禽獸如受雞形截其羽翼及其項足身所出血是

諸禽獸各被割截所出之血不可計量復告諸比丘色為是常是無常乎諸比丘白佛言世尊色是無常佛復問言色若無常為當是苦為非苦乎比丘對曰無常故苦佛復告言若無常苦是敗壞法於此法中賢聖弟子計有我及我所不比丘對曰不也世尊佛復告曰受想行識為是常耶為無常乎比丘對曰斯皆無常佛復問言若是無常為是苦耶為非苦耶比丘對曰無常故苦佛又問言若無常苦是敗壞法賢聖弟子寧計是中我我所不比丘對曰不也世尊佛告比丘善哉善哉色是無常無常故即無我若無有我則無我所如是知實正慧觀察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故比丘若有是色乃至少時過去未來現在若內若外若近若遠此盡無我及以我所如是稱實正見所見若受想若行若識若多若少若內若外若近若遠過去未來現在都無有我亦無我所如實知見賢聖弟子見是事已即名多聞於色厭惡受想行識亦生厭惡以厭惡故則得離欲得離欲故則得解脫

得解脫故則解脫知見若得解脫知見即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佛說是時四十波利蛇迦比丘不受後有心得解脫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無有能知其根原者一切衆生皆爲無明之所覆蓋愛結纏縛流轉生死無有窮已過去億苦無能知者譬如恒河流注四海復告比丘生死長遠於昔過去受形已來憂悲哭泣所出目淚爲多爲恒河多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生死長遠目所出淚踰彼恒河亦多四海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所集目淚實多四海誠如汝言過去來世父母棄背伯叔兄弟姊妹兒子宗親眷屬悉皆死喪及失錢財象馬牛羊或受鞭打或被傷割侵毀形體乃至繫閉如斯衆苦悲惱流淚不可稱計譬如暴流漂衆草木聚沫塞路愛之聚沫遮賢聖道雨滴受身數受地獄餓鬼畜生及餘惡趣佛問比丘色爲是常是

無常乎比丘對曰色是無常佛復問言色若無常為當是苦為非苦耶比丘對曰無常故苦佛告比丘若無常苦是敗壞法於斯法中賢聖弟子寧計有我及我所不比丘對曰不也世尊佛又問言受想行識為是常耶是無常乎比丘對曰斯皆無常佛又問言若是無常為是苦耶為非苦乎比丘對曰無常故苦又問若無常苦是敗壞法賢聖弟子寧計是中我我所不比丘對曰不也世尊佛告比丘善哉善哉色是無常無常故苦苦即無我若無有我則無我所如是知實正慧觀察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故比丘若有是色乃至少許過去未來現在若內若外若近若遠此盡無我及以我所如是稱實正見所見若受想行識若多若少若內若外若遠若近過去未來現在都無有我亦無我所如實知見賢聖弟子見是事已即名聞於色解脫受想行識亦得解脫憂悲苦惱一切解脫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無有能知其根原者一切衆生皆爲無明之所覆蓋愛結纏縛流轉生死無有窮已過去億苦無能知者復告比丘譬如恒河流注四海於昔過去生死曠遠飲於母乳比恒河水何者爲多比丘白佛如我解佛所說義者過去久遠所飲母乳多彼恒河及四海水受形已來無量無邊或受象馬駝驢牛羊鹿等種種畜獸所飲母乳不可稱計譬如暴流漂諸草木合成聚沫妨塞途路愛之聚沫亦復如是能遮聖道餘如上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無有能知其根原者一切衆生皆爲無明之所覆蓋愛所纏縛流轉生死無有窮已過去億苦無能知者假設有人斬截天下大地草木悉以爲籌盡此諸籌欲數過去無量世來所生之母亦不能盡其邊際假設斬於大地草木悉皆以爲四指之籌欲算過去所生之父終不能得知其邊際復告比丘生死長遠邊不

可得餘如上說汝諸比丘當作是學斷於生死斷於諸有更不受有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無有能知其根原者一切衆生皆爲無明之所覆蓋愛所纏縛流轉生死無有窮已過去億劫恒受衆苦一切無有能得知者復告比丘假設有人尽大地土猶如豆粒以此豆粒欲數過去所受生母盡此地土亦不能得盡其邊際餘如上說是故汝等應作是學學斷後有勤求方便斷於後有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無有能知其根原者一切衆生皆爲無明之所覆蓋愛所纏縛流轉生死無有窮已過去億數所受衆苦一切無有能得知者佛告比丘汝觀世間喜樂之衆受上樂者汝等決定應作是念我從過去以來受如此樂數受斯樂亦

皆敗失如是生死長遠餘如上說汝等今者當作是學勤修方便斷於後有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餘如上說若見衆生受極苦毒憂愁懊惱當作是念我從昔來無量劫中亦受如是無量苦惱生死長遠餘如上說汝等比丘當作是學應勤方便斷於後有莫作起有因緣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餘如上說汝等比丘若見有人心生驚怖身毛爲豎當知前身曾作怨害是故生死長遠餘如上說汝等比丘應作是學當勤方便斷於後有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七 六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餘如上說若見衆生自然愛樂起於欲心心極親愛汝等當知先身之時必爲父母兄弟妻子或作和尚

阿闍梨師長所尊是故當知生死長遠餘如上說汝等比丘當作是學勤修方便斷於後有莫作生有因緣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婆羅門往詣佛所問訊世尊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未來當有幾佛出世佛答之言未來當有恒河沙諸佛出現於出時婆羅門聞佛所說作是念我當於未來佛所修梵行迴還不遠復作是念我竟不問過去之世幾佛出世作是念已還至佛所白佛言世尊過去之世幾佛出世佛答之曰過去有無量恒河沙諸佛已出於世時婆羅門復作是念過去未來諸佛出世我不值遇今得值佛云何空過我當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即起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愍聽我出家於佛法中修行梵行佛即聽許尋得出家既出家已獨處閑靜精勤修集斷於生死得阿羅漢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毗富羅山足佛

告諸比丘若有一人於一劫中流轉受生收
其白骨若不毀壞積以為聚如毗富羅山賢
聖弟子隨時聞如實知苦聖諦如實知若集
知苦滅知趣苦滅道如是知見已斷於三結
所謂身見戒取疑名須陀洹不墮惡趣決定
菩提趣於涅槃極至七生七死得盡若際說
是事已復說偈言

一人一劫中　流轉受生死　積骨以為聚
集之在一處　使不毀敗壞　猶如毗富羅
若觀四眞諦　正智所鑒察　說苦因從生
苦滅八聖道　安隱趣涅槃　流轉生死輪
任運過七生　得盡於苦際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頂禮而去

血淚及母乳　土丸如豆粒　恐怖及彼變
恒沙及骨聚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生死長遠亦如上說爾
時衆中有一比丘從座而起整衣服合掌向
佛白佛言世尊劫為久近佛告比丘吾可為
汝敷演而說恐汝不解比丘白佛頗可方喻

使我得知佛告比丘吾今爲汝說其方喻諦聽善思佛言比丘譬如以鐵爲城縱廣正等高一由旬設盛芥子滿中流溢假設有人百年之中取一芥子城中芥子可得都盡劫之邊際不可得知復告比丘劫之長遠其喻如是如斯長劫百千億萬乃至百千億萬苦惱無量無邊麤惡痛苦意所不喜猶如聚沫雨淌受身數受地獄餓鬼畜生惡趣之中人中惡趣是故應斷後有宜勤方便遠離諸有汝等比丘當作是學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餘如上說於彼衆中有一比丘即從座起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劫爲久近佛告比丘可爲汝說汝不能解比丘白佛爲可作方喻以不佛言可作方喻佛告比丘如有破石無有孔穴共同一體縱廣高下滿一由旬假使有人以細羅穀衣或劫摩細輭或以細氈百年一拂令其壞盡劫猶未盡是故我說劫之長遠邊

際難得劫之久近其喻如是如是長劫數百數千數萬數千億萬衆生於斯長劫之中受六苦惱麤澀痛苦意所不喜如似聚沫雨滴所受數受地獄餓鬼畜生入於惡趣是故汝等當斷後有勤修行道離於諸有因緣應作是學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七）（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衆中有一比丘從座而起整衣服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從昔已來多少劫過佛告比丘吾可說之汝不能解比丘白佛可作方喻說不佛言可作方喻假設有人年滿百歲於一日中晨起日中及日暮三時各憶百千劫事如是日日憶念滿足百年猶不能得過去劫數邊際劫數長遠亦復如是衆生於是長遠劫中受衆苦極麤澀痛苦心不生喜數受地獄餓鬼畜生入於惡趣是故比丘應斷後有勤修方便絕離諸有汝等比丘應作是學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餘如上說乃至

過去億數之劫不可得知於此大地無有不是汝等故身生處死處復告比丘生死長遠邊際難知汝等比丘應勤方便斷離諸有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乃至如上所說復告比丘此世間中無有一人不作汝父母兄弟姊妹妻子眷屬及以和上阿闍黎所尊之者此世間中無一衆生不殺害汝爲汝怨者亦復無有一衆生等汝不食其肉血之者亦復無有一衆生等不食於汝身肉之者如是無始生死餘如上說是故比丘應勤方便斷離諸有當作斯學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因七十）

爾時佛告諸比丘譬如天雨既至於地即便生泡速生速滅生死之法速生速滅亦復如是無始生死長遠若斯是故比丘應勤方便斷離諸有當作是學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如上所說復告
比丘天雨密緻如縛掃簣東西南北及以四
維間無空處東方無量世界衆生熾盛安樂
無量世界悉皆空虛無有衆生在中居止南西
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生死無始餘如上
說是故比丘當勤方便斷離諸有應作是學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如上所說乃至
無始生死亦如上說復告比丘譬如擲杖或
根著地或頭著地或墮不淨穢惡之處或復
墮於清淨之處一切衆生亦復如是爲無明
所覆或生天上及在人中或墮地獄餓鬼畜
生或復墮於阿修羅有以是義故生死長遠
廣說如上是故比丘當斷諸有應如是學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譬如五輻車輪其有力者

旋轉速疾一切衆生亦復如是爲無明覆輪轉五道所謂人天地獄餓鬼及以畜生如是無始生死是故比丘當斷諸有應作善法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毗富羅山下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無有住時不可保信是壞敗法以是義故汝諸比丘於諸行所應知止足生猒惡想離於愛欲而求解脫復告比丘此毗富羅山往昔之時名曰婆耆羊闍爾時此城名帝彌羅彼時人民壽四萬歲諸人民等欲上此山經於四日然後乃能至彼山頂時世有佛號迦孫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爲諸弟子而說法要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比丘當知爾時婆耆羊闍山相於今已滅人民盡死是佛世尊入涅槃後人壽轉減以是義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無有住時不可保信是壞敗法是故比丘於諸行所應知止足生猒惡想離於愛欲而求

解脫復告比丘乃往昔時此山名曰朋迦于時此城名阿毗迦時彼世人壽三萬歲此諸衆生若欲上山經於三日便得往還時世有佛世尊號迦那含牟尼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爾時如來普爲大衆演說法要所演說者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具足清淨顯發梵行之相比丘當知彼佛世尊入涅槃後人民轉減于時山相於今已滅人民死盡是故比丘諸行無常是變易法不可恃怙

會歸磨滅沒等應當於諸行所宜知止足生猒惡想離於愛欲而求解脫佛復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此山名曰善邊爾時國土名曰赤馬于時人民壽二萬歲當爾之時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廣爲大衆敷演分別諸法秘奧其所說者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比丘當知善邊山名於今已滅人壽終歿彼佛世尊入般涅槃人命轉減以是

義故諸行無常是變易法無有住時不可恃怙會歸磨滅是故宜應於諸行所生於止足猒惡之想離於愛欲而求解脫此山今復名毗富羅而斯國土名摩竭提是中衆生壽命百年或增或減此諸衆生若欲上山須臾之頃即便往還我釋迦文出現於世十號具足(四七)(十三)爲衆演說無量經典其所說者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復告比丘此山名字并及國人不久亦當悉皆滅盡我亦不久當入涅槃以是義故諸行無常是變易法無有住時不可恃怙會歸磨滅是故比丘宜應至心於諸行所生止足想猒惡之心離於愛欲而求解脫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婆耆半閻帝彌羅　阿毗迦羅朋伽迦
善邊之山赤馬國　毗富羅山摩竭提
諸山悉滅人亦終　佛入涅槃壽命滅
以是義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城山過去無地方所衆生無不是麤(麤)(而)滴兩

如縛掃箒擲杖還轉輪毗富羅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七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八

失譯人名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犢子梵志往詣佛所慰問如來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將欲請問汝若多聞願垂聽察佛告犢子若有所疑隨汝所問犢子問曰身之與我為是一耶佛言如此之事我所不答又問身我異耶佛言如此之事我亦不答犢子復言今我問汝我身一耶汝不見答身我異耶汝復不答如斯等問尚不見答云何而能記諸弟子死此生彼天人之中汝若記彼死此生彼寧可不是身留於此我往於彼五道之中若如斯者身之與我則為別異佛告梵志我說有取記彼受生若無取者則無受生復次犢子譬如火有取則然

若無取者火則不然犢子言瞿曇我亦見火無取而然佛告犢子汝見何火無取而然犢子復言譬如見大火甚為熾盛猛風絶餘離火見然佛告犢子如此絶餘亦復有取犢子言離火見然以何為取佛言如斯絶餘因風而然以風取故餘得暫停以風力故絶餘可見犢子言瞿曇火尚可爾人則不然所以者何身死於此意生於彼於其中間誰為其取佛言當於爾時以愛為取愛取因緣衆生受生一切世間皆樂於取一切皆為取所愛樂一切悉皆以取為因衆生見取則生歡喜一切衆生皆入于取如來阿羅呵以無取故而得成於無上正覺犢子言我於今者大有所作欲還所止佛言梵志宜知是時爾時犢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因七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犢子梵志往詣尊者大目連所既到彼已問訊尊者在一面坐爾時犢子梵志問目連曰何因緣故若沙門婆羅門來問於佛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不生默然不答其餘沙門

十五

婆羅門若見有人來問難者隨意為說我昔曾問沙門瞿曇死此生彼默不見答死此不生彼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不生彼悉不見答如斯之義其餘沙門婆羅門皆悉答之沙門瞿曇為何事故默然不答目連對曰其餘沙門婆羅門不知色從因生不知色滅不知色味不知色過不知色出要以不能解如是義故著色我生彼色我不生彼著色我亦生彼亦不生彼著色我非生彼非不生彼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如來如實知色從因生色從因滅知色味知色過知色出要如來如實知故色生彼心無取著乃至色非生非不生亦不取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如斯之義甚深無量無有邊際非算數所知無有方處亦無去來寂滅無相爾時犢子梵志聞尊者目連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犢子梵志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諸餘沙門及婆羅門若有所問皆稱順答說我死此生彼我死此

不生彼我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我非生彼非非生彼犢子復言瞿曇如斯之難何故不能稱順而答佛告之曰諸餘沙門婆羅門不知色從因生不知色滅不知色過不知色味不知色出要以不能知色從因生乃至不知色出要故而於色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非生彼悉皆取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復告犢子如來不爾知色因知色滅知色味知色過知色出要如實知之如來如實能知色因色滅色過色味色出要能知色我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非生彼悉皆不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佛告犢子是故此義甚深廣大無量無邊非算數所及復告犢子以是因緣諸餘沙門婆羅門等不達義趣隨問強答若問如來我色生彼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非生彼以無義理置而不答我已生彼乃至非生非非生悉皆不答犢子言希有瞿曇汝及弟子義與義句及與句味所說之事等無差別犢子復言我於異時至沙門目揵連所我於

爾時以此句味問彼日連彼以此義句味而答於我瞿曇汝今所可宣說與彼無異是故我今稱為希有如此教法昔所未有亦未曾說義理相順善答斯問犢子梵志聞佛所說歡喜而去爾時尊者僧提迦旃延在那提城（十七）群寔迦所住之處爾時犢子梵志以緣事故往詣彼城既至彼已營事已訖即便往彼尊者僧提迦旃延所相問訊已在一面坐白尊者言我有所疑欲相訪問汝若閑裕聽我所問願為解說尊者告言犢子我聽汝問然後（四七）乃知犢子問言以何緣故諸餘沙門婆羅門有人來問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悉皆能答沙門瞿曇為以此問色死此生彼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無義理故置不答爭尊者告言我今問汝隨汝所解而答於我於汝意云何若因若緣若行若根本若行所從生若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以此因以此緣以此行以此根本以此行所從生無餘寂滅無想盡處若如是等無有因緣無行無相及盡滅法如來寧可說死此生

彼乃至說非生彼非非生彼耶犢子言迦旃延如是因如是緣如是行如是根本如是行所從生是色是無色是想是無想此等諸法皆至無餘盡滅無想滅盡是等諸法無有因緣如來云何而當說之犢子聞已心懷歡喜問尊者言汝為佛弟子從來久近尊者答言我為佛弟子始過三年犢子言迦旃延汝獲大利能於衆中身口智慧辯才如是於少時中能具斯事實為希有犢子言我今緣事欲還所止尊者言宜知是時犢子梵志聞尊者語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犢子梵志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今欲諮問若有閑裕願為解說佛言隨意問難犢子言以何緣故諸餘沙門婆羅門等有人來問死此生彼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悉皆能答沙門瞿曇以斯問死此生彼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無義理故置而不答佛告犢子吾今問汝隨汝所解而答於我於汝意云何若因若緣若行若

根本若行所從生若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以此因以此緣以此行以此根本以此行所從生無餘寂滅無想盡處若如是等無有因緣無行無想及盡滅法我寧於此無因緣等盡滅法中說死此生彼乃至說非生彼非生彼耶犢子復白佛言如是因如是緣如是行如是根本如是行所從生是色是無色是想是無想斯等諸法皆至無餘盡滅無想滅處如是諸法無有因緣吾當云何而能答之爾時犢子聞佛所說心生歡喜而作是言

希有瞿曇沒及弟子說義句味等無差別犢子復言我於異日以少緣事曾至于彼那提城群寔迦所住之處問沙門僧提迦旃延如斯之事彼以此義而答於我然義句味及其文字與今所說等無有異都無錯謬是故我今稱為希有如此教法昔所未有亦未曾說義理相順善答斯問犢子梵志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迦蘭陀竹林彼時犢子梵志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在

一面坐白佛言瞿曇一切衆生為有我不佛默然不答又問為無我耶佛亦不答爾時犢子作是念我曾數問沙門瞿曇如是之義默不見答爾時阿難侍如來側以扇扇佛彼時阿難聞其語已即白佛言世尊何故犢子所問默然不答若不答者犢子當言我問如來都不見答增邪見耶佛告阿難於先昔彼問一切諸法若有我者吾可答彼犢子所問吾於昔時寧可不於一切經說無我耶以無我故答彼所問則違道理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無我故云何以我而答於彼若然者將更增彼昔來愚惑復次阿難若說有我即墮常見若說無我即墮斷見如來說法捨離二邊會於中道以此諸法壞故不常續故不斷不常不斷因是有是因是生故彼則得生若因不生則彼不生是故因於無明則有行生因行故有識因識故有名色因名色故有六入因六入故有觸因觸故有受因受故有愛因愛故有取因取故有有因有故有生因生故有老死憂悲苦惱衆苦聚集因是故有果滅

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衆苦聚集滅盡則大苦聚滅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因七）（二十）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犢子梵志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問佛言瞿曇汝頗作是見作是論世界是常唯我解了餘人不知作是說不佛告犢子我不作是見不作是說唯我能知餘人不解犢子又問汝若不作如是說者一切世界悉無常耶佛告犢子我亦不作如是說言世界無常唯我能知餘人不解犢子又問汝頗復作如是論言世界亦常無常唯我能知餘人不解作是說耶佛告犢子我亦不作如是說言一切世界亦常無常唯我獨了餘人不知犢子又問汝頗復作如是說言一切世界非常非無常非非常非非無常唯我能解餘人不了作是說耶佛告犢子我亦不作如是說言

一切世界非常非無常非非常非非無常唯我能知餘人不解犢子復問世界有邊世界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無邊非非有邊非非無邊身即是命命即是身身異命異衆生神我死此生彼爲有爲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非非有非非無瞿曇汝今作是說耶（四七）（廿一）佛告犢子我不作是見不作是論說言世界有邊無邊乃至非非有非非無犢子復言瞿曇汝今於斯法中見何過患不取一見佛告犢子我亦不言世界是常唯此事實餘皆愚闇彼見結陣彼見所行及所觀處彼見塵埃垢穢不淨見結與苦俱能爲害能與憂惱能令行人受鬱蒸熱生諸憂患若與見結相應即是嚶愚亦名無聞亦名凡夫能令生死迴流增長復告犢子世間常無常亦常無常非常非無常世界有邊及以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無邊衆生神我死此生彼若有若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非有非非無若有人計斯見者名爲嚶愚亦名無聞亦名凡夫增長生死煩惱垢汙能令行人受鬱蒸熱

生諸憂患無有安樂以是義故我於此見無所執著犢子又問汝若不計如是見者汝今所計爲是何見佛告犢子如來世尊於久遠來諸有見者悉皆除捨都無諸見雖有所見心無取著所謂見苦聖諦見苦集諦見苦滅諦見至苦滅道諦我悉明了知見是已視一切法皆是貪愛諸煩惱結是我我所名見取著亦名憍慢如斯之法是可患獄是故皆應當斷除之既斷除已獲得涅槃寂滅清淨始是正解脫諸比丘等若更受身於三有者無有是處犢子言瞿曇汝於今者見何因緣說無生處佛告犢子我還問汝隨汝意答譬如有人於汝目前然大火聚汝知是火然不知此火聚在汝前滅汝知滅不若復有人來問汝言此火滅已爲至東方南西北方乃至下方亦復如是斯諸方中爲至何處若如是者當云何答犢子言瞿曇若人問我當如實答若有草木及牛馬糞此火與薪相得便然不滅草木牛糞若都盡者此火則滅不至方所佛告犢子如是如是若言色是如來受想行

識是如來者無有是處何以故如來已斷如斯色故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皆悉已斷譬如有人斷多羅樹斷已不生如來亦爾斷五陰已不復受生寂滅無想是無生法犢子言瞿曇我於今者樂說譬喻唯願聽說佛告之曰隨汝意說犢子即言譬如去於城邑聚落不遠乎博之處有娑羅林是娑羅林已百千年枝葉悉墮唯貞實在汝今瞿曇亦復如是已斷一切煩惱結縛四倒邪惑皆悉滅盡唯有堅固真法身在瞿曇當知我今緣務將欲還歸佛言宜知是時犢子梵志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犢子梵志來詣佛所問言瞿曇若有愚癡起如是見作斯論言世間是常唯此事實餘則無實乃至我不生彼非非生彼（四七）（廿二）佛告犢子不知色者作是見作是論說言世間色悉皆是常自執此見以為真實謂諸餘者以為虛妄常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非常世間有邊無邊非有邊非無邊非非有邊非非無邊

身一神一身異神異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我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我死此非生彼非非生彼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犢子言瞿曇若有智者不取是見不取是論亦復不應起如此見作如斯論言世界是常此見為是餘見為非佛告犢子若能知色解其性相如斯等人不起是見不作是論言世界常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非常見亦復如是世界有邊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非有邊亦復如是身一命一身異命異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非生彼亦復如是受想行識亦如上說若了知識解其性相如斯等人不起是見不作是論言識是常此見為是餘見為非識為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非常見亦復如是識有邊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非有邊亦復如是身一命一身異命異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非生彼亦復如是不知者如知者說見者不見者如知者說解不解亦如上說通徹不通徹亦如上

說有相無相亦如上說其義深淺亦如上說
寐寤不寐寤亦如上說犢子梵志聞佛所說
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爾時犢子梵志
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瞿曇
我有少疑若蒙聽察乃敢發問佛默然不答
第二第三亦如是問第二第三佛亦默然犢
子言瞿曇我於長夜與汝親厚我有少問唯
願答我佛作是念犢子梵志長夜已來稟性
質直無有諂偽諸有所問皆求解故不爲惱
亂吾當聽之若阿毗曇毗尼隨其所問佛告
犢子恣汝所問諸有所疑無得疑難犢子白
佛言瞿曇一切世間有不善不佛答言有又
問頗有善不佛答言有犢子言瞿曇願爲我
說善不善法令我解了佛告犢子吾能多種
說善不善今當爲汝略說其要復告犢子欲
爲不善離欲爲善瞋恚愚癡是名不善離瞋
恚癡是名爲善殺生不善離殺爲善偷盜邪
婬妄語惡口兩舌綺語貪恚邪見是名不善
離如是等正見爲善吾爲汝說三種不善三

種善十種不善十種善復告犢子若我弟子解此三種善不善及十種善不善如實能知便能盡欲瞋恚愚癡亦能永盡貪欲諸惡都滅無餘能盡貪欲愚癡故諸欲漏都盡以盡漏故成就無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於現法中自身解了證知得法自知生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犢子白佛頗有一比丘於佛教法成就無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於現法中自身解了證知得法自知生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爲有是不佛告犢子得是法者不但一二及以三四乃至五百多有比丘心得解脫慧得解脫於現法中自身取證犢子復問佛教法中頗有一比丘尼心得解脫慧得解脫不佛告犢子我教法中比丘尼等得斯法者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數衆多犢子又問除彼比丘及比丘尼頗有一優婆塞度疑彼岸以不佛告犢子我佛法中諸優婆塞度疑彼岸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數衆多斷五下分結成阿那含不還欲界犢子又問除比丘比丘尼修梵行者除優婆

塞頗有一優婆夷除於疑悔度疑彼岸不佛告犢子我佛法中得斯法者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數衆多斷五下分結成阿那含不還欲界犢子梵志復白佛言置比丘比丘尼并優婆塞優婆夷修梵行者是佛法中頗有優婆塞獨在居家受五欲樂度疑彼岸不佛告犢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數衆多如斯等人乃與男女群居逼迮共住香華瓔珞著細縠衣用好栴檀衆妙雜香以塗其身受畜金銀種種珍寶奴婢僮僕其數衆多

處斯憒鬧逼隘之中能斷三結得須陀洹決定必至於三菩提盡諸苦際極鈍根者任運七生不生三惡人天流轉自然得盡諸苦邊際犢子又問且置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梵行者又置優婆塞在欲得須陀洹頗有女人在佛教法作優婆夷在於欲中度疑彼岸者不佛告犢子我佛法中諸優婆夷在欲度疑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數衆多諸優婆夷雖處居家如優婆塞斷於三結得須陀洹犢子言瞿曇汝於菩提已得正覺設當修

梵行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處欲優婆
塞處欲優婆夷若如是等不具道行便為支
不滿足犢子言瞿曇彼今既得成等正覺得
果比丘比丘尼修梵行優婆塞優婆夷處欲
優婆塞處欲優婆夷悉獲果證於佛教法是
名具足犢子復言瞿曇我今樂說譬喻願聽
我說佛告之曰隨汝意說譬如天降大雨隨
下水流注于大海汝之教法亦復如是男女
長幼及以衰老蒙佛法雨於長夜中盡趣涅
槃善哉瞿曇善哉妙法善哉能入佛教法者
犢子言我今相問設得出家修梵行者為欲
近成佛告犢子若有外道異學於佛法中求
出家者先剃其鬚髮滿足四月於衆僧中心
意調濡然後受戒不必盡爾亦隨人心犢子
梵志聞佛語已心生喜樂若蒙出家得受戒
者假說四年我尚為之況四月也（四七）（斗二）佛告犢子
吾先為汝說二種人不必一切悉皆如是犢
子言瞿曇先者實作是說佛告比丘汝等今
者與彼犢子剃髮受戒爾時比丘受佛勅已
即剃其髮并與受戒如比丘法尊者犢子精

勤修道於半月中具於學地知法到法見法覺法既得學果知已解已得證法已尊者犢子作是念我今應詣佛所作是念已即往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於學地都證知已唯願世尊重為我說令我聞法心得解脫佛告犢子汝若速求心得解脫應修二法當學二法增廣二法言二法者所謂智定若能如是修習增廣是則名為知種種界通達諸界知無數界佛告犢子比丘若欲離欲惡不善者有覺有觀入於初禪如是比丘應修二法定及智慧乃至四禪慈悲喜捨空處識處不用處非想非非想處亦復如是犢子欲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者悉皆應學如是二法欲學身通欲知他心智欲知宿命欲得天眼耳欲得漏盡智應修二法增廣二法知種種界通達諸界知無數界尊者犢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禮而去大悲如來種種因緣教導犢子受佛教已於閑靜處獨坐精勤心不放逸常處禪定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正欲為修無上梵行故於現法中自身取

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時衆多比丘往至佛所爾時尊者犢子見諸比丘即問之言汝等欲何所至比丘答言我等將詣佛所親近供養犢子比丘語諸比丘言汝等今者往至佛所因以我語問訊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并可爲我白世尊言犢子比丘已報佛恩爲法供養順佛所行時衆多比丘往至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尊者犢子比丘稽首世尊足下問訊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犢子比丘又作是言爲我白佛我已修行隨順佛說世尊所行我已具得佛告比丘先汝有天來至我所言犢子比丘已得羅漢我已先知天在後道汝等今者復在天後爾時世尊記彼犢子已成羅漢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身命及目連　希有迦旃延　未曾有有我
見及於愚癡　犢子所出家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八

音釋

氈徒協切細毛布也　緻真利切密也　篝徐醉切掃帚也　輻方六切車輻也　犍渠焉切　鬱蒸鬱紆勿切蒸諸熱氣也　仍寐寤寐明松切臥也寤五故切覺也　濡如朱切汕濡也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九 第二十同卷 因八

失譯人名附秦録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時有梵志厥名優陟來詣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即問佛言瞿曇一切世界為有邊耶為無邊耶佛告優陟如斯等問吾初不答優陟言瞿曇我問世界有邊無邊悉不見答若然者汝常說法解釋問難為何所答佛告優陟吾於諸法悉善知已為聲聞弟子分別正道斷除衆苦盡其邊際優陟言瞿曇汝於諸法悉善知已為聲聞弟子說于正道斷除衆苦盡其邊際若如是者汝所得道為一切人盡行是道為有多少而行斯道爾時如來默然不答第二第三亦如是問如來默然悉不加報爾時阿難執扇侍佛以扇扇佛聞彼優陟所諮已即語之言汝後所問與前無異是以世尊默不答汝我且為汝說一方喻譬如邊守有城牆壁牢實欄楯窓牖悉皆堅固街巷里陌官府市肆周障布置不相干錯而此城中唯有一門時守門人聰明智慧有大念力善能分別客

舊諸人識者聽入不識則遮時城中人欲有出者不知出要周帀遍觀更無孔穴唯此一門乃從求出而此守門智慧之人雖不具知城中種類然知其中將出城者皆由此門如是優陂如來亦爾雖不具悉思惟分別然知出入皆由此門如來亦然知過去苦現在未來苦之邊際皆由斯道得盡於苦優陂梵志聞阿難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成迦蘭陀竹林爾時尊者富那在靈鷲山多諸異學外道梵志來至其所問訊尊者富那在一面坐白尊者富那言我等皆聞沙門瞿曇說衆生斷更不受生此事云何尊者答曰如我解佛所說義者佛終不說衆生死已更不復有死此生彼佛實不見衆生之相所以者何凡夫妄想以有慢故言有衆生如來斷慢讚歎斷慢故無衆生想時諸外道聞尊者說不生歡喜亦不嫌毀即便還歸其去未久富那即便往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在一面立以諸外道所問具白世尊是諸外道皆言世尊說衆生

斷更不受生此事云何我即答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佛終不說衆生死已更不復有死此生彼佛實不見衆生之相所以者何凡夫妄想以有慢故起於衆生如來慢斷讚歎斷慢是故不起於衆生想富那復言我爲外道作如是說將不違佛所說教法致於謗毀生增減耶爲同世尊之所宣說爲當異耶爲如法說爲不如法爲似法說不似法說不爲同佛法者所譏訶耶佛告富那汝說眞實非爲毀謗不增不減如我所說等無差別是如法說非非法說無有同佛法者能譏訶汝何以故從本已來一切皆爲我慢所害衆生煩惱皆因我慢而得生長喜樂我慢不知我慢以不知故譬如循環不知端緒亦如亂織莫知其首亦如麻緜亦如軍衆被破壞時擾攘亂走衆生於何擾亂不定此世他世流馳不止生死流轉不能得出復告富那如是我慢一切衆生無盡盡滅無相至於盡滅悉皆散壞若知如是於人世界天世界魔世界梵世界沙門婆羅門天人大衆之中長夜得義救拔

得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尊者阿難於是夜中詣多跋河脫其衣裳置于岸上入河澡浴著一浴衣即出于水待自身乾時有外道名俱迦那提往至彼河尊者阿難聞彼行聲及謦欬聲外道亦聞尊者之聲外道問言汝為是誰阿難答言我是沙門沙門甚多汝今為是何等沙門阿難答言我是釋子外道言我欲問難汝若閑暇聽我所問阿難答言欲問便問聽已當知外道問言我死此生彼以不阿難言如來不說又問我死此不生彼亦生亦不生非生非非生彼不阿難又言如斯等問佛悉不答外道言我今問汝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非生悉不見答汝寧不知如此事乎阿難言如是之事我悉知見非不知見外道言汝所知見為何謂也阿難答言我所知見見彼處所見衆生行乃至知見彼所從生知見結業舉動所作見煩惱結如墨聚集無聞凡愚與見結相應順於未來長處生死我所知見其事如是豈可

謂為不知見乎外道俱迦那即問之曰汝名何等阿難答言我名阿難外道復言善哉善哉大師弟子我今乃至共相談論而不知汝乃是阿難我若知汝終不能得共相抗對時彼外道聞阿難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四八)爾時長者須達多好欲詣佛親近供養復作是念我若往彼日時故早如來猶未從禪定起我今應先至彼外道所住之處即往其所既至彼已共相慰問在一面坐異學外道問須達言汝可為我說彼沙門瞿曇為作何見須達答言如來所說我不能及其所知見在吾分外外道言汝若不知佛之所見頗復能知比丘見不須達答言如斯之事我亦不知外道復言汝若如是竟何所見若少所見請問其說須達復言汝當先說汝之所見然後我當自說所見爾時外道語須達言我所見者衆生之類是常是實餘皆妄語復有外道語須達言我之所見一切無常唯此為實餘皆妄語又復有言亦常無常非常非無常唯

此為是餘皆妄語世界有邊世界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無邊身即是命命即是身身異命異衆生神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如是長者我所見者死此非生彼非不生彼時諸外道各各自說已所見已語須達言仁者當說（因八）（五）須達答言如我所見一切衆生悉是有為從諸因緣和合而有言因緣者即是業也若假因緣和合有者即是無常無常即苦苦即無我以是義故我於諸見心無存著汝諸外道作如是言一切諸法常唯此為實餘皆妄語如此計者乃是衆苦之根本也以貪著斯諸邪見者與苦相應能忍大苦於生死中受無窮苦皆由計有世界是常乃至死後非生於彼非不生彼如斯諸見實是有為業集因緣之所和合以此推之當知無常無常即苦苦即無我復有外道語須達言長者衆生若是業集因緣和合而有悉皆無常無常即苦苦即無我若如是者汝今亦復作諸苦本與苦相應於生死中受無窮苦須達答言我先已說一切諸

見心無所著是故我今亦復不著如斯之見
時彼外道讚須達言如是長者汝今應當作
如是說爾時須達於彼外道異見衆中作師
子吼令諸外道邪見之心皆悉息已往詣佛
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以已所共外道談論
向如來說佛即讚言善哉應當如是摧諸外
道令墮負處應熾盛正法之論佛說是已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
時長爪梵志往詣佛所在一面坐而作是言
如我今者於一切法悉不忍受佛告長爪梵
志汝於諸法悉不忍者見是忍不長爪復言
如此之見我亦不忍佛告長爪梵志汝若不
忍如是見者何故而言我於諸法悉皆不忍
誰為汝出不忍之語佛復告火性汝若知若
見不忍是見即斷是見已棄是見譬如有人
既嘔吐已若如是者於餘見中即不次第便
為不取便是不生長爪梵志復作是念汝所
言我已斷是見已棄是見譬如人吐便於諸
見無有次第不取不生佛告長爪若如是者

多有衆生同汝所見亦復如是論者諸有異道沙門婆羅門若捨是見更不受異見是名少智極爲鄙薄亦名愚癡梵志當知世間衆生皆依三見初言我忍一切第二言一切不忍第三言我少忍少不忍賢聖弟子觀察初見能起貪欲瞋恚愚癡常爲如是三毒纏縛不得遠離能生患害能生結使不得解脫喜樂於欲守護縛著是名爲忍若不忍者能生貪欲瞋恚愚癡常爲如斯三毒所纏不能遠離獲得解脫喜樂於欲常爲愛取守護縛著是名不忍若見少忍少不忍亦復如是忍如上忍中說不忍如上不忍中說賢聖弟子若說言忍便爲與彼二見共諍若言不忍亦復與彼二見共諍若言少忍少不忍亦與二見共諍以己所見違於他故便起諍論若起諍論必相毀害以共諍論生毀害故以見是過生諸諍論故便棄是見不受餘見以見義故能斷是見棄離是見猶如人吐於諸見中無有次第不取不生賢聖弟子若言忍及以不忍少忍少不忍亦有是過如是梵志此色顯

因八　七

現四大所成賢聖弟子見是身無常既見無常便能離欲見此身滅即便捨離若見身無常便離身欲便離身愛離身窟宅除身決定想梵志當知受身有三種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如此三受以何為因云何為習因何而生從何處出以觸為因因觸生習習從觸生因觸所生若觸滅則受滅離熱得涼譬如日沒身邊命邊受身邊時知是身邊受命邊時知是命邊如實而知無有錯謬賢聖弟子若受樂受知身必壞若受苦受不苦不樂受知身必壞若受樂受非和合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亦復如是云何名為與受不和合所謂貪欲瞋恚愚癡不與生老病死而共和合憂悲苦惱衆苦聚集爾時尊者舍利弗出家半月侍如來側以扇扇佛于時如來為說斷漏離欲之法時舍利弗如是觀察諸法無常即便離欲證成棄捨諸見無生漏盡心得解脫長爪梵志於諸法中得法眼淨如上所說既得信心即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爾時如來即聽出家既出家已勤修精進得阿羅漢

道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須摩竭陀池
岸爾時耆羅浮梵志在大衆中而作是言我
知釋子所說教法我所知見勝彼釋子當于
爾時有衆多比丘入城乞食見耆羅浮梵志
在彼池岸聞其所說作如是言我知釋子所
有法教我所知者出過於彼時諸比丘聞此
語已還至僧坊收攝衣鉢洗手足已往詣佛
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等今
日入城乞食食訖還歸於其中路經須摩竭
陀池彼池岸上有一梵志名耆羅浮在大衆
中唱如是言我知釋子所有教法我所知者
出過於彼善哉世尊唯願當往彼池岸爾時
如來默然許之與諸比丘前後圍遶往詣於
彼須摩竭陀池時耆羅浮遥見佛來即從座
起敷置高座尋白佛言可就此坐佛即便就
座坐已而告之曰汝實作是言我知釋子所
有法教我所知者出過於彼如是說不時彼
梵志默然而住佛復告曰何故默然而不答
我汝若解者隨汝意說若不解者吾當爲汝
分別宣說令汝具足汝今若能具足說者吾

助爾喜梵志當知世若有人說言如來非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者如是說者我稱善哉當問彼言汝以何事說言如來非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此衆生等於理不決不能正答更說世間其餘談論以諸雜語間錯其中憍慢矜高生毀害心以不能答如斯問故默然而住慙愧低頭失於機辯奢羅浮汝今亦爾設復有人作如是言沙門瞿曇能善顯示是有過法如是說者我亦稱善當問於彼以何智知如斯之事彼不能答更說其餘世間談論錯亂其中辭窮理屈慙愧低頭默然而住失於機辯汝今亦爾當于爾時奢羅浮同梵行者語奢羅浮汝今何故默然不答汝昔日時恒於大衆多人之中而言我所知見出過瞿曇所有教法汝今宜問沙門瞿曇云何乃使沙門瞿曇反問於汝詰汝

使說作如是言汝所說者若能具足吾助爾喜稱慶善哉如其不具吾當為汝分別宣示令得具足時奢羅浮聞斯語已亦復默然無所陳說爾時世尊在須摩竭陀池岸作師子吼已即從座起還王舍城佛去不久彼諸同行種種訶責作如是言汝於今者如截角牛在屏處吼汝亦如是於閑靜處作師子吼於沙門瞿曇前默然無所說亦如童女欲作男子聲然不能作還為女聲汝亦如是欲學瞿曇作師子吼而不能成亦如雌野干欲作師子吼然其出聲故作野干終不能成師子之聲諸同行者如是種種訶責奢羅浮已各四散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有梵志名曰重巢居在於彼須摩竭陀池岸（四八）上於彼衆中作是唱言我所說偈若有人能具足分別顯示其義我當為其而作弟子時諸比丘食時已到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乞食已訖即便還歸於其中路經須摩竭陀岸聞彼梵志作是語已即還僧坊收攝

衣鉢洗手足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須摩竭陀池岸有重巢梵志作如是語我所說偈若有人能具足分別顯示其義我當為彼而作弟子唯願世尊往至彼池爾時如來默然許之與諸比丘前後圍遶往詣彼池爾時重巢梵志遙見佛來即從座起敷置高座語佛言瞿曇可就此座于時如來即就其座而告之曰聞汝自言我所作偈若有人能具足分別顯示其義我當為彼而作弟子為有是不梵志對曰實爾瞿曇復告曰汝所作偈今當為我誦其章句吾當為汝分別解說爾時重巢梵志復敷高牀而坐其上自說偈言

若是比丘　釋種子者　應當如法　清淨活命
不宜惱害　於諸衆生　宜應遠離　不善諸法
守意清淨　護所受戒　如是調伏（十一）隨順定智（因八）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稱如是外　隨順而履行　於善丈夫中
汝得為最勝　比丘處閑靜　清淨自調順
不惱害衆生　遠離一切惡　如是調伏者

隨順於定智　柔和善輭心　身口不造惡
能攝三業者　亦名順定智　爲世福田故
持鉢詣家乞　檢心修念處　謙下處卑劣
除欲棄貪求　故獲無所畏
爾時重稟梵志聞斯偈已即生念言沙門瞿
曇實知我心我今宜應歸依三寶作是念已
即白佛言唯願如來聽我出家佛即聽許出
家爲道受具足戒便成沙門精勤修習斷諸
煩惱得阿羅漢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
當於是時摩竭提國諸外道輩相與聚集須
摩竭陀池上作斯論言此是婆羅門諦此是
婆羅門諦爾時如來在于精舍以禪淨天耳
聞其所說即從定覺往詣於彼須摩竭陀池
上諸婆羅門遥見佛來悉從座起爲佛敷座
白佛就坐佛即就坐而告之曰汝等聚集作
何談論諸婆羅門各白佛言瞿曇當知我等
今日共相聚集作是說言此是婆羅門諦此
是婆羅門諦佛告之曰如是如是我昔求道
初成正覺已證知竟取要言之一切世間不

過三諦吾當分別何等爲三所謂一切不殺此語是實非虛妄說此事若實應勤精進於諸衆生恒生慈心此是婆羅門初諦我知是已廣爲人說復次婆羅門一切苦集是生滅法如斯之言眞實不虛此事若實應勤精進於其中間常宜修心作生滅相應如是住是名婆羅門第二諦我以知此生滅相故成等正覺常爲衆生說如是法復次婆羅門第三諦者離我我所眞實無我若離如是三法相者便能遠離一切諸惡此事若實應勤精進

求離衆惡應如是住佛說是已衆多外道聞佛所說默然而住爾時世尊而作是念斯愚癡人常爲諸魔之所覆蔽是大衆中乃至無有一人能信斯語生志學想修持梵行于時如來作斯念已從座起去佛去不久爾時須摩竭陀池神而說偈言

譬如畫水欲求跡　下種鹵地求苗稼
如以芳香熏臭穢　水浸注陂求輭弱
吹彼鐵杵求妙聲　如於盛冬求野馬
彼諸外道亦如是　雖聞妙法不信受

爾時諸婆羅門聞此池神說是偈已競隨佛後求索出家佛即聽許既出家已精勤修道得阿羅漢果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爾時尊者阿難在拘睒彌國瞿師羅園時有梵志名曰聞陀（四八）諸阿難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十三）坐而作是言汝以何事於彼沙門瞿曇法中出家學道阿難答言我今為欲斷惡生善以是義故於佛法中出家學道梵志次復言斷何等惡阿難答言我今欲為斷除貪欲瞋恚愚癡梵志復言汝等亦知斷除貪欲瞋恚愚癡耶阿難答曰唯佛法中有斷如是貪欲瞋恚愚癡之法禁制身心梵志又言如此貪欲瞋恚愚癡有何過患汝等法中禁制之耶阿難對曰欲愛染著能生惱亂於現在世增長諸惡憂悲苦惱由之而生未來世中亦復如是瞋恚所著愚癡所著能壞自心亦壞他心自他俱惱於現在世增長諸惡未來世中亦復如是增長諸惡復次若有染著此貪欲者能令眾生盲無慧眼貪欲因緣能令智慧微

弱損減諸善不趣涅槃不得三明及六神通
離菩提道如貪欲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我等
見斯貪欲瞋恚愚癡有如是過患以是義故
禁斷貪欲瞋恚愚癡梵志又問頗復有道修
集增廣能斷貪欲瞋恚愚癡耶阿難答言有
八聖道所謂正見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
定正念正志能斷貪欲瞋恚愚癡趣向涅槃
梵志復言如斯之道極為甚善修集增廣能
斷貪欲瞋恚愚癡阿難當知我今緣務極為
猥多今欲還歸阿難告曰宜知是時梵志聞
阿難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
面坐于時如來為舍利弗種種說法示教利
喜已默然而住時舍利弗見佛默然即從座
起頂禮佛足還其所止未到所住處道逢梵
志名曰優陟問舍利弗從何處來舍利弗言
梵志當知我於今日詣世尊所聽法來還優
陟復言汝今故未離於教法猶如嬰兒未離
乳耶舍利弗言我今聽法無有猒足不同嬰

兒何以故嬰兒轉大則離母乳優陂復言我已久離聽法敬戒舍利弗言如汝法中雖復教戒無有義利行於非道不名乘出不至菩提是壞敗法無有一法可恃怙者汝之師尊非是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汝今宜應速疾離彼邪師教法譬如弊牛志性輕躁好為觝突加復少乳所生犢子其形甚小數數離母隨意放逸如汝師尊無義教法亦復如是志性輕躁所有教法無有義利所有弟子稚小無智遠離其師隨意放逸各自說言我已離於教戒之法如來法中有義教戒有善乘出趣向菩提不為邪見之所破壞有諸善法而可恃怙我之世尊是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諸弟子等隨逐不捨猶如善牛志性不輕不為觝突加復多乳其犢身體日日長大隨逐其母終不捨離優陂梵志讚舍利弗善哉善哉汝獲善利所受教戒是出世法趣向菩提有善乘出至於涅槃不可沮壞有所依憑汝師世尊是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作是語已各還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優陟往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曇於昔日時諸外道等相與聚集彼大講堂作種種論沙門瞿曇在於閑靜修攝其心智慧辯才我於是時亦共論議作如是言此相應此不相應譬如老牛加復無目我等亦爾所有教法甚為鄙陋盲無慧眼沙門瞿曇有大智慧在於閑靜修攝其心瞿曇汝今云何教諸弟子佛告之曰我佛法中童男童女共相聚會娛歡譆會隨喜

舞戲是名相應譬如有人年過八十頭白面皺牙齒墮落然猶歌舞作木牛馬作於琵琶箜篌箏笛亦作小車及蹋翹戲如斯老人作如是事名不相應其有見者當名此人為作智人為作癡人梵志對曰如是之人名為嬰愚無有智慧佛告之曰我佛法中相應相順如童子戲梵志當知聖賢法中如童子戲優陟白佛云何比丘修集善法佛告之曰比丘之法應當遠離諸惡不善修諸善法不調伏者為調伏故應勤修集不得定者為得定故

應勤修集不解脫者爲解脫故應勤修集所未斷者爲令斷故應勤修集所未知者爲令知故應勤修集所不修者爲欲修故應勤修集所未得者爲欲得故應勤修集梵志白佛言世尊何等不調欲令調故應勤修集佛言眼不調乃至意不調爲令調故應勤修集梵志言何等不解脫欲令解脫應勤修集佛言心不解脫爲令解脫應勤修集梵志言何等爲斷惡應勤修集佛言斷欲無明與愛故應勤修集梵志言何等不知爲知故應勤修集

佛言未知名色爲令知故應勤修集梵志言何等不修爲修故應勤修集佛言未修定慧不得八道應勤修集梵志白佛比丘之行甚爲眞實我今事多欲還歸家佛告之曰宜知是時優陂梵志即從座起還其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國中有一梵志名曰尸蔺往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曇所言學者云何名學佛告之曰學故名學梵志又問云何學故名爲學也佛言時時修學增上戒故名

之為學時時修學增上心故名之為學時時修學增上智故名之為學梵志復言瞿曇若有阿羅漢盡諸有漏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己利心得自在無復煩惱正智得解脫時當何所學佛言若有羅漢盡諸煩惱正見心得解脫當于爾時貪欲瞋恚及以愚癡一切悉斷無有遺餘是名無學若彼羅漢盡於貪欲瞋恚愚癡更不造作身口意惡無所進求以是義故名為無學爾時尸蔭梵志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尸蔭梵志往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曇若有婆羅門作是說隨所作業悉是過去本所作因於現在世所作諸業能增過去不善之因現在之世若不造業則能破壞生死之橋四流永絕更不流轉以業盡故苦亦得盡苦盡則苦邊際盡瞿曇此事云何佛告尸蔭如汝所言彼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說隨所造業悉是過去本業因緣乃至盡苦邊際若如是者以何因緣於現在

世而有種種風冷病等四大增損若如是者爲自所作爲他所作尸蔔白佛他之所作佛告尸蔔云何自已所作常拔鬚髮或舉手立不在牀坐或復蹲坐以之爲業或復坐卧於蘇剌之上或編椽坐卧或坐卧灰土或牛屎塗地於其中坐卧或翹一足隨日而轉盛夏之月五熱炙身或食菜或食稗子或食舍樓伽或食糟或食油滓或食牛糞或日三事火或於冬節凍冰襯體有如是等無量苦身法是自已所作云何名爲從他作苦爲他手足及以刀杖瓦石打擲如是等苦是則名爲從他得苦一切世人四大增損或爲風冷而起是患如是患等現所見事云何彼諸婆羅門等若作是見言以此故能盡苦際即是自作過咎如是等法一切世人皆共知之彼自虛說以五因緣故能令身心受諸苦惱何等爲五所謂貪欲瞋恚掉悔疑如斯五法能令衆生現在之世身心苦惱復有五因緣故於現在世能令身心常得快樂不受苦惱何等爲五所謂能斷貪欲之心則於現在能令身心

受法快樂何以故以有貪欲瞋恚掉悔故能令衆生受諸苦惱若能斷除則受快樂無有憂患是故應當斷除如是貪欲瞋恚掉悔若斷除者無熱無惱不待時節當得解脫必趣涅槃尸蔔是名現在所得法復有現前所得法所謂正見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志正念正定說是法時尸蔔梵志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既得道已即整衣服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慈哀憐愍聽我出家如來即聽出家既出家已於空靜處懃

懃精進得阿羅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那羅健陀賣氍聚落菴婆羅林時聚落中有一梵志名那利婆力在彼村住其年衰邁已百二十彼聚落中所住人民咸謂是人眞阿羅漢悉共恭敬而供養之然斯梵志有一親友福盡命終（四八）得生天上（十九）爾時此天作是思惟我今若勸是那利婆力詣佛所者必不信受我今當教脫能信我作是念已即往於彼老梵志所威光倏熾遍照其人所住之處即至彼已語梵志言云何於

已實是怨家詐現親相云何於自親友視之如已云何說斷云何無熱惱汝今應當心中默念不應發言若有能解如斯義者當往其所而求出家淨修梵行爾時此天作是語已即復不現於是那利婆力梵志聞斯語已即往於彼富蘭那迦葉所心中默念如斯問難云何於已實是怨家詐現親相云何於自善親友所視之如已云何說斷云何無熱惱然富蘭那迦葉尚不能知彼心所念況能答之復往刪闍耶毗羅胝子所亦作如是心中所問乃至尼揵陀若提子所亦復如是作心中難彼若提子尚不能知是念況復能答爾時那利婆力梵志遍至六師悉不能知如斯之難若不能答我今何為於其法中出家修道不如還俗受五欲樂我今家業甚為豐饒寧在家居布施作福復作是念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作是念已即往佛所於其中路復作是念沙門瞿曇年少出家而富蘭那六師之徒悉是耆舊宿德之人尚不能知況彼沙門瞿曇既是年少出家未久學日又淺而當能

解如斯之義作是念時於其中路迴車欲還
復更思惟我昔曾從耆舊宿德老梵志所聞
如是說出家之人年雖幼稚不應輕懱何以
故年雖幼稚有大神通及大智慧作是念已
即往佛所至佛所已恭敬問訊在一面坐心
中默念如是四難云何於已實是怨家詐現
親相云何於自善親友所視之如已云何說
斷云何無熱惱爾時世尊知彼梵志心之所
念即說偈言

(卷八 二十)

屏處極毀罵　百千種誹謗　面前而讚歎
言是善好人　智者應當知　所作無利益
云何於親友　伺覓其過失　如是之親友
愛重如已身　亦能得勝利　丈夫向正道
得於寂靜味　實能辯諸事　此是怨詐親
知者應當知　愛重如已身　親友心願同
不為他沮壞　何故說於斷　至於寂滅所
以是義故斷　詐僞而不實　出言詐親善
此是怨詐親　不應於親友　相念常不忘
應當恒敬念　斷能生喜樂　能修於勝果
云何得無熱　爾時得無熱

遠離於諸惡　入法歡喜味　是名為無熱
爾時梵志聞是偈已即整衣服而白佛言唯
願世尊聽我出家于時如來即聽出家既出
家已精勤修道得阿羅漢
須跋陀羅者如集偈頌中說
優陂分毘俱迦那　須達長爪奢羅浮（廿一）
重巢三諦及聞陀　二不留得尸蔔根（四八）
尸蔔那羅婆力迦　須跋陀羅第十五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九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二十
失譯人名附秦錄
爾時衆多比丘在俱薩羅國竹林中夏坐安
居彼園林中有天神住天神愁念而作是言
今僧自恣月十五日已復欲去更有天神即
問之言汝今何故愁憂如是即說偈言
天神汝今者　何以懷愁憂　淨戒諸比丘
今日當自恣　得遇如是事　宜應自欣悅
彼林天神以偈答言
我亦知彼等　今日當自恣　非是無慙愧

同諸外道等　斯等皆精勤　具有慙愧者
收檢衣鉢已　自恣各散去　比丘既散已
此林空無人　更無所聞見　是故我愁憂
時諸比丘既自恣已各散出林還其所止爾
時天神見其四散心懷憂惨即說偈言

諸比丘去已　但見遊居處　牟尼諸弟子
多聞有知見　善能具分別　種種清淨說
如斯持法人　今者安所詣
時餘天神復說偈言

此諸比丘等　四散道不同　有向摩竭提
或有詣跋耆　亦復有向彼　毗舍離國者
此阿練若處　集會諸比丘　譬如野鳥鹿
栖止無恒所　此諸比丘等　捨棄於緣務
常求空閑處　靜坐得安樂
有一比丘從俱薩羅國詣俱薩羅林於中止
住晝日睡眠時彼林中有天神作是念言今
此比丘處林而睡甚非所宜非沙門法汙辱
此林我於今者當寤寤之作是念已即往其
所謦欬彈指而說偈言

咄比丘汝起　無得著睡眠　如是睡眠者

竟有何義利　身遭極重病　云何而安眠
妻箭中汝心　求拔云何眠　汝既能出家
捨離衆緣務　當滿本願求　勿爲睡所覆
聲曹無覺了　失於昔所願　欲體性無常
掉動不停住　晌息不可保　凡夫愚惑著
汝今已出家　離於在家縛　云何離縛已
而復樂眠睡　若未斷愛欲　其心未解脫
未得最上智　不具斯事者　不名爲出家
云何安睡眠　欲稱出家法　應當勤精進
晝夜不懈倦　堅固求涅槃　所求既未獲
出家爲何眠　慧識祛無明　盡於諸漏結
善調於心行　獲最後邊身　能具如上事
乃可安眠睡

爾時復有一比丘亦住於彼俱薩羅林晝入房坐起於惡覺依於貪嗜時林天神知彼比丘起於惡覺依於貪嗜不能稱可出家法式是不善士處此林中起於惡覺我於今者當覺悟之作是念已即往其所而說偈言

比丘怖惡欲　故來處此林　形雖坐林間
心意出林表　馳騁逐外塵　起于慈覺觀

若滅諸欲著　然後得解脫　既得解脫已
乃爾知快樂　汝應捨不樂　安心樂此法
我今覺悟汝　令汝還得念　欲如惡焦山
煎迫諸善法　惡焦無猒足　難可得小離
勿貪於欲樂　坌汙已淨心　如鳥爲塵坌

奮翮振塵穢　比丘亦如是　禪思去塵勞
塵垢來染心　正念能除捨　愛欲即塵垢
非謂外埃土　欲覺及瞋癡　謂之爲塵勞
攝心有智者　爾乃能除去

爾時復有一比丘亦住於彼俱薩羅林晝入房坐而於欲所起清淨想彼林天神知其所念爲覺悟故即說偈言

汝思欲淨想　欲覺之所吞　捨欲不淨心
妄取欲淨想　比丘汝今者　處林獨閑坐
應念佛法僧　及已所受戒　多獲歡喜心

便知苦邊際

爾時復有一比丘遊俱薩羅國止一林中於其日中盛熱之時心生不樂時此比丘即說偈言

日中既盛熱　林木甚鬱蒸　衆禽以熱故

各自停不飛　布穀厲其聲　我聞生驚懼
彼林天神聞此偈已即說偈言
日中盛熱時　衆鳥皆停住　布穀厲聲鳴
汝應生快樂　不應生怖懼　此處當畏誰
爾時尊者阿那律遊俱薩羅國止住一林時（因八）
阿那律天上本妻來至此林禮尊者足在一（廿四）
面坐即說偈言
汝昔天上時　善巧奏琴樂　又復能歌舞
縱意受快樂　汝當發心願　還向本宮殿
處三十三天　彼天豐諸欲　天女恒翼從
極樂甚可樂
尊者阿那律說偈答曰
天女極爲苦　依止於身見　諸樂生天者
一切無不苦　我不受後有　更不生彼天
天女汝當知　我盡於生死
爾時復有一比丘在俱薩羅國止一林住晝
夜誦習精勤修道得阿羅漢已得阿羅漢止
不誦習彼時天神而說偈言
汝常誦法句　精勤不休廢　今何故默然
都無所誦習

比丘說偈答言
我先求法句　未得離欲結　吾今既離欲
法句義已成　我今已知見　不墮於諸道
所期得出要　何用文字為　世間諸所有
一切聞見事　悉皆都捨離　不受於後有

爾時復有一比丘在俱薩羅國依止彼林眼（因八）（廿五）
視不明請醫占之醫語之言比丘若能齅蓮
華香眼還得明彼比丘即信其言又語之曰
我於何處得斯蓮華醫即答言汝若欲得蓮
華者當詣蓮華池所時彼比丘即用其言
至彼池所端坐齅香爾時天神見其如是即
說偈言
池中所生華　香氣甚馥馥　汝都不見主
云何偷華香　而汝於今者　真實得名盜
大仙汝何故　而盜於彼香

比丘說偈答言
天神汝當知　蓮華生池中　我不傷根莖
亦不偷盜取　但遠齅香氣　以何因緣故
名為偷香者　我不受此語

天神復說偈言

池中有香華　不問其主取　檀越不施與　世人名爲盜　大仙汝偷香　一向成盜罪　時有一人來入此池以鎌芟截蓮華根葉重負而去比丘見已復說偈言

斯人入池中　斬伐華根莖　狼藉而踐蹈　毘擔而齎歸　何故不遮彼　語言汝盜取　天神說偈答言

彼人入池者　恒作於惡業　譬如乳兒母　而著於黑衣　雖有諸涎唾　都不見汙辱　汝如白淨衣　易受其黑汙　是故止制汝　不能遮于彼　惡人如衣黑　鮮白上有點　猶如蠅脚等　世人皆共見　設諸賢智人　有少微細過　其喻亦如是　珂貝上黑點　人皆遠見之　諸業皆潔淨　有如毛髮惡　若斷結使者　人見如丘山

比丘復說偈言

夫今利益我　爲欲救濟故　隨所見我處　數數覺悟我　天神說偈答言

汝不以錢財　而用市我得　又不被他國

虜掠見擒獲　損益汝自知　誰逐汝覺悟
汝今應自忖　諸有損益事
爾時尊者十力迦葉在俱薩羅國栖泥窟中
有一獵師名連迦去尊者不遠施鹿胥弶爾
時尊者憐愍獵師爲其說法彼不解法尊者
迦葉指端出光獵師雖見亦不猒離如此惡
事但自思念鹿來入胥爲不入胥爾時栖泥
窟神而說偈言
獵師處深山　少智盲無目　非時有所說
徒自失其言　假令汝十指　一時都出光
終不能令彼　得見於四諦　彼都無智故
造作諸非法　不樂及睡眠　猒離到淨想
安住閻利那　誦習華迦葉
爾時跋耆子遊俱薩羅國住止彼林時彼國
人一切皆作拘密提大會七日七夜爾時跋
耆子見是事已心小退壞即說偈言（四八）
我在榛樹間　譬如彼棄木　我今如棄木
獨處寓空林　今日到滿月　誰苦劇於我
爾時天神知其所念說偈問言（廿七）
汝今處空林　云何似棄木　地獄羨忉利

天慕汝亦然
爾時有一比丘在俱薩羅止住彼林修持禁戒已爲滿足更不求勝時彼天神即說偈言
不應以持戒　多聞及禪定　住於空閑處
未盡諸漏結　不應作是事　用智自損減
速離凡夫法　逮得菩提樂
爾時俱薩羅國有一比丘號曰龍與住止彼林好樂家法晨入聚落日暮乃還爾時天神作是念言此年少比丘親近憒鬧朝往暮還
我於今者爲作覺悟即說偈言
去時何太早　迴還何逼暮　瞻形觀相貌
如似在家者　數數常往返　苦樂同世俗
龍與汝當知　宜應自思量　勿貪著居家
以損清淨行　汝今慎勿爲　無自在所牽
爾時復有衆多比丘在俱薩羅國止住彼林
衆多比丘掉動不停少於慙恥輕躁很戾識
念不定心意惶惶諸根馳散爾時天神作是
念比丘之法不應如是斯甚不善我當爲其
說覺悟偈即說偈言
瞿曇諸弟子　正命用自活　乞食及住時

常思於無常　於行住坐卧　亦復思無常
已自難將養　很戾心馳散　譬如世俗人
食訖皆睡眠　棄於自已舍　親近著他家
如為人所迫　强逼作沙門　無實無信心
亦不求出家　强著僧伽梨　如老牛駕犁
爾時諸比丘即答之言（因八）今者汝欲譏我等耶（廿八）
天復說偈答言
我不見種姓　亦不稱名字　我今敬禮僧
譏毀作過者　若能住精進　我今亦禮足
爾時憍薩羅國有一比丘林中止住與一長
者共為親友是時長者有一兒婦年少端正
時此比丘少共語言衆人皆謗謂為非法是
時比丘聞是語已心中懊惱欲向林中而自
刑戮天神念言彼比丘者實無過患於此林
中若自刑害甚為非理我當令其使得覺悟
時此天神即便化作彼兒婦形至比丘所比
丘見已即向化婦而說偈言
如市在四衢　甚為寬博處　惟有染汙語
三四人衆中　親近生誹謗　汝知是事已
宜應速疾去　勿得此間住

時化天神復說偈言
出家應忍受　譏毀誹謗言　謗語是不實
不宜生愁惱　空聲不著已　但是虛妄言
自省無過咎　不應生惱苦　聞謗而恐畏
云何處深林　譬如彼野鹿　終身行不立
能忍諸音聲　善惡上中下　有識之行人
成就具正行　不以他語故　得名賊牟尼
汝今自審已　既無諸過咎　賢聖及諸天
亦知汝無過
時化天神說是偈已即於其處隱沒不現彼

時比丘晝夜精勤心不懈息斷除煩惱得成羅漢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二十

音釋

氼於忿切泉也　嘔五后切吐也　詰苦吉切問也　陂波爲切澤也　睽失冉徒谷切牛子也　譣於甸切合飲也　翑居六切毛之尤也　蹲祖尊切踞也　稗蒲拜切似穀者　滓側氏切腻也　翮下革切羽也　芟所咸切刈也　榛側詵切木名